12
3764
205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十六　南菁書院

論語古注集箋八　吳縣潘維城朗如著

泰伯第八　釋文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

鄭曰泰伯周大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大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大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大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正義王曰泰伯周大王之大子也次弟仲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家無得而稱

D12
3764
205
91-238

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集解○釋文民無得本亦作德韓簽詩大王音泰下同少弟詩照反

外傳十大王亶甫有子曰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伯死汝往讓兩兄彼卽不來汝有義而安大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大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大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此之謂也吳越春秋云古公病將卒令季歷三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又云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句吳論衡四諱篇亦曰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大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大王薨大伯還王季辟主大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三說雖微有不同要與鄭異者三說當出今文家鄭從古文家說也又御覽四百二十四載晉孫盛泰伯二讓論曰玄所云云既失之而肅亦未爲得也玄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

之出讓跡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元覽弃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胤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己後是深思悠悠無復繼矜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若臧札之倫者也是說非惟與鄭王異并與韓趙王三家異其所以但言鄭王者三家不若二家注經之顯也論語述何曰泰伯知天命在文王不欲以己紊立子之法故偕仲雍之荆蠻不奔喪不立仲雍之子爲後合於中庸之德也似本孫義曰知錄曰三以天下讓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以彊大矣乃託之采藥往而不反當天下讓也宗祧不記其人叶從四海悠悠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集解引王肅云無得而稱是王本作得後漢書丁鴻傳論引作無德李注云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又引鄭志無德而稱焉是鄭本王肅好與鄭難故改其義讀書脞錄云論語兩無德而稱所以爲德之至猶云上德不德也若齊景公徒以千駟夸耀於生前則眞無德可稱矣伯夷叔齊唯其有德是以立名不朽也其斯之謂與斯字正據德言故邪疏

云貴德也維城案易小畜尚德載虞仲翔本作得則得德古通然論語後錄引延篤云泰伯三讓人無德而稱是又古本作德之一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注鄭曰葸惡貿貌釋文則葸絲里反下引鄭云字之譌說文無葸字潛研堂答問曰葸从枲無義當爲諰鄭云說文諰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諰諰然懼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鰓蘇林讀如愼而無禮則葸之葸諰正字鰓假借字葸則俗字也論語竢賢亦謂此文與漢書皆當依孫卿作諰从魚从卿皆非也論語後錄又引荀子甚有其諰也楊倞注諰懼許楊義解與論語之言近或諰譌爲葸歟然則蘇林漢書注訓鰓鰓爲愚兒亦以鰓爲諰矣讀書叢錄曰方言愼憂也又云愼思也凡思之貌亦曰愼葸郎思字文選魏都賦誰勁捷而無猘李善注引論語此文云猘與葸同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注馬曰絞絞刺也釋文絞古卯反又七肆反鄭云說文絞縊也从交糸段玉裁注刺盧達切乖刺也馬鄭義無異急則無不乖刺者也皇侃陸德明乃讀刺七賜反其繆甚矣又曰交糸者兩絲相切也禮喪服絞帶者繩帶也兩繩相交而緊謂之絞故鄭以爲急也維遹案

陽貨篇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益不好學則必無禮矣故其蔽同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注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也集解○釋文不偷他侯反行之下孟反注同鄭雅篤厚也毛詩傲文篤馬行頓遲也段氏注古假借爲竺字以竹聲也二部聊大明公劉傳同說曰竺厚也篤行而竺廢矣汗簡云古論語作竺遺說文云忘也偷說文作愉云薄也齊語管子曰政不旅舊則民不偷韋昭注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孔子曰故舊與不苟且也孔子曰故舊遺云云苟且與薄義相近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注鄭曰啟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集解○釋文開衾苦今反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後漢崔駰傳注衾被也檀弓云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堂下曾元曾申坐於足下曾子易簀而沒事鄭注樂正子春

曾參弟子則在召門弟子後明矣子春其卽所召之一人乎維城案曾子弟子子張篇有陽膚孟子離婁篇有沈猶行萬章篇有公明儀注皆以爲曾子弟子漢書藝文志曾子十八篇王應麟考證云隋唐志二卷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則曾子弟子又有單居離矣而史記吳起傳云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陸德明經典釋文注解傳述人於春秋云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益本劉向別錄當屬經師舊說則起乃曾申弟子非曾參弟子也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問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故鄭注以此曾子爲曾參之子名申亦曾申稱曾子之子曾子謂起亦在此門弟子中也一證不得以史記云起學於曾子遂謂起亦在此門弟子中也一證不得以史記云起學於曾子謂起亦在此門弟子中也

啟予足說文詒字下云讀若論語詒子之足論語後錄曰今本作貽予之足說文解字無貽字刊本誤言爲足耳爾雅釋詁文說文論語段氏注貽當是啟誤或言詒離也許氏之本應是古文論語段氏注貽當是啟誤或曰當作哆予之足哆猶開也陳鱣引說文亦作貽予之足論衡四諱篇引啟予足二句啟作開文選歎逝賦注引啟作起四書考異以起爲誤論衡避漢景帝諱是也秋槎雜記曰喪大記小臣爪足又曰小臣爪手謂翦爪也士喪禮浴用巾抠用浴衣渜濯棄于坎蚤揃如他日注疏讀爲爪斷爪揃鬚也此既死沐浴後事曾子豫言之重身體也故云而今而後吾

知免夫言既死而知免也不一息尚存不容少解遽言免乎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釋文兢兢(居陵切)(箋)淵恐墜也詩小旻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陳奐疏云戰爲恐也此以二義也雲漢兢兢亦作矜矜宣十六年左傳引詩戰戰兢兢本亦作矜矜說文兢部云兢戒也引詩曰戰戰兢兢維城案冰說文作仌云凍也疑則冰乃凝字今本皆作冰曾子曰與小人處如履薄冰氏慎大覽引周書曰若臨深以小旻詩爲周書若誤謬然說苑政理篇成王問政於尹逸逸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恐陷也陳奐疏云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若何其無讎也呂氏雜俗覽引善之則畜二語亦云周書是說苑所錄尹逸一節乃周書全文漢志周書有七十一篇云是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傳孔晁注本惟六十篇篇中復多脫誤當七十一篇完其時其中自有尹逸對成王語而呂氏兩引之耳維城案小旻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而周書云尹逸對成王則在小旻未作以前曾子引詩不引書者周書此篇已爲孔子所刪或書無戰戰兢兢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注)周生曰乃今日而後我自知

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者欲使聽識其言也集解○釋文免夫音符患難經傳釋詞曰而猶乃也襄七年乃旦反箋左傳云吾乃今而後知有十筮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注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集解○釋文孫捷在接反本又作踕同箋孟敬子問之宋石經作孟欽子往問之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注包曰欲戒敬子言我且將死言善可用也集解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注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八于耳也集解○釋文斯遠于萬反注同斯近附近之近鄙倍蒲悔反濟濟子禮反蹌蹌七良反義證曰動猶習儀也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史記孔子世家設禮反本或作鄙同惡戾力計反箋羣經義證曰動猶習儀也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史記孔子世家設禮

容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注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使皆詣魯學之後漢劉昆傳少習容禮李容傳習禮容皆其證也正顏色云云鹽鐵論鍼石章丞相史曰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嫚出辭氣則遠鄙倍矣長孫孫益述曾子言也鄭論語後錄曰謂政教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者遠鄙倍之謂也此言君子政教和說順於民心而民心合定**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注包曰敬子忿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也籩豆禮器也解集箋籩豆之事論語釋故曰爾雅木豆謂之豆周禮統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鄭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禮圖云口員徑尺黑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豆口也然則豆者以木爲之高一尺口足徑一尺其足名鐙中央直者名校校徑二寸其豆四升用薦菹醢醢人掌四豆之實是也爾雅又云瓦豆謂之登大雅生民于豆于登傳豆薦脯醢登盛大羹冬官旅人爲瓦器而云豆中縣則登亦通謂之豆少牢饋食兩瓦豆有藤緣形制如豆亦受四升豆宜經物籩宜乾物籩八掌四籩之實盛棗栗之屬是也明堂位薦用雕篹鄭云籩屬也以

竹爲之雕刻飾其直也疏云形似筥儀禮所用或一豆一籩或二豆二籩或四豆四籩此士大夫之禮也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八饋食之豆八加豆之實八羞豆之實二此天子之祭禮也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二此又聘禮歸饔餼二十豆公食大夫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此皆諸侯所用之數也又聘禮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此天子待賓客之禮也掌客之數較多於禮器之數者禮器用數也掌客陳數也又經中舉豆數者獨不及籩數蓋豆重而籩輕觀特牲禮厭祭時薦兩豆及餕食時佐食羞庶羞四豆皆未用籩及主婦亞獻始設籩饌取四籩于房設于豆西觀其先後之序則豆重籩輕可見又籩豆數圖云一豆一籩脯醢士冠士昏禮賓鄉飲鄉射聘禮醴賓燕禮大射獻賓兩豆兩籩葵菹嬴醢栗脯士冠再醮大斂瓶豆牲主人獻賓兩豆兩籩無滕士虞獻祝特牲主婦四豆四籩非菹葵菹醢醢嬴醢醢遭薦白黑既夕遣奠少牢儐尸有豆無籩士昏禮夫婦席醢醬二豆菹醢四豆將饋舅姑有菹醢聘禮歸饔餼四豆粟脯士冠再醮大斂瓶豆饗西夾六豆東夾如之公食大夫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士喪禮朔月奠無籩有黍稷當籩位羞禮經籩豆之數之位略具於此矣則有司存皇邢二疏並以有司二字連文讀書胜錄曰蕭山徐鯤云後漢書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

選頭陀寺碑文庀徒掞曰各有司存翫其文義皆當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志序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敘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益可以證矣

會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注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校之也集解箋開成石經按作作校是俗誤從手旁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注馬曰友謂顏淵也集解箋昔者吾友史通序傳篇引作吾之先友

會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注鄭曰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正義箋託玉篇人部侂恥各切侂寄也下引此文作侂經義雜記曰說文人部侂寄也从人庀聲庀古文宅言部託寄也从言乇聲二字音義本同然據玉篇所引則論語舊是侂字益从言者以言託寄之从人者以人侂寄之義各不同今从言益通借字顧野王所見古本作侂與說文合六尺字見周禮鄉大夫職賈疏謂年十五與鄭者不必定年十五是也論語後錄云十五已上六尺十二已上五尺漢大樂律之法也鄭益以漢律釋之可以寄

百里之命〈箋〉寄說文云託也論語發微曰六尺之孤謂幼君王肅曰君爲民命謂黎民也書多方大降爾四國民命民命謂君也多方大降爾命僞孔傳亦云馬鄭注俱不傳或與僞孔王肅同若馬鄭說異則陸孔亦當載也是國君爲民命所繫故謂之民命今君亾子幼民命寄於大臣故曰寄百里之命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益猶秦誓言于孫黎民也〈箋〉陳鱣曰皇邢本皆有人字拜子人也釋文人與音餘君子人也一本作君子人也經日記曰皇疏言爲臣能受託幼寄命又臨大節不回此是君子人與也再言君子美之深也案此釋經上句作君子人與下句作君子也無人字又引繆協曰夫能託六尺於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二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必齊同乎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益讀君子人與君子人與君子也七字爲句君子人者言此爲君子一流人所謂齊同乎君子之道者也君子也者有德者之定名毅然稱之爲君子而無疑也亦上有人字下無人字今本下文亦衍皇疏標起止同又釋文大書人與二字注云音餘又大書君子也三字注云一本作君子人也然則陸德明本上有人字下無人字其所見本已同今本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注〉包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集解○釋文弘丁亂反〈箋〉弘爾雅釋詁云大也邢疏舍人曰弘毅魚氣反能斷也說文妥怒也一曰有決也維城案左宣二年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禮記中庸篇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皆有強能決斷義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箋〉後漢蔡邕傳注引仁以爲已任四句張衡傳注引死而後已兩語文選思玄賦注引並以爲孔子語

子曰興於詩〈注〉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集解立於禮〈注〉包曰禮者所以立身也集解〈箋〉李氏篇不學禮無以立堯曰篇不知禮無以立也則立必於禮也成於樂〈箋〉憲問篇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則學之成必於樂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鄭曰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禮記喪服傳疏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

者或輕而不行後漢方〔箋〕民者冥也出孝經援神契經義雜記曰書堯典正義引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與此注義同皆言愚者不可使盡知本末也疑鄭注魯論本作人可使由之六藝論引同故注云務使人從之不作民字維城案民之作人當是仲達避唐諱非必魯論異文也春秋繁露深察民號篇云民者瞑也民之號取之瞑也書多士序遷頑民鄭注民泯無知之稱荀子禮論外是民也楊倞注民泯無知者皆足證不可使知之義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注〕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之貧賤者必將爲亂也集解○釋文好勇呼報反注同〔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注〕鄭曰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也後漢郭泰傳注〔箋〕論衡問孔篇引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作之論語述何曰春秋於畔盜則誅之於吳楚則先治小惡不爲已甚此其義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釋文〕驕且吝力訒反又力愼〔箋〕論語古義曰周書寤儆篇周公曰不驕不恡反本亦作恡〔箋〕論語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以誡後世之爲人臣者據此吝本亦作恡者是論語後錄曰觀讀如觀其所由之觀周公之才之美其所以也驕且吝者其所由也故曰不足觀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注〕鄭曰穀祿也〔釋文〕於穀公祿反鄭音以豉反〔箋〕論語後錄云不至於穀者不干祿之謂言不干祿之人不可得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注〕包曰言行當常然也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弑君子弑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集解○釋文則見賢遍反又音現行當下孟反惡烏路反古臣字本今作臣弑音試下同〔箋〕守死善道論語述何謂如公弟叔肸孔父荷息仇牧之屬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後漢書獨行傳李業歎引此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箋〕潛夫論本政篇引此邦作國云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俟彌巧者官彌尊也中論爵祿篇或問古之君子貴爵祿與曰然諸子之書稱爵祿非貴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遭

世之亂見貴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祿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癸卯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列女傳賢明篇柳下惠妻曰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賤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鄭曰師摯魯大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集解○釋文師摯音至〔箋〕論語駢枝曰始者樂之始亂關雎七餘反洋洋音羊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謂之亂周禮大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大師升歌摯爲大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應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音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禮經釋例亦曰凡樂皆四節初謂之升歌三謂之閒歌四謂之合樂鄉飲酒禮一人舉觶畢工入升自西階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謂琴瑟與人聲歌於堂上也又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謂笙入奏於堂下也又云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閒歌也謂堂上之歌與堂下之笙閒作也又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也謂堂上堂下衆聲俱作也凡四節鄉射禮遵入獻酢之後工入升自西階北面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也燕禮獻大夫後工入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亂周禮大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大師升歌摯爲大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也燕禮獻大夫後工入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

亦四節大射儀獻大夫畢工升自西階乃歌鹿鳴三終此升歌也又云乃管新宮三終此笙奏也但有升歌笙奏兩節無閒歌合樂兩節者亦志在射略於樂也經云鹿鳴三終蓋統四牡皇皇者華而言故鄉飲酒義亦祇云升歌三終此其證也注謂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於講道略于勞苦諮事恐非也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注言遂者不閒也疏據之以爲吹管者亦吹笙是知下管即笙奏也李氏光地亦據儀禮作樂凡四節謂堂上之樂工鼓琴瑟而歌堂下之樂或主笙或主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迭作則謂之閒上下並作則謂之合準此以求則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下管之樂也笙鏞以閒閒歌之樂也簫韶九成合作之樂也其說是也竊謂此師摯之始也關雎之亂謂合樂也樂之始也大射工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升歌爲樂之終也不言笙奏閒歌者舉始終以該其全也亦與禮經相發明又案合樂之說賈疏甚確謂堂上堂下笙歌並作也鄉飲酒義合樂三終蓋堂上琴瑟歌鵲巢采蘋采蘩三終堂下亦笙奏之是爲召南三終故曰合樂三終也孔穎達正義謂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不知孔氏所謂合之者工歌關雎以後始笙鵲巢以合之乎抑工歌關雎時

即笙鵲巢以合之乎如工歌關雎時即笙鵲巢以合之則堂上歌者此篇堂下笙者彼篇萬無可合之理如工歌關雎後始笙鵲巢以合之則仍是閉歌非合樂矣且果歌者爲周南笙者爲召南則經文何不直云歌關雎葛覃卷耳笙鵲巢采蘩采蘋而云合樂乎孔氏之解益不若賈疏爲得矣據此則始當謂升歌關雎之亂謂堂上堂下並作關雎時也經學卮言云始者師摯在官之時合樂關雎洋洋盡美今自師摯適齊此音不可得聞矣故追而歎之亦一說也羣經義證又云魯齊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習治則傷始亂也論衡謝短篇周衰而詩作益康王時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詩作晉書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孔子理之關雎隱詩託始康王其義一也以關雎之亂則師摯修之是春秋託始惠美之意不甚相合以本古義故存之洋洋詩碩人傳云盛大也衡門傳云廣大也

子曰狂而不直釋文狂而求匡反侗而不愿注鄭曰愿善也釋文侗音反玉篇音同不愿音願下引鄭注集解○鑿也愿謹也愨愨也宜可信也音空愨苦角反侗而不愿文云大悾悾而不信注包曰悾悾誠愨也文選勸進

箋論語後錄曰古悾悾即空空字子罕空空如鄭本亦作悾悾注箋經傳考證曰後漢書劉愉傳臣悾悾推情章懷太子注悾悾誠懇之貌廣雅悾悾誠也空空如也亦謂其求教之誠悾空古通用悾亦與款通屈原漁父吾能惛惛款款樸以忠乎款款亦悾悾之謂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釋文巍巍魚威反不與音預箋論衡語增篇舜承堯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云云漢書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以康甯孔子曰巍巍乎云云師古注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預此一說也魏志文帝紀注華歆上言曰唐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又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指禪讓言之又一說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箋蔡文類聚人部四載孔融聖人優劣篇曰荀悟等以爲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稟天地之和氣該百王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閫窮品物之情類曠蕩出於無垠沈微淪於無內器不是周不充聖極荀以爲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唯堯則之是爲覆蓋眾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洽於人心雅頌流於眾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爲稱首則易所謂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眾聖但以人見稱爲君爾惟天爲大唯堯則之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正義引鄭注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天同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注包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集解箋論衡自然篇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遜名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論語補疏曰謠法民無能名曰神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殺之而不恕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可知故無能名無爲而治故不可繫辭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故民宜之孔子稱黃帝民得其利百年畏其神百年用其教百年神而化之治皆神也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包云德者無爲易之四德爲元亨利貞天以寒暑日月運行爲道聖人以元亨利貞運行爲德用中而不執一故無爲無爲故不

可知不可知故民無能名民運行於聖人之元亨利貞猶眾
星運行於天之寒暑日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黃帝
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通變神化立萬世治天下之法論
語凡言堯舜皆發明之也曰爲政以德曰恭己以南面曰脩
己以敬此堯舜所以神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
之此堯舜所以爲德卽德卽神卽神德故云顯道神德行
又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
化裁推行之至用也民無能名爲成功文章之本則天之實
包注尙未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釋文煥音喚（纂）無煥說文
乎音喚字論語後錄曰詩伴奐爾優游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毛蓋
以廣大釋伴文章釋奐是奐與煥同維城案檀弓美哉奐焉
正義引王云奐言其文章之貌也孔晁亦引孔子云奐乎有
文章皆用此文是古本皆作奐不作煥作煥非也劉熊碑煥
乎成功煥亦借字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釋文天下治直吏反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注）馬

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大公望畢公榮
公大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謂文母也（集解）○釋文予有亂

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召士照反奭音釋閎音宏夭於表反又於遙反散息但反宮适古活反 鄭曰十人
謂文母周公大公召公畢公榮公大顚閎夭散宜生南宮括

書大誓正義 左襄（纂）亂臣論語後錄云陸德明及開成
也二十八年傳正義 石經皆無臣字荀子曰治亂謂之
亂猶治汙謂之汙故亂卽治義（源）嗣闕札記曰說文亂治也
从乚乚治之也从窗按凡訓治者皆从此故爾雅釋詁亂
治也則亂本訓治說文又云敳煩也从支从窗窗亦聲按凡
訓爲雜亂變亂者其本字作敳以後經典段借並作从乚之
亂說文又云窗治也么字相亂受治之也讀若亂同曰理也
窗古文窗按所云古文與本字不異則窗是亂之古文凡从
乚之亂與从支之敳當是後出之小篆其在古文不別也臣
字論語古義謂後世因晉時所出大誓益之羣經義證謂三
國志注引劉廙別傳廙表論治道魏略文帝詔爾雅郭注引
並有臣字陳鱣又引中論亾國篇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
謂其誤已久唐石經左傳無臣字尙書則後人加臣字周公
旦召公奭畢公榮公閎夭南宮适又云重之以周邵畢榮散
宜生並見書君奭篇云文王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韋昭注南
周周文公邵邵康公畢畢公榮榮公閎夭南宮括又與太顚
有若南宮括兩漢刊誤補遺謂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師

古謂文王之四友表於四友後又謂師尚父此誤也太顚與師尚父豈異人哉書大傳曰散宜生南宮适閎夭學於太公傳曰文王得四臣某亦得四友望遂見西伯昌於羑里故孔子曰文王以下五人而不及太公者太鄭康成謂周公作君奭舉虢叔以下五人而不及太公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誤與表同蓋以太顚太公望爲一人維城案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也或謂尚其名或謂望其名又孫子兵法云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亦或是其名而從未有言太公名顚者安得以書大傳之四臣太公適與太顚相當遽定爲一人邪班表鄭說是也文母太姒也詩卷耳序云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論語發徵據此謂此言后妃佐文王之事至破據此言后妃佐文王之事至武王時以佐夫者佐其子然依文王世子言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武王作大誓時年已八十有五以二十而嫁計之太姒當已百餘歲按文王世子所記今文家說也周書度邑曰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周本紀同自武王未生至克殷僅六十年則年五十餘耳周書古文史記多古文說故與今文家不同揆之事理古文說是馬鄭說論語

亦古文故於十亂並數文母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箋〉才難不其然乎漢書王嘉傳劉向傳贊引才作材乎作與唐虞之際於斯爲盛也論語古注集箋八

爲盛經義述聞謂自古人才惟唐虞之際與此周爲極盛也八字作一句讀有婦人焉曰知錄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以用婦人爲紂罪乃周之功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闕疑可也或謂漢石經作有殷人焉注殷人謂膠鬲則上接唐虞之際下起以服事殷皆順維城案漢石經爲魯論有經無注而以爲注殷人謂膠鬲其謬甚明雖馬氏所注爲古文以婦人爲文母魯論爲今文古今文不同似屬可信然鄭君兼通今文石經果爲殷人豈不知婦人之不可通而必從其師說乎釋文序錄謂鄭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是經文先當作殷人卽從師說爲婦人亦當如釋文所載傳不習乎鄭注魯讀傳爲專今從古崔子弒齊君鄭注魯讀崔爲高今從古之例云魯讀婦爲殷今從古此文則漢石經作殷人之說不足辨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注〉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集解○釋文參分七南反一〈箋〉三分天下有音三本今作三殷紂直久反〈箋〉其二遍周書程典解作參太子晉解作三陸本作參從程典文也今本作三從太子晉文也拜經日記曰皇疏本作參云參三也後漢

書伏湛傳文選班孟堅典引注並引作參謂唐以前六朝舊本皆作參是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詩四牡序箋曰文王爲西伯之時下引此文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周之德可謂至德易繫辭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時邪李氏易解引虞翻曰謂文王書易六爻之辭也盛德乾乾三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矣故周之盛德論語述何云美文武之服事爲中庸之德所以立教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釋文無閒〈箋〉說文閒隙也从門月段注會意也門開而月入門有縫而月光可入皆其意也故凡閒廁之閒〈箋〉意也門開而月入門有縫而爾雅亦訓隙又曰非也方言同後一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注〉馬曰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集解○釋文菲飲音匪薄也〈箋〉菲薄小爾雅方言文史記夏本紀下文惡衣服檗括之云薄衣食亦其證說文菲芴也非此義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釋文黻冕音弗下音免〈注〉鄭曰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正〈箋〉論語後錄曰黻冕服之章也古天子十二章黻最在後義〈箋〉專言黻者所以該眾章也春秋左傳曰晉侯以黻冕命

士會士會卿也亦言黻者古黻上下通之論語發微曰說文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蔥衡从巾象連帶之形韠篆文市从韋从友說文又曰黻黑與青相次文从黹友聲按蔽膝之市當以市爲本字蓋古文如此篆文改爲韠此及宣十六年左傳假黻爲之毛詩假爲紼故明堂位有虞氏服韠鄭注云韠或作黻此黻冕假黻爲韠當訓爲蔽膝詩赤芾在股箋云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芾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寸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据箋意知芾專繫冕服言之故亦言黻冕宣十六年左傳以黻冕命士會當是希冕而赤韠蔥衡白虎通有紼冕篇明堂位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云韠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彌飾卽致美之意舜作韠以尊祭服故祭服稱黻冕至十二章之黻罕與冕並舉左傳衮冕黻舃亦以冕與韠連言下又云火龍黼黻則言裳之一章特韠字不假作黻耳鄭云祭服之衣正以黻爲衣蔽前之制又惟祭名黻故云然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注〉包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也集解○釋文而盡津忍反溝洫呼域反下同廣光曠反下同深尸鳩反下同〈箋〉周禮考工記夏后氏匠注引無而字乎

作于釋文卑如字劉音婢羣經音辨下之曰卑部止切劉昌宗讀卑宮室考工記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又云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壹筵鄭注崇高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賈疏謂以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維城案世室之高雖無正文然獨不言崇則卽非一尺其卑於殷周可知溝洫包注本匠人文程瑤田遂人匠人溝洫不同考曰遂人職云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澮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川自縱也鄭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邪其橫者則二萬夫閒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一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畮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按此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畮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謂之屋者三夫屋非夫閒也人夫爲一遂以受畮水此所以別夫閒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閒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閒而記變其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襲用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閒故以井閒命之其長連十井爲遂亦遂之在屋閒而繩繩不嫌井閒之溝通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閒而受畮水者也爲不嫌井閒之溝通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閒而受畮水者也爲不嫌井閒之溝通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閒而咸入於洫洫縱當兩成之閒故曰成閒有洫也洫之長連十成閒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閒而受遂水者也爲不嫌成閒之稱溝十成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洫之水咸入於澮澮橫當兩同之閒故曰同閒有澮也澮達于川在山閒命之曰兩山之閒以例澮在同閒洫在成閒溝在井閒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況夫閒爲兩夫之閒人所共知遙相疏證辨惑析疑舊聞舛互咎安辭哉是故萬井之田一澮界兩

同之閒萬夫之田十澮納百洫之水故一同之澮獨著專達于川之文而萬夫有川但準溝承十遂之目形體之端緒不同禮錄自爾殊致矣賈公彥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余謂縱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爲之如賈說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盡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東東乃可東西行故曰惟吾子戎車之利也此畎縱爲東畝畎橫爲南賈氏不明匠人於遂不命夫閒之故而以爲夫閒縱者但分其界而無遂又不明遂人夫閒之遂亦於田首爲之而以爲田首必在百畝之南故必易其縱橫以通其氣若是則井田之制必無南畝矣豈其然乎（賈疏胷雜溝洫澮川三夫而後世解斯記者亦出不明田首之遂不命夫閒之故而以爲與遂人夫閒之遂同其實而橫爲之於三夫相連之中因置閒字之義勿復深考而強以屋閒之遂當井閒之溝以井閒之溝當成閒之洫而以同閒之澮當兩山之閒之川而於是專達於川之一澮不得不十倍增之而又或以爲九矣又按遂人匠人兩義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夫閒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閒兼辭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就小水大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曰一夫有達矣以兼辭言溝洫澮澮川則必曰二十夫之閒二百夫之閒二千夫之閒二萬夫之閒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閒謂之溝成閒謂之洫同閒謂之澮兼辭也若以

兼辭言遂則曰屋閒謂之遂矣以偏辭言溝洫澮則遂在田首溝在井首洫在成首澮在同首當云井首謂之溝成首謂之洫同首謂之澮矣惟澮所專達之川則必曰兩山之閒難舉偏辭故溯洞相從澮洫溝洫亦皆以閒言之此古人造言之法出於自然治古文者可記曰余既考定匠人爲溝洫之制乃復取鄭氏注小司徒職所引司馬法之文而讀之不苟也畝百爲夫夫之名命於受田之人也夫三爲屋屋之名命於三夫之遂同承畎水象屋霤之垂於檐也屋三爲井井之名命於十井之溝下通於十里爲方百井井田之制於洫納百溝行百里以入於澮終爲同同大成也一澮上承洫溝遂畎之水以專達於川其有一畎之水不入於遂一遂之水不入於洫一洫之水不入於澮一澮之水不入於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中也小於澮者乎以此言同同之名弗可易矣神禹之治水也濬畎澮以入于川川以象形一水爲く畎二水爲巛澮大之形三者而已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爲非多其廣狹深淺之衆澮爲川及其盡力于溝洫也則以爲不足以盡疏瀹之理而奠萬世農業之安於是由川而澮又等而澮之而溝而洫而遂乃以承夫百畝中之畎夫然後一旦雨集以大受小遞相承焉不崇朝而盡達于川矣其承

畎者名之以遂何也慮其蓄而弗暘也故遂之曷爲承之以
溝也一縱一橫乃見交暘之義溝瀆也縱橫之說也名之曰
溝所以象其形象形曰溝會意曰洫洫字从血以洫承溝謂
是血脈之流通也澮會也會上眾水以達於川初分終合以
盡水之性而不使有汎濫之害也鄭注小司徒云溝洫爲除
水害余以爲備潦非備旱也歲歲治之務使水之來也其涸
可立而待若以之備旱則宜豬之不宜蓄之不宜洩之今之
遞廣而遞深也是溝之法非豬之法是洩之非蓄之也故使
溝洫之制存而不廢豈惟原田之利農無水潦之患而天下
之川亦因之而治矣夫川之淤塞也有所以淤塞之者也溝
洫不壞則川之水皆汙濁之渾流實足以爲川害然則溝洫
之治水也既疏九河又濬澮澮深川此何故哉觀其盡力于溝洫
可想見神禹之用心矣吳江沈彤周官五溝異同說曰遂人
夫閒有遂匠人田首謂之遂夫閒爲畎水所入即田首本無
異也若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井閒謂之溝遂人百
夫有洫匠人成閒謂之洫匠人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匠
人同閒謂之澮爲九萬夫之地則地形有大小或且懸絕然
即夫與尋尺互計三溝之所占要無不合也井九夫以溝加
一夫則得十夫每九夫而閒以溝其溝不占井閒乎十井爲
通通九十夫以洫加十夫則得百夫九十夫於成爲十之一
每十之一而閒以澮其澮不占成閒乎成九百夫以澮加百
夫則得千夫九百夫於同爲百之一十成爲終終九千夫則
又以九百夫加百夫而得千夫者九也九千夫於同爲十之
一每百之一而閒以澮焉每十之一而仍閒以澮焉其澮不
占同閒乎故遂人之所有即匠人之所爲特匠人多舉其全
體遂人多舉其偏閱而學者不察遂以爲異法耳且井閒廣
四尺之溝一溝長三百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千八百尺以
四尺乘千八百尺得七千二百尺除以六尺得千二百尺千
二百尺爲二百步步百爲夫是即
九夫所加之一夫而占其二十五之一也其餘則以爲洫與
涂之屬焉成閒廣八尺之洫九洫長三千步其廣爲七十
二尺七十二尺爲十二步以十二步乘三千步得三萬六千
步爲畝三百六十爲夫四而
十夫所各加之十夫而占其
道之屬焉同閒廣二尋之澮
爲百四十四尺百四十四尺
萬步得七十二萬步爲畝七
四十四夫道如之其二百八
人之所占俱遂人之所加而
萬夫有川則以川之屬而加
獨不見其度數無從互計蓋是固川之天成者若其人爲者
環一同受澮所達由澮而推之每一偏長當如澮亦三萬步

本紀引作致賚于溝洫維城案洫古通詩文王有聲使洫成溝也是其證盡力作致賚與上致孝致美一律疑史公時古文論語有此異本也論語述何曰禹之治水因鯀之功致孝之大者也不自大其事不泪尚其功故無閒然矣

無閒然矣

廣當倍澮爲四尋四尋爲五步二尺以五步二尺乘三萬步得十六萬步爲畝千六百爲夫十六四之爲六十四夫川與四同爲界當各分其半半川爲三十二夫川兩旁有路當去鄰界一而爲之長如道廣倍半川爲六十四夫其九十六夫是卽每九千夫所各加之千夫而占其百之一強也其餘則以爲澮與道已上者焉凡一同含十終去一終存九終九終含九十成九十成含九千井九千井所各加之一夫并而爲九百通九百通含九千井九千井所各加之十夫并而爲九百通所各加之百夫九十成所各加之百夫并而爲九終所各加之千夫九百夫卽所去之一終自溝畛至川路悉分布其閒而占其十之二弱溝十畛入百夫澮歟與川畎距貶陌餘十之八而強則以爲城郭宮室之屬而所占亦無多其餘若平土則更爲田若山陵林麓川澤則可田者田之否則因之至遂與徑所占蓋卽一夫之地曰田首明不在田外也二說不同其謂遂人匠人無異則同也此皆言周制以井田溝洫殷周皆因禹跡也潛江劄記曰盡力溝洫與卑宮室相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土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復瀆畎澮距川使小水皆有所入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奠萬姓之是急也義門讀書記亦云溝洫二字卽班固溝洫志所本乃治天下之小水非指行井田也說文洫下引乎作于史記禹

論語古注集箋九

吳縣 潘維城朗如著

子罕第九 釋文凡三十一章皇三十章 箋陳鱣曰唐隸合前章當作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釋文子罕呼旱反 箋罕詩大叔于田傳希也言史記孔子世家引作與是則言猶與也皇疏謂與言語許與之也弟子記孔子爲教化所希言及所希許與人者也非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注 鄭曰達巷者黨名

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

集箋 論語後錄曰達者巷黨名巷黨二字連讀雜記余從老解箋 聃助葬於巷黨是也人孟康謂卽項橐史記作達巷黨人童子曰國策曰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康蓋據此橐淮南子說林訓作託維城案修務訓論衡實知篇同隸釋逢盛碑作后橐新序雜事篇齊閭邱卬曰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以項橐爲秦人此當由廿羅嘗言之故以爲秦人漢書董仲舒對策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注人項橐也論語偶記曰史記孔子

世家稱達巷童子童子而知聖學之博正不學自知者四書考異以爲不本正典不足信然漢人相傳如此當必有據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注〕鄭曰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集解〕

曰閒人美之承以謙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注〕鄭曰績麻三十升以爲冕詩葛覃純讀爲緇〔釋文〕緇音側基反下引此〔箋〕麻都人士正義黑緇也〔正義〕書顧命正義引鄭注云三十升布也孫星衍疏云布言升者所以辨精麤也鄭注喪服傳云布八十縷爲升則三十升凡二千四百縷布之至細者矣凡冠衣之布冠之升數輒倍於衣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白虎通紼冕篇云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陳奐詩葛覃疏云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衣而冕也朱裏延紐者冕以版爲之裏延紐皆玄冕者五冕皆玄衣而冕也朱裏延紐者冕以版爲之裏謂版下延謂覆版之帛紐謂武上之笄結三者皆朱自讀者誤以皆元冕朱裏連文正義遂有玄衣纁裏之說此非也正義引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即是經也益孔說亦誤所云麻冕者麻謂麻衣朝服也古冕弁通

稱不得據爲冕延之制延亦織成之組爲之是絲而非麻也純讀爲緇者論語後錄云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鄭云純爲聲玉藻純組綬鄭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字或作糸旁才此鄭破純爲緇之例麻冕也緇緇布冠也緇布冠如漢之小吏冠又據祭統正義云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糸旁才是古之緇字二糸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爲緇即論語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絲也又按說文純絲也從糸屯聲論語曰今也純儉鄭不同許也維城按鄭許不同者許偁論語古文鄭讀或從今文耳儀禮士冠禮疏云古緇紂二字並行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帛之紂則多誤爲紑云緇帛黑色也則緇爲紂而猶恐其溷於緇也經讀考異曰近讀今也純句儉句與下文今拜乎上句泰字也句相對後漢書陳元傳引孔子曰純儉吾從衆以純儉字連讀吾從鹽鐵論憂邊章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下引孔子曰麻冕云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

宜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注〕王曰臣之

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也今從

下禮之恭也集解鐇禮經釋例曰臣與君行禮皆拜於堂下不

禮待之如燕禮大射公舉觶辭不升成拜此全乎爲臣者也若君以客

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

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賓媵觚于公公爲士舉旅行

酬賓降洗升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覲禮

執圭行覲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至侯氏降階東北面

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間

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注太史辭之降也此皆先拜於堂下

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注太史辭之降也此皆先拜於堂下

君使人辭之復拜於堂上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爲

賓舉旅行酬公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

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又賓升酌

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

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覲則聞命即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賓

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大射數獲後飲不勝者若飲公則侍

射者袒鞾也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皆

降而未拜君辭之即升堂再拜稽首故不云升成拜也士相

見禮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但降席不云降階

者指無算爵而言燕禮大射無算爵命所賜者與受爵

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疏云旅酬以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

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燕禮大射賓媵觚于公大射

飲公凡卒爵皆於階上再拜稽首者蓋前酌酌散之時已降階

拜因君辭而升堂市拜故卒爵不復再拜亦殺其禮也唯燕

禮大射將終之時公有命徹幂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

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此則君雖

辭之亦不復升拜注謂小臣辭公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

凡此瑣節雖不同皆君以客

疏引燕禮酬賓及覲禮賜車服二事證之蓋舉以例其餘非

謂拜下升成拜僅此二事也長洲褚寅亮拜下解曰拜下之

禮凡諸侯見天子外臣及他國之君本國之臣與君行禮莫

不皆然考之儀禮諸篇覲禮所言諸侯之禮也公食大夫禮

及聘禮所云外臣之禮也燕禮及大射儀所云本國之臣之

禮也孔子所云則專主本國君使宰夫爲主人之獻公也自

人以行獻酬酢之事其禮有直下拜者如主人之獻公也自

酢也皆云于阼階下再拜稽首無升成拜之文蓋代爲主人

則疑於君故正其臣禮而公不辭之也賓降拜公降一等

辭而臣終下拜者如公命徹幂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辭

之而不敢升成拜明既辭而彌謹臣節也有先下拜復升成

拜者如公取大夫所媵之爵以酬賓賓西階下北面再拜稽

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其賓媵爵于公奠爵之禮亦然此

皆行兩番拜禮之最盛時也有已降階欲拜未拜因辭而遂升拜者如公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之等是也此雖下而拜實在升後拜止一番禮之稍殺時也然而皆下拜也其有竟拜乎上者則惟無算爵時耳燕禮將終行無算爵以徧君惠于時受公簡略者拜上之禮惟此一見而已數故凡儀禮之言升成拜升乃拜也其所以不同者何也蓋行禮最盛時則君辭之下而復拜乎上行禮稍殺時則君辭之也緩辭之緩故拜乎下也急辭之急故不及拜而遂升拜春秋時列國諸臣不惟不能行堂下堂上兩番拜之禮并不能行因辭而升拜之禮惟行其最簡略者孔子之斥爲泰也固宜又曰惟路寢及廟有堂有堂則有階有階則有升降若治朝外朝俱無堂故其再拜稽首也不言下或因會而築壇亦象堂矣齊桓下拜壇階之下也二說皆根據儀禮四書釋地又續亦據儀禮注疏爲說無此詳盡鑑止水齋集云大戴禮大夫於君命升聽命降拜之於君其當拜者多矣要皆拜於堂下惟覲禮燕禮公食禮三者君待之以賓禮則使人辭之於是乎升成拜燕禮徹幕後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注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燕禮至終乃正臣禮不升成拜明前此升成拜非臣禮之正也春秋君弱臣強非燕與食亦升成拜故孔子辨之耶疏引覲禮公食

禮爲說則升成拜禮所應爾何以爲泰乎

子絕四毋意 釋文毋意上音無下同釋文爾雅序錄云先儒或於力反非多爲億必之說段玉裁箋謂諸家作億必維城案億文以爲非則卽或作億仍讀爲意也毋必毋固毋我箋毋必儀禮士昏禮疏引作無必既夕疏君子不必人意者義取孔子云無必無固之言也鄉射禮疏亦云孔子云無必無固無我二謂毋意言必信行必果徑徑然小人哉是謂毋必疾固也是則我豈敢是謂毋我

子畏於匡注 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往後剋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其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集解○釋文嘗暴如字本或作曾才能反顏剋諸書或作顏亥爲夫子于僞反又如字鄭曰微服而去檀弓正義論語後錄夫子以定公十三年始至衞居十月自衞適陳過匡匡簡子以甲士圍之也郡國志陳留郡長垣侯國有匡城

維城案匡簡子出家語不足信郡國志長垣有匡城注孔子四此四書釋地左傳僖十五年會牡丘次于匡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一十五里有匡城是以匡爲衞地吳沈欽韓左傳補注據山東通志謂匡城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五里鳳皇山北兩城相對各周四五里僖公十三年次于匡即此非子畏於匡之匡也毛奇齡據左傳定六年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衞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謂是時虎實帥師令皆由虎出故得暴匡其後大子過匡時顏刻爲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故匡人圍之以匡爲鄭地於情事爲近畏匡在定十三年距虎暴匡城在開封府洧川縣東北者是也無其名祇有顏高字子驕王肅僞家相傳會王應麟謂顏剋即顏高左傳論語古義亦謂即顏高顏鳴顏羽之徒訓云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關者爾則高非子驕陽州在定八年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過匡此顯然可知爲二人者又史記謂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衞然後得去則無論武子仕衞在魯僖文之世相去已百餘年甯氏之五十年是使從者爲臣之說傳聞誤滅在襄二十七年亦將五十年矣經史問答又據左傳謂高虁四年尚能御孔子過匡此顯然可知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衞然後得騎明矣經史問答又據左傳謂高虁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箋〉穀梁哀十四年傳疏引作文王既沒其爲文之道不實在

吾身乎論語述何曰春秋憲章文王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禮樂制度損益三代亦文王之法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注〉馬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集解〉○釋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而害已也文將喪息浪反下及注同得與音預當傳直專反〈箋〉論語後錄曰書湯誓夏罪其如台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如台史記皆作奈何奈何言奈何也爾雅台我也如之言奈台之言我書曰如台論語曰如予其義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注〉鄭曰大宰是吳

大宰嚭也釋文大音太下引鄭云者與音餘〈箋〉大宰爲吳大宰皇疏據哀七年會鄫十二年會橐皋並使子貢與吳大宰嚭語稽求篇又據十二年秋公會衞侯宋皇瑗于鄖子貢與吳大宰嚭語一證是當爲吳大宰無疑說苑善說篇亦云子貢見吳大宰嚭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大宰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

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夫山林也百姓足其材焉云云又史記孔子世家吳客聞夫子防風氏骨節專車及僬僥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吳人固有以夫子之多能爲聖者大宰亦猶是也四書釋地以爲屬吳不若屬陳檀弓吳侵陳陳大宰嚭使于師孔疏謂此陳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者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辨肅愼氏之弩與測桓僖之廟災當日所爲多聞而震矜之者皆在陳事故陳大宰以爲問說亦可從經學卮言又據列子仲尼篇商大宰見孔子曰聖則某何敢然則某博學多識者也謂即因此經而說之小異者當爲宋大宰然於經無徵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釋文天縱篇引此云子用反論衡知實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孔子從知天命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也當子貢答大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風俗通義窮通卷引固天縱之莫盛於聖以之字絕句經史問答取其並到故曰固多能本不足言聖亦有聖而不多能者子貢則本未並到故曰固天縱之兼該一切將聖而又多能也潛研堂答問則云釋詁將大也詩有娀方將我受命溥將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論語述何曰天縱之謂不有天下聖又多能爲周公夫子二聖而已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

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注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

集解○釋文吾少詩照反下同

論語述何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多能非聖人所貴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注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

集解○釋文牢力刀反鄭云弟子子牢也家語有子牢一字子開一字子張史記無文多伎其綺反

莊子則陽篇所云長梧封人問子牢者非琴張也左昭二十年傳琴張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云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經義述聞曰賈鄭說固無徵王肅家語亦不足信琴張見孟子盡心篇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鄭注以牢爲子牢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不得合而爲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王肅家語未出前不得有琴張名牢之說杜氏左傳注司馬彪莊子注並爲家語所誤試說文云用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注鄭曰兩端末也釋文空空如字鄭或作悾悾同音口貢反動也兩端如字下引篹空空讀書叢錄云上篇悾悾而不信包注悾悾慤也鄭云篹空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高誘注空空慤也大戴禮王言篇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空空亦慤也皆與悾悾字通用兩端論語後錄云端即耑物初生之題也物之銳者謂之耑亦謂之耑末之說歟論語竣質曰叩作叩兩端作兩耑揣作渴云叩扣也讀如公羊吾爲子叩隱之叩兩耑始末也渴盡也言我於問者必叩發事之兩耑而渴吾所知以告之明无隱也論語補疏曰兩端即中庸舜執其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夫來問必有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鄙有所疑惟有兩端而竆盡其意使知先還問其所疑而後即其所疑之兩端而竆盡其意使知所向焉維城案鄭中庸注兩端過與不及也義亦可參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釋文不出如字舊篹反孔子尺遂反矣夫音符篹史記世家作子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書皋陶謨鳳皇來儀左傳少皞之立鳳鳥適至易繫辭傳河出圖聖人則之禮記禮器河出馬圖此鳳鳥至河出圖之見於經者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處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論衡正說篇亦云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又云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疑即神農之別名也連山疑即夏易之別名也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出非止伏羲時矣鹽鐵論論儒章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下引此文云故輅車良馬無以馳之聖德仁義無所施之又云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皇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己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己遂不用矣維城案後說近是周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注云三君云鸑鷟鸑鷟鳳之別名也墨子非攻篇云天命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錄圖是周盛時鳳鳥嘗至河嘗出圖矣夫子此言蓋歎周衰而己不見用也論語後錄云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不至諸侯叛據子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此則夫子此歎蓋爲諸侯叛周而發也論語述何曰此言蓋在獲麟之後獲麟而死天告夫子以將沒之徵周室將亡聖人不作故曰孰爲來哉又曰吾道窮矣義雖不同亦可爲周衰己不見用之證惟四書考異據王嘉拾遺記論語素王受命讖謂孔子時嘗有此瑞恐不足信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注包曰冕者冕冠也大夫之服

也瞽者盲者也集解鄭曰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釋文齊音咨衰七雷反冕音免鄭本作弁云魯讀云云鄉黨篇亦然瞽音古盲也〔箋〕齊衰衰之緝者儀禮喪服傳曰齊者何緝也賈疏緝則今人謂之爲縫也鄭康成謂凡服上曰齊下曰裳禮記閒傳齊衰四升五升六升斬衰三升四升五升升六升升半衰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衰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卿大夫之玄冕故包以爲大夫之服也論語古義曰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絻而前旒所以蔽明也說文曰冕或作絻從糸李善曰絻古冕字今論語作冕蓋从魯論又說文弁作覍覍與冕字相似包以冕爲冠或覍宇之誤陳鱣則云包從魯作冕即絻字鄭從古作覍即弁字也維城案鄭從古作弁據司服士皮弁服則以爲士服矣潛研堂文集云魯論冕皆作絻士喪禮眾主人免於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先儒以爲免象冠廣一寸用麻布爲之免亦作絻齊衰服之重者絻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互服統之矣先言齊衰後言絻言之序也古者冕絻二字多相亂說文冕或作絻管子衣服褘絻荀子乘軒戴絻卑絻黼黻史記禮書郊之麻絻文選注大戴禮絻而前旒是冕之訛爲絻也論語冕衣裳者是絻之訛爲冕也包乃以冕爲大夫之服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非助祭於公無服冕之時且不獨大夫也天子視朝以皮弁田獵以冠弁諸侯視朝以元冠非朝覲祭祀會同不冕也夫子不助祭於公何爲見冕衣裳者乎經以冕衣裳與齊衰與瞽者並舉則冕之爲絻審矣古論又作弁弁亦大夫士之祭服非燕居之服惟周禮司服職云凡弔事弁絰服注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此以弁衣裳與齊衰同言意者其弁絰乎弁之與絻制雖不同其爲凶服一也瞽說文云目但有朕也盲目無牟子書堯典瞽子史記作盲則瞽卽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注包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集解〔箋〕少史記引作童子論語竢質曰古者五十而後慶年少而爵衣常者當時世卿之子襲父位者也言少則成人可知言必作則坐可知蓋與鄉黨篇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句法一例邢疏意增坐字解之泥矣

顏淵喟然歎曰釋文喟然上苦位反又苦悔反〔箋〕喟說文云大息也从口胃聲嘳喟或从嘳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釋文鑽之官反〔箋〕仰說文云舉也高崇也鑽所以穿也堅剛也論衡恢國篇引此文云此言顏淵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瞻臨視也彌虞翻繫辭注大也荀爽注終也

隸續嚴發碑鑱堅仰高鑽作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釋文循音巡〈注〉鑱疑當時論語有此異文

鄭曰恂恂恭順貌後漢書趙壹傳注〈箋〉陳鱣曰趙壹傳注引作恂恂與集解異爲鄭可知李膺傳注吳志步騭傳孟子章指引並與鄭同蓋鄭注魯論循循作恂恂也論語後錄云恂與徇同說文解字誘卽羨或又作誘淮南子書云善生乎君子也維城案詩野有死麕傳誘道也儀禮大射禮注誘猶教也後漢書郭太傳論林宗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注〉鄭曰卓爾絶望之辭釋文欲罷皮買反又皮巴反又音皮卓爾陟角反下引鄭云〈箋〉罷說文云遣有皇也及注引申之爲止也休也下引論語此文以證止休之義是也卓說文云高也經義述聞曰儀禮觀禮匹馬卓上解曰卓之言超也絶也獨也廣雅超絶也李善西都賦注逴躒猶超絶也匡謬正俗曰趠逴與卓古並同聲其義一也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說文稺特止也徐鍇傳曰特止卓立也踔與稺卓古亦同聲皆獨貌也維城案據此則卓爾者形容夫子之道之超然特立故鄭以爲絶望之辭也揚子法言學行篇顏苦孔之卓指此又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有云逴躒之思淳瓘錢宮詹謂卽卓爾也論語述何曰如而也卓讀灼見之灼義別末由也已史記孔子世家引作蔑繇論語後錄謂左傳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傳蔑作眛眛字从末是末與蔑通

子疾病〈注〉包曰疾甚曰病也集解鄭曰謂疾益困也左桓五年傳正義〈箋〉說文疾病加也論語後錄曰呂覽管仲有疾桓公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是疾益困稱病也

門人爲臣〈注〉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也集解〈箋〉論衡感類篇引使作遣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釋文病閒如字行詐側嫁反〈箋〉詐說文云欺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注〉馬曰無寧寧也猶詩生民傳云不寧寧也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注〉集解〈箋〉無寧寧也猶詩生民傳云不寧寧也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注〉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之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

於道路乎集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注馬曰韞藏

也匵匱也藏諸匱中也沽賣也得善賈甯賣之邪集解鄭曰韞

裹也匵匱也釋文韞紆粉反馬云云鄭云云匵本又作櫝徒

賣也匵求位反〈箋〉說文無韞字後漢逸民傳注引作蘊櫝說文亦無

字維城案說文緼絺也則緼亦借字蘊藏也周易述云積也方

言蘊包也包裹義同說文云匵也櫝亦訓匵

季氏篇竀玉毀於櫝中作櫝不作匵是匵櫝古通故逸民傳

注引此作櫝求善賈而沽諸秋槎雜記謂周禮司市以賈民

禁僞而除詐注賈民胥師賈師之屬知物之情僞與賣詐儀

禮聘禮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下文

出授賈人注賈人將行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賈人況鬻

之乎昭十六年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子買諸賈人既成

賈矣此沽玉必經賈人之證劉文淇曰謹案段玉裁說文注

云賈者凡買賣之稱也酒誥曰達服賈漢石經論語曰求善

賈而賈諸今論語作沽者叚借字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出

買者之所得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入禡韻古無是也其

說甚矣然南北朝儒者已分別二音周禮釋文云聶氏及沈

云成賈定賈莫賈物賈其賈平賈大賈小賈賤恆賈而賈

故賈凡十二音嫁餘音古謂賈師賈人在賈所賈之類皆音

古也又論語釋文出善賈二字音嫁一音古是賈字有古音

此以賈爲賈人正與釋文一音合維城案成賈之賈釋文音

嫁木或作價善賈亦猶是也文選顏延年直東宮詩注范蔚

宗逸民傳論注後漢書逸民傳注並引作價故釋文並存兩

音沽漢石經作賈玉篇引作沽爲水名則沽乃

文以沽爲水名則沽乃

借字當以沽爲字爲正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注

包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也我居而待賈者也集解○釋文

衒古縣字一〈箋〉沽漢石經沽之音姑不

音玄遍反〈箋〉無音吳氏遺著謂此非沽買字說文衒重文

作衒貝部賣衒也从貝画聲画古文睦讀若育與从士从買

訓出貨之賣不同賈白虎通商賈篇引作價後漢書張衡傳

逸民傳文選、

琴賦等注同

子欲居九夷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集解○釋文九

種章勇反馬云

云〈箋〉夷說文云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

國孔子欲之九夷有以也楚辭九章云苟余心其端直

兮雖僻違之何傷王逸注僻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雖在僻違之域猶有善俚無害疾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白虎通禮樂篇明堂記曰九夷之國東方爲九夷東所以九何蓋來通者九九之爲言究也德徧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爲之道自然也一說曰夷者傳夷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所居者化也集解〔箋〕樸學齋札記云羅泌國名紀引逸論語子欲居九夷從鳳嬉說文云鳳出東方君子之國山海經海外東方有君子國其人衣冠帶劒好讓不爭是以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四書考異論語竢質並據山海經謂九夷爲君子所居

子居之何陋之有注馬曰君子所居則化

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夫子來還乃正之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集解〔箋〕周禮大師注詩疏並引鄭司農曰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漢書禮樂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大師掌詩樂故仲尼自衛反魯就而正之直言

雅頌則風詩理在可知又雅頌之功大故仲尼先用意焉維城案雅頌得所正詩也樂正則詩無不正矣經史問答云正詩乃正樂中事蓋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縣不應用於諸侯曲縣不應請於大夫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如翕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左憲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沿州鳩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雅頌失所如左傳甯武子之湛露彤弓其一條也叔孫穆子之肆夏文王其一條也是皆雅之失所者也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騶首鵲巢采蘩采蘋也又八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采蘋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爲三百二也八篇之中鹿鳴白駒一正一變雅今列之正雅不可曉者二十六不可曉者一也白駒是變雅貍首據康成以爲曾孫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鵲巢四詩是南樂亦列之雅不可曉者三也伐檀則直是變風亦列之雅不可曉者四也就中分別言之南之涸於變雅猶之可也若涸入於正雅不可也至若商齊七篇不知是何等詩據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則康成以爲商頌者謬齊者三代之遺聲是皆在

雅頌以前何以投壺亦竟指爲雅詩不可解者五也是非雅之失所者乎固不僅如左傳所云也攷之漢晉之世尚仍投壺之說用之廟堂是孔子雖曾正之而世莫知改可嘆也石林葉氏謂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猶有先王之遺風則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之以爲小雅所奏之大雅皆正雅并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合之以爲大雅是失次之尤者也此繆之失所最精若頌之失所則毛傳綿衣云繹賓尸也而高子以爲祭靈星之尸則必是時有用之靈星者楚茨大武之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於賚武又先於桓故杜預曰是樂章之失次弟是皆頌之失所也而尤善者竹村馬氏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所以享元侯乎是必舊時沿習如此故穆叔雖入於雅天子取以享元侯乎元侯夫肆夏頌也而何以涸知禮不知其非穆叔尚然況其餘乎蓋魯以禘樂享賓則凡頌皆以充雅而用之燕以鵲巢四篇雜於雅知鄉樂不正二南爲鄉樂合樂所用故謂之樂孔子既定如儀禮諸篇所載以頌爲金奏升歌笙入閒歌皆雅而各順其序而以二南爲合樂又云下管新宮以不在雅頌之列故下管以別之是得其所也投壺以伐檀白駒雜於采蘋騶虞之閒是以變風變雅雜於鄉樂所以不正投壺非禮之正經未經孔子正定故有此弊投壺以風爲雅

詩雅者正也雜以變風變雅是謂不正非雅頌之雅孔子言樂正雅頌得所就風雅頌言之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注馬曰困亂也集解○釋文不勉論語後錄云應勉困說文云故廬也而爲酒困馬云云籑讀如勉而爲瘠之及亂之義何有於我哉論語述何曰言無我也人皆有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注鄭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集解○釋文斯夫音符下子在川上四書釋文斯夫並同不舍音捨籑地謂相傳泗水發源處今之林泉寺在泗之左右大泉十數泓渟澄徹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謂泗水孟子徐子章章指引論語此文子作仲尼斯下無夫字文選郭璞遊仙司馬彪贈山濤張協雜詩注同夫趙岐孟子注云歎辭也舍文選勵志詩豬淵碑文注引作捨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釋文好德呼報反下同籑禮記坊記注疾甚而薄於德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發此歎！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注〉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吾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集解○釋文一簣求位反土籠也魯東反而中丁仲反又如字鄭曰簣盛土籠也書旅獒〈簣〉譬漢書引作辟說文無簣字漢書王莽傳成在一匱似用此文論語正義禮樂志埃質據此謂今論語匱字去匚而上加竹大非維城案說文匱匣也不訓土籠則匱亦借字論語後錄云說文解字簣草器古文作臾象形蓋草作之所以盛土者也義較近籠說文云舉土器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注〉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也據其欲進而與之也集解○釋文雖〈簣〉荀子坐宥篇孔子曰如垤而進吾往〈簣〉與之如邱而止吾已矣似即本此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釋文語之魚據反不惰說文惰徒卧反也與音餘〈簣〉惰說文作憜云不敬也惰憜或省㥯嬉古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注〉馬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集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簣〉苗說文云艸生於田者何休莊七年公羊傳注苗者不也生曰苗秀曰禾秀說文遲光武帝諱闕其義其釋采云禾成秀也人所以收从爪禾穗采或从禾惠聲羣經補義云禾成穗俗謂之出穮詩實發實秀實堅實好禾出穮而後堅好也爾雅釋艸謂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苗異於是邪疏以此章爲痛惜顏淵而發四書考異云此與上章未有通合之本章首別無謂顏淵進益之甚也顏淵字邢氏說恐由臆測然牟融理惑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禰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皆以此爲惜顏子邢疏本此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注〉釋文焉知〈簣〉後生儀禮云年少也新序雜事篇引此文焉作安於虔反無也字論語述何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言來日雖多不如今日之可恃後生不知愛日故卒於無㬎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簣〉大戴禮曾

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
以善聞則不聞矣卽此意也法言修身篇引曾子語同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
爲貴注馬曰巽恭也謂恭巽敬謹之言也聞之無不說者也
能尋繹行之乃爲貴也集解鄭曰繹陳也釋文法語之魚據反巽
及下同繹之音亦馬云尋繹也鄭云云〈箋〉巽音遜無說音悅注巽
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巽〈箋〉論語後錄云當作巽卦之巽易敘
言而說之之義歟於易巽卦曰旅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
象也故夫子云然繹陳釋詁文詩毛傳鄭箋同後錄云方言巽
自山而東謂改曰懌懌訓爲改比鄭義爲近懌俗字繹正字
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箋〉說繹郭璞方言
未如之何也已矣經讀考異云舊讀多從一句攷此以也字
斷句已矣別爲句已止也言止於斯而不可復挽也不曰如
之何
章同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釋文毋友音無
勿憚徒旦反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釋文奪帥〈注〉鄭曰匹夫
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後漢李陳龐傳論注〈箋〉孫武子軍爭
帥將軍可奪心帥當作衛陳橋傳論注〈箋〉篇三軍可奪
衛之假借字匹說文云四
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
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注〈鄭曰縕
絮也釋文衣弊於既反下同本今作敝縕紆粉反鄭云枲〈箋〉
也袍蒲刀反狐貉戶洛反依字當作貊也與音餘〈箋〉
敝說文袍下引作弊與釋
禰也絮釋文作枲誤陳鱣從類聚所引正之論語補疏曰玉
藻纊爲繭縕爲袍鄭注衣有著之稱纊今之新綿縕今之纊
及舊絮疏云好者爲綿惡者爲絮案爾雅禰卽袍也益有表
有裏又有著之衣若今人之綿袍也但古無木棉著皆以絮
爲之絮絲餘也蓋絲之亂者如今之絲綿是也鄭謂纊爲今
之新綿縕爲今之纊及舊絮者指漢本而言古以新綿爲纊
舊絮爲縕漢則以精者爲綿而麤者爲纊古今語異也論語
後錄亦云說文解字曰袍襺也以縕曰袍襺也襺乳絲也然則縕袍以亂絲爲之者貉說文作貊

云似狐善睡獸从豸舟聲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汗簡引古論語同高誘淮南子注貉音涸論語補疏云說文涸从水固聲讀若狐貉之貉重文作𧐊从舟聲而讀同涸涸音同貉者也

不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忮

害之詩也集解○釋文不忮之豉反馬云害也書云忮害(箋)忮很也很也韋昭漢書音義音洎不臧作郎反(箋)臧善詩雄雉傳文陳奐疏韓詩外傳云傳曰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又傳曰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兩引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韓亦詁忮爲害馬融注論語子罕篇忮害也不疾害不貪求言有德行者如此也鄭箋云不疾害不爲不善箋義微異論語述何曰恥不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爲不善箋義徵異論語述何曰恥不若富貴強者則有求慕之心故不能修身也經學卮言曰不忮不之心弱者則有求慕之心故不能修不求兩節當別爲一章言子路常誦言亦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二言亦詁之曰不忮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以其所取於詩者小故語述何曰是臧哉爭省舊注絕不與上衣敝縕袍於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注馬曰臧善也何足爲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爲聞譽自相蒙作疏者始以引詩爲義集解○釋文(箋)論語述何曰是既取詩辭何用不臧而後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柄鑒不可通也注疏本子罕篇三十章唐棣之華合於末可與權而牢曰自爲章故三十章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緝疑陸所見本多一章者正分不忮不求以下矣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注馬曰臧善也何復

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爲善也集解○釋文何復扶又反(箋)論語述何曰是道也兩句與子貢言無諂無驕未若樂道好禮同義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釋文後彫丁條反(箋)莊子讓王依字當作凋(箋)篇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某其幸乎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松說文云木也柏鞠也爾雅釋木作栢

子曰知者不惑注包曰不惑亂也集解○釋文知者音智

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

與權(箋)淮南子氾論訓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可以立也可以適道未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

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外者謂之不知權高誘注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立德立功立言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公羊桓十一年傳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後漢周章傳亦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論語後錄曰易繫辭曰巽以行權九家說以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經者常也權者權其輕重也是聖人履憂濟民之急行矣虞翻上易注奏云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誥（葡萄爽編也）者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又易家人上九象反身之謂也虞注謂三動亡之三成既濟定故反身之謂漸上九其羽可用爲儀吉虞注謂三變受成既濟與家人同義上之三得正離爲鳥故其羽可用爲儀吉三已得位又變受上權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宜无怪焉周易虞氏略例曰爻當其位經也爻不正而變之正亦經也變正爲不正則權矣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即易所謂反身也易繫辭傳巽以行權周易述云巽德之制故以制義鄭注月令云稱錘曰權故以行權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

不爾思室是遠而 釋文唐棣大計反下字（篆）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辭也林大內反偏音篇不亨夷狄而亨中國爲禮至邶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

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劉氏新論明權篇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也唐棣爾雅釋木詩何彼穠矣傳並云棫也晨風傳又云棣唐棣也據爾雅釋木詩常棣非唐棣也陳奐疏轉據晨風傳而引皇疏云唐棣棣樹也正篇唐棣也證棫爲棣之誤又以說文棫棠棣也謂棠當作常經義述聞又據藝文類聚木部引三家詩夫棫則當爲傳詩者之不同益三家詩作棠棣故以爲夫棫亦未可知非必其以常棣爲夫棫也慈谿姜宸英湛園札記乃謂唐棣一種棠棣常棣共爲一種古無是說皆非也惟段氏說文注又以唐棣常棣并爲一種今文師傳各異或毛詩之常棣三家詩今文也毛詩古文也古今文棫棠棣常棣爲夫棫也棲霞郝懿行爾雅義疏謂牟願相爲余言唐棣花白即今小

桃白也其樹高六七尺華葉俱似常棣其華初開反背終乃合并詩所謂偏其反而者也但其樹皮色紫赤不似白楊耳郭云江東多夫栘者差爲近之第說文以棣爲白棣故有以棣者然說文不言華則或指皮色言之栘也似白楊與郝氏說合偏說文云頗矣陳奐疏以翩爲偏之借字則與此偏其反而同義經傳釋詞云而者句絕之辭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釋文未之音味或作未釋文以作未者爲非惠棟校謂與檀弓末之卜也句法同經讀考異云近讀未者非夫音符一箋未讀以夫字屬上句箋弓末釋文一讀以夫字屬上句絕釋文一讀以夫字屬上句未之思也句絕釋文一讀以夫字屬上句末左傳僖二十四年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宣十二年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成八年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中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皆是則釋文當以後一讀爲是論語述何云夫子以思爲未思不欲褒咎於室誠之至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十七終

海甯蔣廷錫
善化劉鉅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十八　南菁書院

論語古注集箋十

鄉黨第十釋文凡一章

吳縣維城朗如著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注鄭曰恂恂恭順貌後漢傳王曰恂恂溫恭貌也集解○釋文恂恂音荀又音旬溫恭之貌箋孔子於鄉黨云孟僖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服虔注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濮讞禮記儒行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鄭注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孔子以魯與宋爲鄉則居魯爲鄉黨居宋亦爲鄉黨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鄉黨圖考曰陬邑者孔子父所治邑論語作鄹左傳作郰或作鄒一統志一故鄒城在鄒縣界內非鄒國之鄒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鄉在縣南六十里而兗州曲阜縣魯以山爲名故闕里在縣南五十里而兗州曲阜縣魯

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正義云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也圖考又云諸侯五十里內爲三鄉亦如天子之制鄉者舉其大名黨者舉其中所屬之一也孔子生魯昌平鄉闕里後徙居曲阜西南三里亦名闕里雖居國都亦曰鄉黨對朝廷言之也恂恂如也孔子世家潛夫論交際篇引並作恂恂無如也字索隱云有本作逡逡讀書叢錄曰隸釋祝睦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與索隱所見本同劉修碑其於鄉黨逡逡如也史記李將軍傳梭梭如鄙人漢書作恂恂並字異而義同維城案後漢書趙壹傳注引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注恂恂恭順貌義與恭愼近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注鄭曰便便言辨貌雖辨而謹敬也

集解○釋文朝直遙反篇內不出者同宗廟左桓二年傳廷徒甯反又徒侯反便便婢緣反辯也〈箋〉宗正義引白虎通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據此魯當五廟公羊傳穀梁傳禮記明堂位並以周公之廟爲大廟所謂大祖之廟也其二昭二穆當夫子仕定公時爲宣成襄昭也魯公廟公羊春秋謂之世室左傳穀梁春秋謂之大室皆不謂之廟至明堂位始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注謂世室者不毀之名也則皆不在五廟之數者也魯公伯禽爲魯始封之君其廟自當不祧而武公之廟則春秋書立武宮與煬宮桓公僖宮一例何嘗有不毀之廟者明堂位之言不足信也朝廷大宗伯注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朝士注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蓋皆以臣見君之所爲朝也廷說文云朝中也鄉黨圖考云路門外之治朝庫門外之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陛故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詹詹多人貌詳人公門節四明萬斯大與應嗣寅書辨諸侯三朝說與江氏同見儀禮商附錄或謂王制云大夫三廟魯語卿以下治官職于外朝治家事於內朝則夫子亦自有家廟私朝何必其在君者而去之謹敬尤在君之宗廟朝廷也便便史記作辯辯論語後錄曰古便與辯通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大傳作辯秩便辯聲相同互通鄭注與史記合維城案爾雅釋訓亦云便便辯也詩采菽篇平平左右傳亦云平平辯治也平平當卽便便之異文故釋文引韓詩作便便皆可爲訓辯之證潛夫論交際篇引作閒閒言唯謹也閒閒與便便形聲均不相近疑涉下文閒閒而誤爾經傳釋詞云猶而已也

言閒閒如也釋文侃侃苦旦反閒閒魚巾反〈箋〉下大夫上大夫論語釋故云侃侃如也與上大夫

司馬司空司徒下二大夫論語釋故云周禮大宰疏諸侯三卿司徒一小司空一小司寇司馬之下惟一大夫小司馬也卿與大

夫春秋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則卿爲上大夫其大夫皆爲下大夫魯之上大夫季氏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孔子爲司寇時季桓子叔孫武叔孟懿子也然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肸之後爲叔氏有叔老叔弓叔鞅叔詣叔還皆書於經則亦上大夫孔子時爲叔還也下大夫則孔子而外當爲四人臧氏世爲大夫其時則臧會子服景伯公父文伯皆爲大夫與夫子同列者也維城案左定十年傳孔子相公會夾谷使茲無還揖對齊人十一年傳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云申句須樂頎魯大夫觀鱷集疑與茲無還皆魯下大夫夫子皆嘗與言者但非在朝耳侃侃說文川部侃剛直也從仰仙古文侃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維城案此當是引先進篇子貢侃侃如也涉上文子路而誤漢時與閭閻連文者多作衎衎後漢書袁安傳閭閻衎衎漢碑唐扶頌衎衎閭閻論語無作衎衎者疑衎衎爲侃侃之借字閭閻說文云和說而諍也漢書萬石君傳僮僕訢訢如也師古曰訢讀與閭閻同謹敬之貌也

〔注〕馬曰君在者君視朝也踧踖恭敬貌也與與威儀中適之貌也

集解○釋文踧踖上子六反下子亦反〔箋〕踧說文云行平易也踖長脛行也也踧踖廣雅云敬畏也論語後錄曰踧踖與下與與同義詩授几有緝御傳以緝御爲踧踖之容雖敬而舒謂之踧踖歟踧讀若蹙踧蹙周道踖讀若鶺鴒大夫石踖與與說文解字懊趣步懊懊也從心與聲班固漢書敘傳曰長倩懊懊蘇林曰懊懊與行步安舒也懊懊應卽此與與字說文解字又有趜字云安行據此則懊與趜並訓行步而漢書有懊懊字與與當爲懊懊之省文詩楚茨箋與與蕃廡貌非此義

君召使擯〔注〕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也

集解○釋文使擯必刃反〔箋〕召說文云評也擯說文云儐導也從人賓本又作儐亦作賓皆同

聲擯儐或从手則擯爲儐儐爲正字論語後錄曰作儐是也書賓于四門鄭注賓讀爲儐儐舜爲上儐以迎諸侯讀賓爲儐故釋文云亦作賓皆同也君召使擯者聘禮曰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鄭注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周官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魯爲侯國當用四人夫子爲大夫當爲承擯也羣經補義曰孔事而鄉黨有使擯執圭兩章何也凡卿有事出境及他國之卿來則書於春秋大夫則不書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爲卿也孔子爲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書使擯而言之賓非君來當亦是大夫其傳辭君用交擯臣用旅擯而言左右手則夫子爲承擯兼傳出入之命是用交擯矣大夫聘

爲少聘不享而執圭章有享則似大聘矣葢春秋時大國尙侈僭靡不能如禮制也又曰史記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國之事也當時魯政季桓子專之孔子言之而季孫不違焉耳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擯是有賓客來重孔子知禮特使爲擯而兼相大夫當爲承擯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擯而兼攝上擯之事也揖所與立擯事也趨進及賓退復命攝相事皆上擯事也上擯當季孫爲之而使孔子故曰攝也聘禮疏亦言孔子攝上擯之事章首所以特記君召使擯也色勃如也

於孚下云舉也从夲人色也从子論語曰色孚如也又鞾色怒也从色弗聲論語曰色鞾如也知勃爲孚鞾之借字說文兩引之者論語後錄謂許君說古文論語或以古今文有異並載之歟維城案孟子萬章篇玉勃然變乎色趙岐注謂王聞孟子言而愠怒驚懼故勃然變色又公孫丑篇曾西艴然不悅注艴然愠怒色也經傳釋詞謂勃如猶勃然而趙注所謂愠怒驚懼與使擯義不相應足躩如也

然則勃如者其變色之通稱歟集解○釋文躩說文祇云足躩如也驅碧反盤辟貌

盤步千反字又作磐辟婢亦反從足矍聲不言其義盤辟論語後錄謂投壺稱盤還曰辟卽盤辟是盤之言盤旋辟之言辟易維城案鄭曲禮注云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璧

盤與璧相對葢猶大學篇心廣體胖之胖鄭注胖猶大也說文夸部有躩字云大步也从夸矍聲疑與躩義相近說文走部字多與足部相通夸部趨足頓也从足眞聲是趨躓可通也夸部踾喪辟踾从夸甬聲亦可通也皆其證義疏引江熙云躩速貌速亦大步之意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注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故衣前後則襜如也集解○釋文襜赤占反一俛音免

箋揖鄉飲酒禮注推手曰揖揖所與立論語釋故曰此交擯也主君在大門內中庭賓在大門外擯者出請事傳命于賓賓對反傳至主謂之一辭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賓對謂之再辭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賓又對謂之三辭三辭皆傳命出入三辭既竟乃傳命迎賓于大門內上擯納賓及廟門君揖入立于中庭儿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執玉擯者入告辭至三辭此時又當傳命時孔子尙在承擯中揖所與立也既三辭納賓賓入門中庭孔子攝上擯進相君君升堂上擯退立于入門右負東塾北面立惟上擯進相君時始經學厄言云周禮諸侯相爲賓交擯之臣相爲國客旅擯旅擯者臚陳賓位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負西塾北面立擯皆不傳辭也經言左右人揖乃交擯之事則兩君相見而非

聘使矣此所記其卽夾谷之會攝上相時歟禮說文云衣蔽前論語後錄曰爾雅曰衣蔽前謂之襜此言襜如者齊魯之郊謂蔽郤爲襜謂衣前後蔽如襜也趨進翼如也〔箋〕趨說文云走也禮記少儀補義云謂廟中相禮時行步向前左傳所謂公孫傁趨進王孫賈趨進是也聘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旋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也所釋之辭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時急遽行步必趨禮不言趨省文也論語釋故曰凡趨有二法一曰徐趨君之徐趨接武大夫徐趨繼武士徐趨中武其行皆足不離地舉前曳踵謂之圈豚行玉藻曰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又曰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又曰執龜玉舉前曳踵中武但身須小折而頭直于足正玉藻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又曰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此趨進是疾趨也翼說文作翼云趨進趨如也從夲翼聲翼當爲借字論語後錄引聘禮記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注〕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也〔箋〕禮經釋例曰聘賓問卿面卿及介面卿畢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注不顧言去公食大夫禮畢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注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論語注疏亦引聘禮經注釋之足徵鄉黨一篇與禮經相表裏非泛泛解譽聖人也論語駢枝曰此節記爲擯之禮舊說或以爲朝或以爲聘各據一篇殊爲拘執此通論擯相之事何分朝聘哉其以爲朝者益據周禮有交擯有旅擯諸侯來朝主國以交擯接之卿大夫來聘以旅擯接之問者曰鄭氏謂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故皇那云疏釋揖所與立皆以爲擯來朝之諸侯子獨以爲擯聘客何也曰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旅之言臚也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爲鴻臚之臚是矣而訓爲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葢不然也聘禮畢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事哉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釋文〕鞠躬公門洪頤煊禮經宮室答問云問天子五門諸侯三門鄭司農注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後鄭所以不從者朝士注云明堂位說魯公宮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

庫門者如天子皐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問近人又謂天子諸侯皆三門何也曰載東原說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宮有皐門有應門有路門不聞天子庫門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皐門應門皐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然證以經文大雅迺立皐門皐門有伉太王殷之諸侯本有庫雉路三門至是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太王殷之諸侯本有庫雉路三門至是遂定爲天子五門之制非謂其止此皐門增立皐門應門後世遂定爲天子五門之制非謂其止此皐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之庫門應門也明堂位庫門之雉門兼天子之應門其實天子五門門天子與諸侯同問庫門之制曰禮器諸侯之雉門兼天子之應門言魯之庫諸侯三門庫雉路三門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臺也爾雅閣者謂之臺禮器孔疏兩邊築閣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繹之於庫門之內庫門既可繹祭則其門堂之制記唯言路門應門容數而不及雉門庫當亦與廟門同考工記匠人明堂五室九室皆五門庫門雉門庫門之大與路門同也問雉門謂之觀又謂之闕其制可考否曰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者謂出廟門住也孔疏出遊于觀之上鄭注觀闕也及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大宰正月之吉乃縣治象之注于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孔疏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止縣治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史記魯世家築茅闕門以觀之謂之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古文作觀茅闕門即雉門之觀門之謂路門何以知其與廟門同制路門之容有幾曰考工記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鄭注乘車廣六尺六寸三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寸以燕禮證之路門門堂之制當與廟門則此半之丈六尺五寸以此半之丈六尺五寸是其總數路門廣十六尺五寸是其門相同廟門廣十八尺是也又謂之寢門檀弓自寢門至于庫門是也又謂之大寢門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鄭注大寢路寢也又謂之虎門師氏居虎門之左鄭注虎門路寢門也畫虎焉以昭勇猛又謂之畢門顧命二人雀弁立于畢門之內閽人鄭司農注路門一曰畢門賈疏言畢者從外而入路門爲終畢也問天子諸侯皆三朝其外朝所在曰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右肺石達窮民焉鄭注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小司寇鄭注又云外朝朝

在雉門之外者也是沿用鄭司農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之謂其實皆一朝也外朝爲司寇斷獄弊訟之朝槁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鄭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王制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鄭注正周禮鄉師之屬辨其聽訟異其死刑之罪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孔疏此外朝在皋門內庫門外大司寇以兩造禁民獄入鈞金三百乃致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其所謂朝皆是庫門外之朝間諸侯外朝在庫門外其說亦有徵否曰聘禮交擯在大門外大行人言交擯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所謂朝者即是外朝聘禮又云至于朝主人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鄭注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賈疏外門即諸侯之外朝故下云以柩造朝亦謂大門外爲外朝此皆諸侯外朝在庫門外之證是則諸侯庫雉路三門皆公門此言入公門惟外朝不與焉故有以公門爲庫門者論語竢質曰公門庫門也自外來入必先庫門是也有以雉門爲公門者羣經識小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也諸侯無皋應二門其庫門即郭門也路門以內即路寢雉門居其中縣象魏於此奇服怪民不得入此云入公門謂雉門也有以公門爲路門者論語後錄曰此言路寢門也位路寢亦有堂鄭注月令云大寢東堂南堂西堂北堂是階堂階也三說並通釋此三續以庫門內爲外朝又以升堂爲治朝皆非也戴震天子諸侯三朝三門考曰天子有皋應無庫雉無庫雉諸侯有庫雉無皋應陳奐詩疏據鄭司農周禮閽人朝士注王有五門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賈援經傳以證天子之有庫雉而諸侯之有皋應未及也維城案書大傳云諸侯之宮三門三朝其外曰皋門次曰應門又次曰路門其皋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朝則諸侯當有庫應而無皋雉而禮記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記皆言魯制則魯所謂庫雉者其即他國之皋應而如天子皋應之制歟其以制如天子皋應故獨謂之庫雉以避嫌歟其以皋門內爲內朝則猶以庫門內爲外朝誤甚論語騂枝以入公門公門爲即聘禮之入門案公君也本國之臣謂君門爲公門故曲禮曰大夫士下公門鄉國之臣來聘執圭而入廟門不得謂之入公門偏考書傳亦無謂廟門爲公門者公蓋衍字也聘禮記曰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正與此同經義述聞取之云包注謂下文過位過君之空位也鄭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皆承公字爲義則已衍公字矣鞠躬如也盧文弨龍城札記曰鄉黨篇凡三見舊皆以曲斂其身解之夫信爲曲身何必言如案廣雅翎翎謹敬也曹憲翎音邱六反翎音邱弓反儀禮禮記康成注引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曹氏之音與鄭注合是鞠躬當讀爲鞠窮乃形容畏謹之狀故可言如不當因躬字而即訓爲身今翎

翬二字廣雅皆譌寫賴有曹氏音猶可攷其本字即儀禮注今亦多作鞠躬亦賴有陸氏釋文張淏辨誤尚皆作鞠窮陸止載劉氏音弓則非劉氏皆讀如字張云爾雅鞠究窮也鞠蓋複語非踧踖之謂乎鞠窮字訓曲脊不云芎躬亦不引論語若鞠字實義蹐鞠也推窮也養也告也盈也並未有曲也一訓至史記魯世家翬翬翬如畏然徐廣音爲窮窮字少異而義未嘗不近也論語此三句下一則曰如不容一則曰氣似不息一則曰如不勝使上文是曲身亦不用如此覆解或云攝齊升堂鞠躬盡曲身且曲身乃實乎曰言攝齊則曲身自見正不必復贅言曲身也論語此三事而云曲身如更無此文法讀書脞錄拜經日記大略相同而此較詳論語古訓吾亦廬稿又引三蒼芎窮或論語本作翬見升堂節注鞠躬者敬慎之至是也韋經義證引魯世家注翬見作躬維城案包氏攝齊升堂節注鞠躬者敬慎之至是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釋文閾音況逼反 **箋** 云謂雉門也雉門有兩觀人將見君必謁使入白于君于於是乞立以俟之不中門者立于閫東閾外不當扉閫之中也論語釋故曰凡門兩邊立長木謂之閫門以向堂爲中東爲閾右西爲閫左繇礻禮礻戞礻酬酢似蝀東西各有中出入之法賓由閫右主由閫右臣統于君故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閫右也又曰聘賓公事自閫西賓禮也私事自閫東自比於臣也此中謂閫右之中謂儿尊者出入皆中門非尊者皆稍偏近閫故玉藻賓入不中門謂聘賓注云辟尊者所從也疏云稍東近閫由此可見出入者並不得中門則立可類推曲禮爲人子者立不中門疏云扉閫之閾尊者所行故不得當之然則不中門者辟尊者所行或曰謂人君多立中門而見人故中門爲虛位非也此章言朝儀以下文過位觀之則此門當爲庫雉立者夫子從大夫後待三卿至乃從入耳閾說文云門橛也下引論語此文古文閾作閫曲禮不踐閾注閾門限也孔疏踐履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儀禮士相見禮疏引鄭云立行不當閫之中央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注包曰過君之空位也 集解鄭曰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 禮記曲禮 **箋** 羣經補義曰人君每日視朝在治朝惟與羣臣揖見而已議論政事皆在路寢之朝故視朝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如治事無過位之事玉藻所謂寢釋服者也如有政事當議朝於內朝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玉藻所謂君聽政於路寢不視內朝者也鄉黨所記先視治朝後視內朝者也視治朝如也已言之故不復言也諸侯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非有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及聽

斷疑獄之事則不御每日與羣臣相見者庫門內路門外之治朝也此二朝皆平地無堂惟路寢之朝乃有堂有階羣臣之位在堂下有事當言於君或受命於君則升堂無事亦不升堂也既進言既受命則降階而復其堂下之位羣臣皆退然後出路門有謂內朝惟同姓得入異姓不得入此謬說也燕羣臣時不辨同異姓凡與君問對及侍食於君皆在內朝之堂非治朝也治朝所以無堂階者君出入必登車下車於路寢之庭若治朝有九等七等之階車馬如何升降故聘禮使者受命於朝無升階降階之事此主包義金榜書古文論語後曰曲禮曰下卿位於上卿位階降階之事此主包義金榜書古文論語後曰曲禮曰下卿位於上卿位注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上車入未至而下車正義曰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君揖之位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注請入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爾卿是也鄭故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爾卿是也鄭氏釋鄉黨過位爲卿大夫朝位在路寢庭正與下經沒階復位文義相屬論語後錄曰凡朝者必於廷位在廷左右爾雅曰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又云過位注請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又曲禮下卿位注云云君過且然況臣自過之乎並從鄭義

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釋文攝齊音資裳下也篇末皆同〈箋〉攝齊論語騈枝曰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難士冠禮攝酒注攝猶整也既醉朋友攸攝正義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陸賈傳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升堂論語釋故曰三朝惟路寢有堂魯七命堂高七尺階七等凡入內朝之禮當如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邇卿卿西面北邇大夫大夫大夫皆少進君升然後命之升其升則西階也此正朝也若燕見于君則士相見禮云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謂君在東則升東階在西則升西階亦或命坐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燕見在路寢堂也此章之義亦得包之禮記曲禮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拾當爲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以上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升階法也息說文云喘也喘疾息也維城案喘从口當爲氣之从口出者息从自說文云自鼻也當爲氣之从鼻出者說文鼾臥息也从鼻干聲鼸臥息也从鼻隶聲蓋人之臥也其息以鼻故臥息之字皆从鼻說文又云呼外息也吸內息也其屏氣似不息益謂若有吸無呼然禮記玉藻云氣容肅鄭注云似不息也士相見禮疏引鄉黨孔子與君圖事於廷圖事於堂論語古訓陳鱣云今經無此文集解無此注必是鄭注降說文云逞也逞通也**沒階趨進翼如也**〈箋〉禮經釋例曰聘禮記注引論語作沒階趨進則鄭氏所見本已有進字陸

北面士東面疏以爲在路門外正朝江永鄉黨圖考以爲下經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古者君臣謀密卿擯未知所之遠近則圖事命使當在路寢之朝後夕晞乃在路門外正朝士相見禮儿燕見于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鄭注君南面則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嚮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士相見禮又曰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賈疏曰亦謂反燕及圖事之法疏又曰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聘禮亦云君與卿圖事之時有此面法無常法也案疏稱聘禮云者約鄭聘禮注文稱鄉黨者約鄭論語鄉黨注是鄭以圖事解鄉黨與聘禮合也圖事之法面位無常故有過位之事過位則圖事於庭也升堂則圖事於堂也聘禮又曰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鄭注反位也此論語復其位之事士相見禮疏曰此庶人見君不趨翔論語是孔子行事而云趨進翼如也上下又引孔子之於執圭孔子於享禮爲證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

說不可從復其位踧踖如也箋說文復行故道也今通作復經學之位故稱其位論語釋故曰入必復門右北面之位俟羣臣出乃出降由西階至中庭乃東向復位進者進於位也其時君在阼階上東向則面君故又曰進而不敢不趨也音義以進爲行文未思位及堂塗之所訖復其位踧踖如也文次君召使擯章之後執圭章之前此謂將聘圖事之禮於堂也何以明之曲禮曰下卿位於門內臣之朝位升堂謂與君圖事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正義曰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案正義引注者鄭氏論語注文爾雅釋宮曰門屏之閒謂之宁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說文第八人篇位解曰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從人立鄭據古訓釋過位之位爲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至精不可易也所以知在路門內者燕禮大射儀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公降立卿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賈氏疏曰此是擬君揖位若邇之始過位也觀曲禮下卿位知君出入過位升堂爲圖事時者聘禮君南面而卿西面大夫

其文亦與鄉黨合因以論語入公門訖復其位爲卽行聘時事然公門之名非所施於它國聘禮賓入廟門而廟門非路門且入門左非門右公揖入入門每門每曲揖則無專位惟私覿揖入門右於此豫見則乖其事次執圭升西楹西則未暇攝齊義皆不與鄉黨相應聘禮注錯引此經乃舉事以見例不得混而一之學者守鄭論語本注爲宗可也論語發微曰鄭康成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本此法意推之知入公門以下並承君召使擯來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鄭注云內賓位也眾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接此知入門右正指上上也聘禮又云公再拜賓辟不答公入門也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北面西上三揖鄭注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拔此皆君揖之位也當公入立中庭賓立西塾君揖尚虛而擯者出入其閒卽論語過位之時也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鄭注云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及擯者隨之並而鴈行既入君入門介拂閾大夫中梱與閾之閒士介拂梱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介與擯者鴈行不出大門則入公門時無尊門在大門以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接立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鄭注云入門將曲揖按此皆君揖之位也當公入立中庭賓立西塾君揖尚虛而擯者出入其閒卽論語過位之時也

又有請命辭玉之事擯者乃有言故論語於此云其言似不足者聘禮又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鄭注云向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按此知聘禮擯者不升至堂上論語攝齊升堂謂堂階春秋時列國多事朝聘會盟不無意外之虞孔子世家夾谷之會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則聘禮亦容或有此故記此一節文言攝齊正言堂階之等而不更言堂上之等而不盡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當容知擯未升堂也下云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當讀沒階絕句蓋擯者升堂則不盡一等茲則又降一等由是而降至階下也聘禮又云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鄭注云賓升堂時方執玉手不能下云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上皆相公隨公而入至此擯此擯者單進故有趨鏘趨鏘牀與論語上文記趨進翼如也同事惟擯者有此一節也聘禮又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鄭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按此卽論語復其位一節也則入公門以下至此並記擯者之事上文旣述君召使擯一段此又述者弟子各述所聞遂類聚之以廣異說也惟聘禮於擯者不記升參言其變也後之說論語者謂記孔子常朝之事或又據聘禮記云賓入門皇升堂一事蓋儀禮言禮之常論語兼記升堂一事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以論語入公門之文亦是爲賓出聘事按賓升堂時方執玉手不能下

摳衣知攝齊升堂正是攢者又趨進一事亦賓所無以爲記聘亦不得實鄭注聘禮記有孔子之升堂云云亦引爲旁證非竟以論語爲孔子爲賓之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注包曰爲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也集解○釋文不勝音升爲君于僞反使所執之圭謂之璪反〈璪〉羣經補義曰人臣所執之圭度用偶數大國之臣八寸次國六寸若桓圭九寸信圭躬圭七寸謂之命圭臣不得而執也論語後錄亦云大夫聘執璪圭考工記玉人璪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聘禮記曰凡四器者惟其所賓以聘可也是璪圭以朝璪圭以聘二者皆君之三采三就璪圭二采一就命圭如不勝聘禮記云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故包以爲執持君之圭命圭以朝璪圭以聘二者皆君之圭也窮焉如恐失之也禮記曲禮曰凡執圭器執輕如不克鄭注重愼之也生君也克勝也正義郎引論語此文爲證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注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集解鄭讀下爲趨今從古釋文上時掌反又如字注同下如魯讀云云上如揖下如授玉一本作受玉曳踵章勇反〈篹〉上如揖下如授者禮記云執天子之器則平衡鄭注衡謂與心平此執圭上下之節如揖者謂周禮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上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鄉黨圖考曰孔子執圭上如揖與天揖推手小舉者相似此仍不過平衡也如授者說文云授予也圖考又曰凡獻物於人有不敢授者奠之於地臣奠圭圭壻奠鴈是也其有當授受者如凡杖弓劍禽鳥之類體敵者同面並受不敵者對面詔受其時身稍俯而手微下曲禮記授弓之儀云尊卑垂帨注帨巾也鞶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孔子執圭手有稍下時如之即行聘時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升堂授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皆有授時執圭亦如之耳論語後錄曰此言上而揖趨而授也魯讀下爲趨古而如通賈人啟櫝取圭授介介授賓執圭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升西楹東面注三揖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也記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而授歟此解魯論爲長鄭君用三揖既升堂將授志趨即趨而授歟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古文而不從魯論恐未是竝又案賓自執圭將事由閾右入門至致命止三揖三讓禮無煩重古禮揖可兼讓論語不言及讓是已又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衡者衡於心也天子高於心君則與心齊不言有二度以上下爲執玉高卑殆未讀聘禮及記歟勃如戰色禮記玉藻色容莊注

引此文正義色容莊者欲常矜莊勃如戰色不乍變動也維城案戰說文鬬也魯論讀上文下如授之下爲趨即聘禮記之將授志趨而聘禮記下文謂授如爭承戰爭爭鬬義並相近則以魯論意推之其即爲如爭承之色歟足蹜蹜如有循儀禮士相見禮云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注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武迹也舉前曳踵備躇跲也賈疏凡趨有三種有疾趨行而張足曰趨是也有徐趨舒武舉前曳踵是也玉藻記徐趨之節云圈豚行攴與此不同者文有詳略俱是徐趨也踧踖禮記玉藻釋文作宿借字攴玉藻云足容重注舉欲遲也踧踖如有循蓋其所以舒遲也

亨禮有容色〈注〉鄭曰亨獻也聘禮既聘而亨用圭璧有庭實也集解○釋文亨〈箋〉許丈反注同儀禮聘禮既受圭賓降出擯者出〈箋〉請賓陽奉束帛加璧亨庭實入設〈箋〉越呴呴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此亨禮也論語釋故曰用圭璧鄭氏乃概言亨禮所用其實魯聘諸侯亨用璧琮不得用圭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注云上公及二王後亨天子用圭以馬亨后伯子男亨天子璧以帛亨后琮以錦璋以皮駐牌〈箋〉鼈馬侯伯子諸侯相朝公侯伯皆以璧帛亨君琮錦亨夫人子男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至聘于天子諸侯皆用琮玉減二寸然則魯侯爵聘于天子諸侯亨用璧帛亨王后夫人皆琮以錦琮

璧琮皆六寸也聘禮記曰凡庭實皮馬相間可也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注云貨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幣謂束帛也受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亨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有容色者聘禮記云及亨發氣焉盈容是也經學厄言曰禮與亨爲二事禮者謂主人以醴禮賓也聘儀既聘乃亨亨乃禮既禮乃私覿私覿愉愉如也〈注〉鄭曰覿見也集解○釋文私覿直歷反見也注同愉愉羊朱反既也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

反見也賢〈箋〉說文無覿字論語後錄曰覿字从賣賣字从卖遍反下同〈箋〉齒即哇之古文或覿即齒字歟但無可據證耳論語嵇質作儥曰說文解字云儥見也从人賣聲陳鱣亦云當作儥聘禮賓覿奉束錦總乘馬入設賓奉幣入門左公揖讓如初升公再拜賓退振幣進首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牽馬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馬以從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授士受馬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衆階升再拜稽首降出此賓私覿禮也鄉黨圖考曰私覿之束錦乘馬亦是公家之幣但對亨禮爲私耳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蓋謂從君於鄰國而行私覿爲非禮非謂當時大夫私覿賓若私獻將命可知覿之後更有私獻而非覿聘禮記曰夫僭於邦君有庭實旅百加亨禮也論語釋故曰聘禮記曰

私禮矣禮經釋例曰覲禮享後無覲者諸侯親見於天子享時已申其敬無緣復有私覲也聘禮享後有覲者享是聘賓致其君之命至覲時聘賓始得自申其敬葢聘賓代君行禮故享後別有私覲與覲不同也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此言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無私覲也又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鄭注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此言大夫奉使出聘則有私覲也又云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孔疏覆明從君而行不敢行私覲所以致敬於己君也此申言朝覲大夫執圭而使不敢私覲也今以大夫私覲非禮之義非謂大夫禮經證之鄭孔之說與經合檢愉愉聘禮記私覲愉愉焉注容貌和敬說文云愉薄也下引論語此文則更廣異義非相承也與嬾通故說文解字曰薄續引此文四書考異曰愉古字維城案說文引論語上疑脫一曰顏色和也字以鄉黨此文說文有容色一例禮記祭義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愉色與和氣婉容並舉則訓色和當爲古義戔注乃泥薄也一訓解爲薄樂恐非論語駢枝云自入公門以下至此總記聘問之事復位以上通論聘享時出入升降之節執圭以下以聘享私覲分析言之邢氏誤斷爲二遂以上一節爲趨朝之容下一節爲聘問之禮案正朝在路寢門外無所爲過位升堂之事內朝在路寢庭非日接羣臣之地雖朝公族亦不升堂參驗並爲乖錯矣聘禮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爲執圭入門鞠躬爲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覲愉愉焉入門主敬升堂主慎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注云謂聘客也足與此篇所記表裏證明鄭君注聘禮記具引論語之文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則亦以爲聘問之事可知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庭之位也復其位者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內接西塾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即中庭之位俟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爲節而色勃如足躩如事彌至容彌蹙也有揖讓之禮即有應對之辭故曰其言似不足者過位一條在入門之下升堂之上亦其次也攝齊與摳衣不同攝者收斂之言整飭之義弟子職曰攝衣共盥又曰攝衽盥漱義與此同聘享每訖即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復其位所謂出也餘互見上文入公門攝齊升堂條

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注 鄭曰紺緅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以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爲純緣也皇疏褻衣袍襗也詩無衣王曰褻服私居非公會之服者也皆不正褻尚不

集解○釋文紺古暗反緅莊由反考工記云
衣正服無所施五入曰緅字林云帛青色也句反緣也說絹
反婁服息列反（婁）紺說文云帛深青揚雄云色無緅字潛研堂答問論
語後錄左海經辨並據孔注一入曰緅緅者三年
練以緅飾衣謂爾雅一染謂之纁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孔
本古文必作緣不作緅而以此作緅者爲今文維城案孔本
果作緣則說文緣字注何以但云帛赤黃色一染謂之纁再
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不引論語此文卻雖說文無緅字似
引論語此文卻雖說文無緅字似
入爲緅注鄭司農讀纁爲緅緅者三年
屬可疑然攷工記鍾氏五入爲緅注鄭司農讀纁爲緅緅者三年
作緅鄭司農卽鄭眾傳費氏易毛詩周禮左氏春秋者其所
傳皆古文則所引論語亦必古文諸家皆惑於僞孔而以作
緅者爲今文非也鄉黨圖考曰紺緅皆赤黑之閒色緅又黑
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非其正色也飾必用正色深衣篇
云具父母大父母存冠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
以素曲禮云父母存時宜純以青母
緻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
子少孤而母存時宜純以青母
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孔
沒則唯純以素紺緅不以飾
沒則唯純以素紺緅不以飾
蓋猶紅紫不以爲褻服也左海經辨曰古者衣正色裳閒色
故士黃裳纁裳禫裳可也閒色非不可用士冠禮爵弁鄭注
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考工記
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考工記
爵言如爵頭色也周禮巾車注雀
鍾氏鄭注緅今禮俗文作爵言
黑多赤少周禮地官序官掌染草注染草蓋蒨象斗之屬其
掌染草注云染草茅蒐藁蘆豕首紫茈之屬疏云藍以染

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大司徒土會之法山林其植物宜皁
物先鄭以爲皁栗柞栗之屬說文栩其實皁一曰樣爾雅釋
木栩杼櫟其實梂陸璣毛詩疏云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
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此木染之證
也爾雅釋草勤鼠尾郭注可以染赤
茹蘆茅蒐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皁
貌此草郭注可以染紫一名茈荂說文藍染青草也此草染
之證也攷工記鍾氏掌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溍而
漬之周禮天官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
鄭注云攷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閟矣染夏者
染五色是鄭意以染絲帛如染羽法用朱湛丹秫不用草木
盎草木染者可施之他物祭服等則當以丹秫染也禮記玉
藻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左
紫衣狐裘太子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杜注紫衣狐裘人君之
服可見春秋時人君正服多用紫孔子惡紫之奪朱以此緇
緅紫類祭服之玄之色卽爵弁之色何謂閒而非正緅爵聲
相近說文無緅有纔云帛爵頭色一曰微赤色如紺纔淺也
讀若讒从糸毚聲然則纔亦緅字也溧陽周柄中據禮記深
衣篇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
以素謂紺緅非纁又非青紫於盡飾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
不用此說是也爾雅一染謂之綠再染謂之縹三染謂之纁
攷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其義相同攷工記無

四入六入之文鄭君約之以朱爲四入玄爲六入禮注疏並云以纁入黑則爲紺以紺入黑則爲緅鄭君注云纁再染以黑則爲緅緅復再染以黑乃成緇元謂此同色耳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歟蓋鄭君據禮推而知之也鄭君以紺緅色淺紅紫色斁故不用爲飾及褻服也維城案說文紅帛赤白色紫帛青赤色合之紺帛深青揚赤色纖帛雀頭色周禮巾車注以爲黑多赤少然則四者皆兼有赤色紺緅爲青勝於赤紫故類於祭服之玄有赤色紺緅爲青勝於赤紫爲黑勝於赤故類於祭服之玄紅爲赤白相兼是赤之淺者說文云絳大赤也纁淺絳也故類於祭服之纁也纁說文云私服論語釋故曰褻服私居服非於公會之服深衣以下是也玉藻纁爲蘭編爲袍褶爲綢帛爲袷也玉藻纁爲蘭編爲袍褶爲綢帛爲袷袍者爲稼衣皆衣裳相連爲之餘互見下文褻裘脩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逆反邐葛袗

暑說文云熱也袗絺綌注袗單也孔子曰下引此文云爲其形褻孔疏形褻爲肉露見也袗玉藻作振鄭注振讀爲袗袗禪也禪單義同維城案袗說文云玄服从衣今聲稹袗或从辰疑玉藻本作或體之稹稹振形近傳寫訛爲振耳說文訓爲玄服者益非解此袗絺綌之袗也絺綌說文云絺細葛也綌麤葛又云絺綌草也詩葛之覃兮傳葛所以爲絺綌又曰精曰絺麤曰綌孔疏引曲禮云爲天子創巫巾以綌諸侯巾以綌玉藻

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精曰絺麤曰綌表說文云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故凡上衣統謂之表也論語釋故曰古者服絺綌與服裘同皆先著親身之衣親身之衣冬則加裘夏則加絺綌春秋則加袷禪又其上加袗表之上加正服疏此論語釋文訓爲玄服者益非解此袗絺綌之袗也絺綌者未有無裏衣亦未有無上衣者也然此與下節並是論袗有無表裏之事以袗表絺綌而著其色如絺綌黑則袗衣表絺綌而出之者謂以袗衣表裏相稱故曰出之玉藻袗絺綌不入加絺衣白則加素衣表裏相稱故曰出之玉藻袗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可知袗絺綌與表裘一例皆謂不加袗耳知袗絺綌與表裘一例皆謂不加袗耳袭凡裘葛之上加袗衣袗衣之上加衣也又曰古人服有袗袭正服袗者開正服之前衿袒其左袖而露其袗衣以正服之衣也亦曰襢袗故聘禮注云袗者免上衣左裼插諸前衿之右也亦曰襢袗故聘禮注云袗者免上衣左裼插諸前衿之右也袗拽其正服袗衣不見則謂之襲也見袗衣凡襢袗者左也若袗拽其正服袗衣不見則謂之襲也

與裘葛同色裘葛又與正服同色欲其上體稱也履與裳同色欲其下體稱也帶亦象衣舄亦象裳故袗衣必正服同色江曰古人服制衣與冠同色欲其上體稱也履與裳同色欲其下體稱也帶亦象衣舄亦象裳故袗衣必著韠亦象裳故袗衣必象上服使內外稱又曰玉藻裘之袗

也見美也君在則袗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袗弗敢充也又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充也又曰禮不袗葢古人行禮至盛則袗飾也服不充飾也不袗葢燕居不文飾則襲而不袗袗之襲不文飾也燕居不文飾則襲而不袗以襲爲敬至於燕居不文飾則襲而不袗袗之所非敬事不敢襢袗是也扤燿黼黻

論語古注集箋十

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　儀禮既夕記疏引云諸侯視朝之服　禮記玉藻正義引云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爲裼素衣麑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豻裘絞衣爲裼

詩羔羊正義　禮記玉藻正義引視朔之服狐裘取溫裕而已　禮記緇衣正義引

義士冠禮疏並引視朔之服　禮記緇衣正義

衣也裘說文云皮衣也羣經補義曰虞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傷其皮則毛將安傅以此推之知古人服裘毛向外也向外則裘外必有裼衣羔說文云羊子也素白緻縮也麑外聞以羖麑皮爲爲裘者則麑爲正字麑麑麑韋昭注鹿子曰麑是麑古通用麑爲借字然魯語云獸長麑麑黃說文云地之色也狐祿獸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邱論語釋故曰緇衣緇布衣緇衣羔裘則上服朝服及玄端也朝服者玄衣素裳諸侯日視朝君臣同服之大夫以爲祭服玄端者玄衣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諸侯之臣夕於君及大夫視私朝之服士以爲祭服玄端皆以十五升布爲之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飾服玄端也凡裘君用純臣下之故裘飾異皮麞疑詩羔裘豹袪羔裘豹飾是也夫子之裘當是豹飾又曰朝服之上有爵弁服大夫則有玄冕服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士大夫也蓋玄衣之裘玄衣謂玄冕服及爵弁服皆玄衣纁裳也然則夫子宜有玄綃衣狐青裘論語不言文

緇然論語後錄曰衫同也讀如兄弟畢衫玄之衫言衣與裳同之義說文玄服也孟子被衫衣注畫衣也儀禮士冠禮兄弟畢衫玄注古文衫爲均此當兼均義疏所謂暑同單服是也秋槎雜記曰士冠禮兄弟畢衫玄注衫同也玄者玄衣玄裳古文衫爲均士昏禮士從者畢衫玄注衫同也上下皆玄也案此則衫緇裕衣裳同緇裕也禮臣言臣朝服入朝雖暑不著緇裕玉藻振緇裕不入公門以上褒袂等例之當指上非列采文義與喪大記同謂斂衣也喪大記稱斂衣曰袍必有表不禪下云緇裕絅不入正謂三者皆禪緇裕無有不禪不必以衫爲禪又或以衫爲女則冠昏皆爲畢女玄矣成何文理表者對裏之言謂緇裕之服必有裏衣使緇裕表出當指深衣深衣裳不殊亦得言均若玄端以上禮服又不得用緇裕皇疏本作必表而出無之字謂古人裘葛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客皆加上衣當暑衫緇裕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四書考異曰依皇說末句應無之字且如是說則衫緇裕可單出所記尤成類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

黃衣狐裘　釋文緇衣側基反麑米倪反鹿子也　注鄭曰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　詩羔羊正義　周官司裘疏引云君

不備耳又曰素衣白布衣
十五升布衣積素以爲裳
聘禮君臣皆皮弁服又大
弁服之裘狐白裘錦衣以
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
麑裘青豻褒絞衣以裼之
麛卽以爲褻裘也麑之言
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
而索饗之謂之蜡其祭皮
送終也既蜡臘先祖五祀
民其服黃衣黃冠故郊特
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祭
木黃落是也臘祭黃衣其
柔細最深煖也故爲良裘
裨羊之裘淮南子齊俗訓
之裘墨子兼愛篇昔者

臣裨羊之裘韋以帶綫攷
羊至三歲則齒極長其毛
惡衣與麤布之衣相配玉
不裼而羔爲羊于卽用之
麑爲鹿于則用之於皮弁
羔玄衣之裘玄衣二字爲
以爲玄端之裘者羔合鄭
衣羔裘鄭注云君之視朝
大夫助祭於君玄冕也卽
也卽知爵弁用羔裘君臣
裘此外惟玄端不見所用
之裘卽爲玄端之裘無疑
弁之裘然則卿大夫士助
青裘不用羔裘矣何以論
君之服乎鄭必不自相刺
矣熊氏說解玉藻注玄衣
六冕若皆用大裘鄭注有
以小祭與冕天上帝同服
注云大裘同者玉藻云禮
裼謂祭天也孔疏大裘則
弁朝服雖亦用羔裘而於
羔裘之上加裼衣裼衣之

服卽異於天子之大裘不裼矣至鄭注大裘之上加玄衣蓋僅於裘之外加玄衣衣之內更無裼衣卽玉藻所云大裘不裼也與玄冕裼裘迥異而孔氏謂大裘與玄冕無殊尤未深攷玉藻注玄衣二字未明著何服故熊氏意爲六冕及爵弁之裘而鄭論語注以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用羔裘則爵弁之用羔裘論語注有明文矣故一以彼注爲斷又孔玉藻疏謂六冕及爵弁之裘用狐青裘而詩羔羊之革疏又謂六冕與爵弁服同用黑羔裘則仍從劉氏之說矣又案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疏論語注云緇衣祭於君之服者謂助君祭朝服而祭也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也今考諸經傳注載卿大夫士助祭之服無用朝服者攷疏謂朝服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全無根據疏曰鄭注論語云君之視朝之服若然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朝服冕服於君之服若然卿大夫助祭用羔裘卿大夫士弁冕用羔裘祭服同服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卽是君臣謂卿大夫士助祭冕弁服同服羔裘最善體會鄭注但羔裘必以緇衣爲裼故賈儀禮疏云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此云緇衣羔裘爲色者則爲緇字據帛爲緇卽爲緇布衣若卿大夫以冕弁助祭上服絲衣而裼用緇布衣卽是以布裏帛矣於制未合但鄭注所云緇衣羔裘亦卿大夫士助祭於君之服不指玄冕爵弁不知以帛裏布非禮也本謂中衣不謂裼衣卽以緇衣攷之據布爲色爲緇字卽據帛爲色亦或爲緇字國策令尹子文衣緇帛及麑裘之衣

呂氏春秋淫亂篇及子華子神器篇昔吾所亡者紡緇也管子七臣七主篇夫男不田女不緇注云緇繒此皆以緇爲帛也均不作紂衣可知紂衣亦得名緇衣然則卿大夫上冕弁祭服以緇衣裼羔裘蓋用緇帛也故鄭於緇衣羔裘之下注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也又攷禮不特冕弁絲衣其裼衣亦多用帛卽朝服布衣其裼衣亦多用帛玉藻君子狐青裘玄綃衣以裼之又論語素衣麑裘攷狐青裘玄端之裘也狐白裘及麑裘皆皮弁之裘也玄端皮弁上服布衣以玄綃錦衣素衣爲裼則是上衣用布裼衣多用帛也蓋裼衣與中衣不同中衣爲裏衣與褻衣相近上衣用布則中衣必不用帛也自孔穎達誤以以帛裏布非禮也二語爲指褻衣遂謂上衣用布則裼衣不得用帛不知玉藻以帛裏然則錦衣素衣何以裼之論語素衣麑裘所云素衣謂皮弁服之衣麑裘所云緇衣緇衣卽朝服之裼衣服之上服也論語緇衣羔裘所云緇衣羔裘則必緇衣諸侯被羔裘被羔裘則同於在國視朝之服矣非制也左氏昭二十九年傳公賜公衍羔裘申論審大臣篇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衣十五升朝服之上衣也又曰越絕書吳內傳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被羔裘則同於在國視朝之服矣非制也左氏昭二十九年傳公賜公衍羔裘申論審大臣篇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

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爲之謠曰素韠羔裘求之無尤羔裘素韠則朝服素裳也此亦朝服羔裘之證也韠非子外儲說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貞大夫也其儉偪下放羔裘於司裘爲貞裘孫叔敖以爲朝服之裘正合禮制而韓非以爲儉偪下則韓非子之時風俗夸靡不以羔裘爲上故指爲儉服也漢書貨殖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謂狐貂貴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然則賤羔裘後世之制不可以此疑禮經也晏子春秋雜下篇及說苑臣術篇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以朝所謂衣緇布之衣則朝服緇衣也而用麋鹿之裘不衣羔裘則降於貞裘矣或以示儉非常制也麋鹿麋鹿荒又曰詩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箋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其必以狐裘爲黃衣狐裘者蓋黃衣狐裘祭服也鄭欲釋小序好絜衣服則服祭服以朝乃爲好絜今放小序謂檜君逍遙遊宴不能自强於政治則變易典制輕重任心不僅在好絜衣服也放玉藻卒食玄端而居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注諸侯玄端以燕王制一命卷疏天子諸侯亦以玄端燕居詩所謂逍遙乃燕居時也又放羔裘如濡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詩狐裘蒙戎疏及司裘疏皆以狐蒼裘爲玄端之裘然則此詩所云狐裘以朝爲狐蒼裘也蓋緇衣羔裘視朝之正服玄端狐青裘燕居之正服今檜君燕居反服朝服故詩人以羔裘爲刺視朝反服燕居之服故詩人以狐裘爲刺言其重所輕輕所重也如謂檜君好絜衣服故服祭服以朝不知息民之祭於祭爲輕黃衣狐裘亦祭服之最輕者服以視朝未足以炫盛飾也詩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疏謂庶人得服黃狐之裘非貴服也然則檜人所服之裘明矣素衣麑裘皇君視朝欲侈盛服必不服庶人所服之裘非貴服也然則檜疏素衣謂衣裳並用素也麑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君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爲裘也故檀弓曰鹿裘橫長袪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鄭玄注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弁服釋例云皇以素衣麑裘爲凶荒之服非視朔之服與鄭異義蓋皮弁服有二一是白布衣素帛以爲裳乃諸侯視朔之服一是衣裳皆用素帛此大蜡時送終之禮凶服也觀詩羔裘豹袪皇以素衣麑裘既名素衣則衣裳皆素與郊特牲之皮弁素服同故云凶荒之服也不指裘上之褎衣非指褎衣上之正服也論語此節緇衣素衣黃衣皆正服仍衣白布也故鄭以爲視朔之服皇氏易之非也又曰羔羊之革疏諸侯視朔君臣用麑裘聘禮褎降立注引論語云素衣麑裘則麑裘用之聘朔皇以麑裘爲凶荒之服惟較輕於大鹿之裘玫韓子五蠹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

服養不虧於此矣然則麑裘乃最下之裘皇以爲凶荒君所服之裘似亦有據竊以古今文質不同古以狐白麑裘爲上故天子以朝諸侯以朔韓子之世至以麑裘爲監門之服則世風之變也皇氏固不得據後世以疑周制也又曰韓詩外傳孔子曰暘爾何如對曰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據聘禮當云皮弁此云縞冠者皮弁色白縞冠以象其色用皮用縞有異耳縞冠素衣非吉服也卽司服所謂素端聘服用此不合禮制又攷素衣卽素積素韓詩外傳所謂素衣其卽謂皮弁服之兮箋以素衣釋素裳韓詩素裳歟黃衣狐裘弁服釋則有黃衣狐裘孔疏以爲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息民大蜡同其事相次故箋云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黃裳及緇衣注皆云黃衣則狐裘夫蜡連及之但攷狐裘黃黃裳之服而裳之服攷黃衣息民之服而裳云夫蜡之後日而實統於蜡故鄭氏於息民爲蜡矣蓋息民雖在大蜡之後言蜡月令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祀據疏天宗公社門閭謂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而注通云此大蜡之祭則息民亦得名大蜡非第如狐裘以朝疏所云連言之也論語黃衣狐裘皇疏此服謂蜡祭宗廟五祀也歲終大蜡報功象物色黃落故著黃衣黃冠也亦通以息民爲蜡蓋本鄭狐裘黃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所謂大蜡之服猶云息民之服耳解此則黃衣狐裘雖得並稱大蜡之服而與大蜡之皮弁服究未嘗混也凌廷堪黃衣狐裘說曰論語鄉黨篇緇衣羔裘云云邢疏以緇衣爲朝服素衣爲皮弁服皆是也惟黃衣狐裘以郊特牲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當之爲不倫詩羔羊素絲五紽正義曰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然則黃衣狐裘者韋弁服也韋弁服陳氏禮書以爲卽爵弁服是也按弁服之制有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玄端三也玄端卽朝服也士喪禮陳襲爵弁服也皮弁服二也玄端衣三也賈疏謂緣衣則玄端又連衣裳是緣衣卽玄端之不殊裳者也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一也眡朝則皮弁服二也凡甸冠弁服三也韋弁服卽爵弁服也素衣麑裳皮弁服也以論語考之緇衣羔裘朝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儀禮周禮先鄭爵弁服者應去爵弁服而忽雜以黃衣黃冠之野夫草服黃衣狐裘之爲韋弁服詩正義已有明文而世但知宗邢疏故申之如此難者曰儀禮既有爵弁服又有韋弁服自是二服不可如陳氏說以韋弁服當爵弁服以爲緇衣韋弁服也答曰韋弁服卽爵弁服但異其衣耳其弁則同當依陳說也鄭注爵弁服以爲緅布衣司服注又以爲緅韋衣是鄭亦無定說今考禮

器所謂士玄衣纁裳者指冕服而言也禮之通例弁服則衣與冠同色不當用緇又皮弁服上下同色則爵弁服亦當上下同色蓋用纁衣韋弁服其衣不同故名亦隨之而異猶之緇衣素裳爲朝服緇衣玄裳爲玄端其實皆一物也難者又曰纁衣非黃也何以謂之黃衣答之曰此禓衣非正服也禓衣黃取其與正服相類也周禮司服鄭注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賈疏云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玄坤爲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故以纁色爲名也是纁與黃相類又論語三者並列其服宜相當乃緇衣羔裘大夫士以爲朝服而助祭於君及自祭家廟皆服之素衣麑裘以爲視朔之服而聘問鄰國及大蜡之祭與大學始教祭菜皆用之又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亦服之麑裘止有息民之祭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緇衣素衣麑爲上弁次之冠又次之冠皆用玄等服並列乎古人之服冕之祭冠與衣皆用黃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又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鄭注云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夫冠以法天故色而不象天與法象相悖必爲古人之必取乎玄黃冠乃象地而下黃落別有取義故不爲朝祭聘享諸侯之人所賤也此特以象草木黃落之中與祭者皆田野草服之典禮之正服其禮行於草野之中

賤可知也或謂臘祭先祖五祀其祭非輕其服不賤不知月令臘先祖五祀與周異周之蜡祭饗先嘗司嘗等八神而於蜡之餘又作息民之祭其四方百物之神也蜡之祭天子諸侯主之而息民則使有司行事蜡以報成之功而息民以輕賤之服而與諸大禮之重服類聚必不然矣竊謂黃衣狐裘韋弁服也玄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亦以爲衣裳韎爲赤黑色玉藻云一命緼韍鄭注緼韍赤黃之閒色也士冠禮韎韐鄭注緼韍所謂韎也士皆赤韗以靺韋爲之兵事用以闢兵所以闢火也掌皮弁則弁用赤色亦可以法天非如黃冠之金象地也上服赤黃色其內之裘宜用狐黃裼之宜黃衣詩羔羊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自公退食象衣色故也裘四年傳云臧武仲使告孟孫且請曰紓公之怒我於負瑕將殺之臧賂守者以弁冒絰而逃守者以告公公使讓之對曰不敢忘君之嘉惠以徼福於先臣臣之罪戾不敢逃死敢告不能治其業而煩君討臣之罪不敢逃刑抑臣聞命矣臧氏之守龜不足以辟邪敢請其鄙邑

（上脫服玄端皆蓋狐以白爲上狐青次之狐黃又次之諸禮服以玄端爲卑諸裘以狐黃爲下正自相稱冕弁朝服之裳皆一定韠韋舄韎韋靺韐弁服惟玄端之裳不一故裘亦不一玄端禮服之下者裘可不必與上服相合而裼必與裘同色玄端服之狐黃裘亦裼也詩言行歸于周必非黃衣而祭之時禮記緇衣引此詩鄭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失之矣其詩箋則云冬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是以爲燕居之裘矣此說亦非孔疏以此狐裘爲庶人之服謂狐之黃者多故庶人得服之不知經文明指爲士小序言古者長民衣服不貳當是爵爲士者非庶人也孔爲此說者以此章臺笠緇撮是庶人之服故也然鄭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衣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其非庶人之服明矣末章言充耳琇實此豈庶人之所得有邪狐黃裘非庶人之裘則必爲玄端服之裘矣大夫士以深衣燕居亦當用狐黃裘韎韐也檜風云羔裘逍遙狐裘以朝鄭氏以此爲黃衣狐裘箋云諸侯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服朝是其好潔衣服也不知此詩之意謂以朝服燕燕狐青裘大蜡之餘黃衣黃冠而祭非必諸侯親之也孔疏謂知非狐青者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麤裘之屬然則狐青人功麤惡之裘檜君好潔必不服之不知功裘對良裘乃是人功多故謂之功功裘統諸裘言之羔裘亦在其中鄭注非是然以狐青與麤裘並舉麤裘爲皮弁服之裘其裘自貴豈得謂狐青麤惡邪考狐青爲爵弁服之裘裼以玄綃衣傳君好絜所以服之若狐黃裘乃裘之賤者檜君必不服之也然則狐裘以朝非黃衣狐裘明矣又曰或曰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皮弁服本白下又云素服者明非常此卽司服大札大荒素荒素服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同而而言良裘爲王之裘其裘甚美若天成者故謂之良功裘爲

也其黃衣黃冠下云黃冠草服也又云羅氏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然則此黃衣不可爲狐裘上陽衣亦猶素服送終不與尋常皮弁服同而說論語者非矣玉藻言君衣狐白裘非盡狐白也下云錦衣狐裘是矣檀弓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左傳藏之狐裘幽風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皆是矣豈必息民用之下云狐貉之厚以居則爲私居之裘審矣下言其用此辨其裼以玄綃衣傳君好絜所以服之若狐黃裘乃裘之賤者飾宜有裼矣以其私居褻裘故序二者在下而下文卽云褻裘之制褻裘長短右袂釋文袂（箋鄉黨圖考曰褻裘則狐貉之面世反）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宜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欲其文其毛當與褻服之狐裘異褻裘長則禮服之裘宜短以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褻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卽所以襲裘者犬羊之

裘不褐則褻裘亦不褐也論語釋故曰褻裘之外服深衣又禮記袍必有衣褎衣所以表袍者既以表袍則亦得以襲深衣又云表裘不入公門則褻裘亦必有表之者褻裘長說文引作紹衣長維城案下文狐貉之厚以居鄭注謂在家以接賓客王肅以褻服爲私居之服狐貉服於私居即褻裘江說是也第既記長又記厚鄉黨何獨詳於褻裘耶許君所偁爲古文論語此褻裘當从古文作紹衣與下寢衣爲一類說文紹下無釋義疑古通用褻禮記檀弓注褻衣非上服足利本上作正見山井鼎七經攷文論語後錄曰紹衣者釋詩與子同袍箋云釋紹衣近污垢是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或謂之鄙袒或曰羞袒亦以紹爲褻惟段氏據玉篇廣韻補注云乃蘇州人所謂勤著許引論語紹衣長衣之長也論語恐非袂說文云袖也短右袂者同音假借不以爲古文論語釋故云凡衣之制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與身正方又加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深衣曰袂之長短反諸己之及肘謂肘以前反諸己之得尺二寸玉藻曰長中繼掩尺謂長衣中衣又繼深衣之尺二寸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釋文長一

直亮反注鄭曰今小臥被天官玉府疏箋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許鄭義同潛研堂答問曰被以掩身故取其長論語稽求篇曰寢衣即被誰無寢衣而曰必有何也曰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半者寢衣所同

長身而過半則子所獨也此猶上文褻裘長短右袂褻裘所同褻裘而短其右袂則子所獨也短袂適用長被適體一短一長皆屬異事故兩節連記之又曰衣者晝之被被者夜之衣也惟晝被專偁衣故夜之所衣必加寢字以別之求古錄曰此當在必表而出之之下不用被非謹疾之道惟君子必有寢衣其長一身有半說文云衾大被則寢衣當爲小禪被也裯爲禪被則衾爲禪被可知蓋禪而小者曰被曰寢衣爲複被可知蓋禪而小者曰被曰寢衣其複而大者曰衾裯褥也惟爲當暑所用故不言衾而言寢衣也若非言當暑之事則被者人人所有也而曰君子必有之不可通矣鄉黨一篇敘事皆有次第各從其類而不紊今於褻裘長狐貉之厚中閒忽插入寢衣殊爲不倫若移此二句於當暑三句下則絺綌寢衣皆爲當暑所用既以類相從而不亂其序而不亂矣說亦可通

狐貉之厚以居注鄭曰在家以接賓客也○釋文貉戶各反箋說文貉作貊下引此文詩豳風正義禮無貉裘之文惟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口口鳳氏韶經說曰論語居吾語女孝經坐吾語女孟子坐吾明語子居坐互出則居字有坐義閻氏據此及小戎詩文茵謂狐貉之厚以居爲坐褥良是余廣其說曰居必遷坐之居亦坐也遷坐之坐乃坐之處耳寢不尸居不容以玉藻居恆當戶

寢恆東首例之居亦謂坐檀弓當戶而坐當戶爲對戶謂坐室中東北隅而對西南之戶與居恆當戶同義維城案焦贛易林泰之井曰狐貉載劍徙溫厚蓐似即用此而以蓐代居左文七年傳秣馬蓐食漢書韓信傳張晏注未起而牀蓐中食則蓐即褥也是

去喪無所不佩釋文去喪起呂反不〈箋〉禮記漢儒已有此義

玉藻曰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閒傳曰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注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佩說文大帶佩也从人从巾徐鉉曰俗作珮非玉藻曰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疏孔子以象牙爲環廣五寸以綦組爲綬也所以然者失魯司寇故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已無德事也鄉黨圖考曰言去喪無所不佩則瑞玟之玉韍燧之屬皆佩之矣佩象環在去魯之後或當如疏說

非帷裳必殺之〈注〉鄭曰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

皇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集解○釋文非帷位悲反必殺色界反注同

〈疏〉〈箋〉禮記深衣曰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疏謂深衣裳六幅交解爲十二幅羣經

補義曰疏說誤玉藻云衽當旁是當裳之兩旁者名爲衽故鄭注云衽爲裳幅所交裂也明非衽則不交裂是用布六幅以四幅正裁爲八幅當裳之前後以二幅斜裁爲四幅寬頭向下狹頭向上謂之衽當裳之前後兩旁左邊縫之以合前後右邊則別有鉤邊一幅以掩裳際也若帷裳之衽屬於衣垂而放之者也非帷裳必殺之以當時深衣裳有用辟積不用斜裁者夫子必用斜裁爲衽不用辟積也論語釋故曰晃弁服朝服玄端皆殊衣裳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幅廣二尺二寸每削一寸以爲縫則下齊一丈四尺其要中爲襞積無數使其長得下齊之半此帷裳之制也其非帷裳則連衣裳爲之其幅十有二前後各六中四幅各廣九寸兩旁爲衽使上銳而下廣一尺八寸合十二幅下齊一丈四尺四寸而要中七尺二寸摩杪之屬故深衣曰要縫半下玉藻曰深衣四袪縫齊倍要也殺者殺其當旁之衽非幅幅殺之非帷裳之衣深衣一也大夫士夕時所著之衣中衣即裼衣二也緇衣素衣之屬襐衣三也黑色而赤緣所以表袍又在喪服則長如深衣而純以素其外則袍褶裨冠緇紳皆如深衣之制

羔裘玄冠不以弔〈注〉鄭曰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穀梁僖三年傳疏〈箋〉弁服釋例曰檀弓羔裘玄而云羔裘玄冠者明有不羔裘玄冠者喪大記服男女改注曰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蓋自士以上羔裘玄

冠者也庶人則深衣者也其羔裘玄冠者則易以深衣既夕禮注於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是也其本服深衣者則不易爾加一者字特以別於深衣之不易爾又曰玄冠緇冠也後漢書委貌以皁緇爲之最合古制士冠禮及郊特牲皆言緇布冠既冠而敝則知士常冠不用緇布冠矣玉藻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玄冠綸武不齒之服也廣雅緇細緇也緇冠玄武冠用白緇則武用黑緇明矣玄冠綸武冠用白緇則冠用黑緇明矣以冠武不異質也又曰弔服凡武用白緇則冠用黑緇明矣以冠武不異質也又曰弔服凡四變始死及小斂以前朝服以後變朝服爲皮弁服爲袞麻矣士喪禮注帶其辭具見檀弓至大斂以後則變皮弁服爲袞麻矣士喪禮注君視大斂皮弁若成服以後則變皮弁服爲袞衰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侈袂注弁絰服雜記凡弁絰其衰侈袂注是也弔服者弔服也均據大斂以後言之也論語羔裘玄冠不以弔弁絰服雜記凡弁絰其衰侈袂注弁絰服者弔服也均據大斂以後言之也論語羔裘玄冠不以弔亦據大斂以後言之也其實小斂以前則不弁絰而玄冠朝服賈喪服記疏天子常弁絰弁絰諸侯卿大夫當事大斂小斂及殯時乃弁絰并以弁絰爲小斂時弔服誤矣喪大記君大夫士小斂之節云弔者襲裘加武注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又云武吉冠之卷也吉冠玄冠此弔者統舉大夫士當小斂而玄冠朝服通大夫大夫士一也賈喪服記疏謂諸侯卿大夫小斂弁絰既與喪大記袭帶絰而入所謂袭裘朝服之袭也所謂絰加絰於玄冠也非弁絰也擬如纚如喪服記疏謂小斂已當弁絰則子游於小斂時玄冠加絰不弁絰是也舉此二條可證賈疏之誤禮箋曰弔服錫衰總衰疑衰是也有絰帶弔者加絰與衰咸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冕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玄冠朝服既小斂天子冕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絰士則易玄冠爲素委貌冠加絰焉凡弁絰各以其等謂之弁師掌其禁令雜記小主人既小斂祖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不合又檀弓主人死小斂袒括髮注不合又檀弓主人死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所謂袭裘朝服之袭也所謂絰加絰於玄冠也非弁絰也擬如纚如喪服記疏謂小斂已當弁絰則子游於小斂時玄冠加絰不弁絰是也舉此二條可證賈疏之誤禮箋曰弔服錫衰總衰疑衰是也有絰帶弔者加絰與衰咸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冕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玄冠朝服既小斂天子冕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絰士則易玄冠爲素委貌冠加絰焉凡弁絰各以其等謂之弁師掌其禁令雜記小主人既小斂祖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與主人拾踊言加武者異等如此士禮異者於小斂改服素委貌喪大記主人即位當事則弁絰天子諸侯卿大夫弁絰服弁服亦不錫衰故曰當事謂當斂殯之事時主人未成服夫弔服亦皮弁加絰明矣當事則弁絰天子諸侯卿大夫弁絰服未有不絰者襲皺絞紕襲內外之辭蹙踊都讋然則諸侯卿大夫記言必弁絰錫衰兼舉內外小斂改服素委貌喪大記主人即位踊乃襲絰帶絰與主人拾踊言加武者

明其改冠禮家舊說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小斂後弔服也又曰布上素鄭君謂即疑衰此既殯弔服也是謂羔裘玄冠不以弔矣(疑衰之時注嫌麻杖斬縗也)杖斬縗也禮文散逸學者推士禮士弔服皆素弁失其傳矣諸侯爲卿大夫士及士之相夫及卿大夫相爲服皆既葬除之諸侯卿大夫士及士之相爲也往則服之出則否大夫士有朋友之恩者則亦既葬乃除其冠衰絰帶皆如弔服喪服記曰朋友麻著其羣居則絰而已(牖鄘鄭君釋檀弓爵弁絰紵衣云麻不加於采經爲衍字榜謂雜記麻不加於采擇上麻者不紳執玉不麻之義大帶與執玉繅藉皆有五采三采二采之等既小斂以要絰有加於采與爵弁加絰異義爵弁爲大夫聘禮遭喪主人長衣練冠受玉爲執玉不加於絰蓋尊卑異禮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不麻其義皆爲麻者不紳也)易大帶爲麻者不加於絰葛而葬與神士祭服天子以爲弔服蓋尊卑異禮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冕而葬以士冠禮記周弁殷冕夏收證之則弁葛者亦爵弁加絰可互明矣

吉月必朝服而朝注鄭曰朝服謂吉月之朝服必當皮弁然異名不相假借況皮弁耳然觀儀禮禮記皮弁與朝服截及弁爲天子之朝服稱名之際尤所宜謹廣森謂此朝服仍是委貌緇衣非皮弁素積也蓋魯既不朝無異君既不服皮弁聖人雖欲存禮豈能獨異亦獵較之意也雖然自季康子以來朝服以縞矣夫子之必朝服必十五升緇布衣也又拜下之意也他日先聖有言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言魯人月朔亦朝服之非也注是(鄭又曰國家古視朔之道則已亦不敢不充其服故相隨而冠弁也破碎簡文以解此經乃知必朝服之語記者攷盩(故斷視朔禮推記文具有深意也朝而不必朝謂皐(朔禮皐賤者)語駢枝曰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徒記之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說者以爲孔子事非也鄉黨記禮之書也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徒及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聽朔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爲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禮也視朝者一月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不以大禮廢小禮也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爲朔後朝于廟朝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于廟朝于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經義述聞曰吉月當爲告月之譌緇衣引尹吉曰鄭注吉當爲告案告字从牛隸書牛字或作丰故告字或作吉與吉相似而譌吉月與齊對舉皆古禮也春秋文公六年閏月

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何注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葢魯君告月之日皮弁而朝于廟又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羣臣亦如其服也注當云告月月朔告廟也乃得經義孔注曰吉月月朔也則所據本已誤作吉古無稱朔日爲吉又曰吉月令辰吉月與令月同義令吉皆善也吉月乃月之善者非謂朔日也知吉月之非朔日則知論語吉月之譌矣齊必有明衣布

釋文齊同側皆反下同御覽五百二十二引作纎

齊必有明衣布

舊注云明衣親身衣所以自潔淸也以布爲之論語釋故曰士喪禮記曰明衣裳用幕布孙析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尸之明衣生人之明衣當同制江氏永及敳纗綌紵緇純此襲尸者之故江以明衣爲所爲齊者之遺衣曰明者神明之也祭諰曰齊之日思其尻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慮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葢於是設明衣以象其神則思尤嫮壹而見尤親切矣布葢十五升之布也因上文稐記衣服之制而坿記此緇城案禮記中庸云設其裳衣裳衣先祖之遺衣服也中庸雖言武王周公之達孝諸侯大夫士當亦同之遺衣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釋文遷坐如字纎舉注王曰一舉齊日三日一舉以朝食也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論語後錄曰古者一日之中三時食朝日中夕也日一舉者謂朝也殺牲盛饌曰舉朝舉則日中及夕餕其餘矣唯齊日三舉改常饌更而新之齊者絜淸之義也所謂變食論語釋故曰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夫子之變食或特牲而不餕餘焉論語竣質曰自此以下至不多食皆記齊時之飲食也居必遷坐者儀禮旣夕禮注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賈疏引此文爲證論語釋故曰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內者內寢外者外寢檀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此齊之所居也凡居於室尊者恆居奧爲人子者居不主奧不敢當尊也遷坐者葢不居奧如侍親也

餘詳前狐貉之厚以居條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釋文食音嗣厭精於豔反注及下同膾古外反又作鱠纎精說文云擇也詩彼疏斯粺纎云疏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疏云九章粟米法云粟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米精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說文謂糲米一斛舂米八斗精米也與此異釋名云鑿舂八斗曰穀與此同糲米一斛舂米九斗曰糲春九斗曰糳糲者對麤而言糲米爲麤則自糲以上皆得謂之精詩傳謂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是其證食不厭精葢賤乎鑿及侍御矣膾說文云

細切肉也禮少儀曰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論語釋故曰麋鹿爲荎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麤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注云聶之言牒也先薤葉切之復報切之此軒辟雞宛脾皆荎類也其作之狀以醯與葷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內則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大夫不必定食膾但食膾則以細爲美耳脯無膾夫子爲大夫是不必定食膾也論語埃質曰齊時食必厭說文作猒云飽也論語埃質曰齊時食必有曰食雖精食雖細不因精細而歌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

釋文饐於冀反字林云飯傷熱溼也央荏央冀反一音遺字林乙例反魚餒奴罪反說文云魚敗曰餒肉敗曰饐說文云飯傷溼也饐飯傷熱也釋言文引字林飯傷溼也兼溼言之讀若噎說文鮑饐魚亦傷溼之名釋文引故飯窒从鬲从壹壹从吉得聲釋名吉實也飯傷溼則實矣書證疑曰饐餲也餲从曷曷食不下作噎論語後錄云賈山至言作鬲古今字葛洪云饐餲臭敗也而經傳考證云與餲爾雅釋文於介反一音於葛反食敗也郭璞爾雅注餲肉敗也餲魚肉也饐餲魚肉皆對舉之詞餲說文作餲云飢也从食委聲一曰魚敗曰餲作謂搖動之視其鮮餲餲者不食郭璞爾雅注餲肉爛邪疏據公羊僖十九年傳梁亡魚爛而亡也何注魚爛從內發以肉爲內之誤是也論語後錄曰人饑曰餲內饑也故魚爛亦稱餲敗郭璞爾雅注云臭壞說文壞敗也故得互訓

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

釋文失飪色惡臭惡邢疏謂而甚反餲飯食及肉顏色香臭變惡者維城案葛洪以饐爲餲臭郭璞以敗爲臭壞鮑魚之肆之臭亦餲之類是也亦不止此記者故又統言色惡臭惡也鄉黨圖考謂米之紅朽國語所謂赤米詩魴魚赬尾魚勞則尾赤爲色惡周禮內饔辨腥臊膻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廐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烏鰲色而沙鳴豭豕盲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注廐朽木臭也蝪蝪蛄臭也內則注廐惡臭也貍作鼆腐臭也論語後錄曰色惡謂如鳥鰲色臭惡是也論語古注集箋十亦舉膻羶爲說而云蜀人作羊腊以臭爲美鄙遠之俗則然然非至道鮮醜聖人之德是二者皆不可食故夫子不食也飪說文云大熟也爾雅釋器搏者謂之糬米者謂之糜邢疏引論語此文釋文引李巡云糬飯溲糜相著也郭注糜飯中有腥郝氏義疏曰糬郭音羣非尋音義當作爛孟子云糜爛今語云爛熟皆是呂氏春秋本味篇云熟而不爛高誘注爛失飪也腥當作胜而讀若生亦通作生故玉篇云糜謂半生也生即胜字之省說文胜不熟也糬傷於熟糜傷於生皆爲失飪鄉黨圖考曰爾雅惟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熟亦爲糜爛牛熟半腥者謂之爛祭禮腥法上古爛法中古熟之爲脆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論語後錄曰易鼎卦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九家說木火互有乾

兌乾金兌澤澤者水也爨以木火是鼎鬵亨飪之象案鼎上从目下从貝古文象析木以炊卦从上离下巽巽木也离火也离火爲自亨飪者用火燒木鼎在其上所以取互乾兌者鼎金器水在器中四行相適謂之飪飪之言熟也徐揚閒語失之者或過或不及是謂偏勝涸鼊偏勝者聖人不食之

時非朝夕日中時也一日之中三時食集解無下句儀禮既夕記疏○釋文朝夕如字

箋論語偶記曰左傳卜楚邱云食日爲二是一日之中不及待夕之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蝃蝀傳云女寬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謂食夕不食淮南子臨於曾泉是謂朝夕日中爲三時亦大略言之其並是食時之證又曰鄭以朝夕食貴賤有別天子食則四時四時者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三時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牲三俎在朝時日中又餕之而朝惹以旨甘日入而夕惹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婿佐餕是也論語稽求篇謂食時爲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腥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羶冬宜鮮羽膳膏腥用韭秋用蕕類思更即其說而益以獐人冬獻狼夏獻麋鼈秋獻龜魚亦是食之時者仲尼燕居篇昧得其時鄭注蓋云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反是其即不時之食歟漢書召信臣傳云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供奉論語後錄曰此說較鄭爲長後漢鄧皇后紀詔曰傳曰非其時不食蓋用召義

不食注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集解鄭曰割爾雅釋言文裂也邢疏謂以刀裂之也割不正者儀禮少牢饋食禮云凡割本末食必正也疏云鄉黨孔子云割不正不食故割本末爲食禮經釋例曰論語邢疏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膊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其說甚明即如鄉飲酒賓俎脊脅肺主人俎脊脅肺尊臂卑是正數也若賓俎用臂主人俎用肩則尊卑倒置即爲割不正矣少牢脈俎所云切本末者是切非割且祭祀之禮非飲食之禮賈氏引鄉黨爲正蓋失之鄉黨圖考謂此記常時之割論語崁質以爲齊時二說不同醬周禮膳夫注謂醢醢也禮記內則云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鼈醢醬服脩蚳醢脯羹兔醢糜脯魚醢魚膾芥醬糜腥醢醬羣經補義曰有烹調時之醬有配食之醬此謂配食之醬如醢醢之類不得其醬如當用醢而設

醢當用醢而設醢或醢醢皆不設此家人之小過聖人以不食者教之焉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

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釋文食氣如字說文作既云小食也無量箋氣說文引作既者論語古義云氣本音亮沽酒音姑買也箋餼古餼字餼又與既通禮中庸云既稟稱事鄭注既讀爲餼是既與氣同偕饐賢媚讀嫉鎒效論語後錄亦云古既氣字同氣即來氣諸侯之氣若氣肰有聲之氣則直气字不从米也又既亦同曦司馬相如大人賦曦曶華徐廣曦音祈小食幾既聲同也小食即小飯韋昭注漢書呂紀以餐爲小食韓信傳如淳注亦謂小飯此可互詳古者禮食先食肉而飧謂食胾及肴及肩也不使勝食既是食肉之節歟說文解字氣或作餼又作饩既即饩之省曦既字通者易月幾望荀爽本幾作既既與幾通因之曦與既通矣羣經義證曰呂氏春秋去己篇味眾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鞫高氏注鞫讀曰潏不勝食氣爲懣病也惟酒無量者論語後錄云古言酒皆以量名故鄭氏注禮言酒受三升四升又史記滑稽于髡曰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升斗石皆量也故曰惟酒無量不及亂猶前篇云不爲酒困也沽酒說文沽水出潦陽塞外東入海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則沽當爲酤之借字詩伐木傳酤一宿酒漢書食貨志云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即說文兩義所本此與下市脯對文當從後一訓又周禮司兵注功沽上下疏沽謂麤惡者爲下等也喪服傳注沽功麤功也則作沽字亦可通但與市脯意不甚對耳市說文云買賣所之也脯乾肉也不撤薑食說文無撤字當作徹口口云去也薑說文作薑云禦溼之菜也論語埃質曰薑食食物中有薑者薑與蔥蒜韭韮皆用以調盉食物殺肉之腥臭者齊忌葷菜蔥蒜韭韮皆葷食物中有之必徹之矣薑辛而不葷故不徹不多食埃質謂齊時食必中適故不多陶宏景本草注曰今人噉辛辣物惟此最常故論語云每食不徹薑可常食但不可多耳惜抱軒經說曰古者有庋食之閣天子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大夫七十而有閣與其坫也禮凡食畢鼎食則徹于造脯臨葷菜則不徹庋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嫌褻穢也有司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徹記曰君子問夜膳葷者禮也薑亦葷也孔子以菜韭蔥韮之類氣皆濁不若薑之清則所庋薑而已雖常庋而以辛善散氣故不多食以衛生也儒者或讀不多食與上文不屬則說非矣聖人不憐於食倘何待記而後明乎四書釋地曰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何獨此而忽泛及耶

祭於公不宿肉注周生曰助祭於公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也集解箋祭於公者八佾篇云子入大廟每事問孟子告子篇孔子爲魯司寇不用

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晏而行史記孔子世家亦云郊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王肅曰燔祭肉也禮記祭統曰成王康王尊魯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據此知內祭外祭夫子皆嘗助之外祭致燔肉內祭亦致燔肉故有祭於公之肉也少儀曰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又曰其禮大牢則以羊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特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是也宿左莊三年傳一宿曰宿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注鄭曰自其家祭肉也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也 解箋家祭亦有內外禮記祭法云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亨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皇考廟亨嘗乃止適士一廟曰考廟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夫子初爲士後爲大夫內祭則有亨嘗三廟二廟之內外祭則有祭三祀二祀之內皆祭肉也**食不語寢不言**箋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寢玉篇作寢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注鄭曰魯讀瓜爲必今從古 釋文疏食音嗣又如字禮記雜記云孔子曰少施瓜祭古華反魯讀云云箋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

曰疏食不足祭也蓋謂其薄也羹說文作鬻云五味盉羹也或作羹鬱小篆作羹菜艸之可食者內則有雉羹腲羹犬羹兔羹鵠羹菜羹亦其至薄者瓜說文云瓜也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鄭注上環頭忖也孔疏瓜祭上環者食瓜亦祭先也上環是虛問下環是脫華處也魯讀瓜爲必者聲經識小云必字从八弋篆文作㔾與瓜相近而誤維城案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論衡祭意篇並引作瓜何休通今文充書所引亦多今文魯論爲今文並作瓜不作必則知魯論直讀瓜爲必非誤字也鄭所以不從者以下文又有必字故從古讀如字也陳鱣曰玉藻正義云食瓜必祭先是古有此禮惟聖人必齊論衡引作齋言必而齊如言必也齊世家引此在割不正不食下墨子非儒篇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新序節士篇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說文解字同韓詩外傳九孟子母曰吾姬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四書考異據此謂上雖記飲食之節而如寢不言即以食不語連及此句據五書俱與割不正相儷今析兩處致此句孤出於上下文莫得其類疑錯簡也席不正不坐者禮記曲禮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注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又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開函丈又曰虛坐盡後食坐盡前論語釋故曰席不正爲失其面鄉

或錯上下及食坐而不盡前講席而不函丈皆是又曰其將坐而正者所以爲禮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爲席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是則席而不正即非禮故夫子不坐也

禮記鄉飲酒義正義曰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儀禮鄉飲酒禮疏略同論語偶記云此鄉人飲酒謂黨正蜡祭飲酒也所以知然者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長周官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鬬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是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衆賓可知所謂仲尼與于蜡賓也黨中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醉爲度雜記云子貢觀于蜡

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既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揔經室集據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閒鄭注鄉人鄉大夫也謂此鄉人飲酒即儀禮之三年大比主賓賢能說與方說不同禮學卮言云子位至大夫於鄉飲酒當爲僎者儀禮記曰大夫後出主人送於門外鄭君以爲不干其賓主之禮然則僎者唯後出賓耳賓出斯出矣子特於鄉尚齒敬故復俟鄉人之杖者出然後出也三說皆可從讀書證疑曰說文饗鄉人飲酒也此鄉人從食從鄉鄉亦聲疑解中鄉字當讀上聲即饗字饗鄉字通漢書文帝紀專饗獨美其福注饗亦作鄉鄭注儀禮少牢饋食饗辟云饗勸強之也則鄉人者謂勸強人飲酒也此鄉或亦當讀作饗人禮有鄉飲酒義鄉飲酒無鄉人飲酒論者以族助祭酺飲酒當之正泥於下文鄉人儺一例故別施議論耳此當與上文飲食一例鄉黨圖考謂此所記爲鄉人有時會聚飲酒釋故本之謂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則賓出而皆出無容先後此云夫子杖者出斯出矣則他人有不出者故知非禮飲禮器周禮其猶釀與注合錢飲酒爲釀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釀周禮族師注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引釀爲說亦釀之類又詩瓠葉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義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烹匏葉而飲之乃依士禮立賓主獻酬此鄉人飲酒之

屬二說於四事外別立一義雖非正解亦自可通

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注鄭曰

儺魯讀爲獻今從古 釋文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禮記

月令正義○釋文人儺戶多反魯讀云云 箋儺續漢書禮儀志注引譙周注

於阼階逐疫音役 箋月令亟作難占

郤之也以葦矢射之周禮占夢方相氏禮記月令亟作難占夢注難謂執兵以有難郤也說文儺行有節也从人難聲非此義禮記郊特牲云鄉人

禓强鬼也謂時難索室歐疫逐强鬼也禓或爲獻或爲儺存

室神之依人也正義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論語鄉人儺注蓋合古今文論語古者儺與獻聲

後錄曰郊特牲鄉人禓注古書難或爲儺杜子春讀難問之

同儺亦作難周禮占夢注難其字當爲儺是也讀儺同儺則

儺可爲獻矣是古儺獻同字陳鱣據郊特牲注云鄉人禓孔

注獻讀當爲莎齊人語聲之誤也謂魯論獻爲儺今讀從古作儺是也弁服釋例曰匡謬正俗云鄉人禓孔

子朝服立于阼階鄭注云徐仙民音禓爲儺令讀遂不可

言禓亦失之也攷郊特牲注既云禓强鬼也則禓自爲强鬼之名論語鄉人儺注云歐逐疫鬼即月令所謂難陰氣也則

儺自爲攘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禓言於儺時歐逐疫鬼又

兼歐逐禓鬼故即以禓名祭也說文禓道上祭也王伯厚補注

曰道神周禮注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司巫注就巫下禓

音傷郊特牲鄉人禓注禓强鬼據伯厚此注則郊特牲注所

云禓强鬼與說文所云道上祭同蓋歐逐强鬼而祭之於道上也九歌國殤王逸注謂死於國事者又引小爾雅曰無主

之鬼謂之殤殤與禓通鬼無主則爲厲故曰强鬼國殤之辭

曰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蓋言其厲也鄉人禓

此强鬼凶厲之氣隨感而發恐其震驚先祖而朝服臨廟固

其宜也鄉黨之儺主於儺陰氣張平子東京賦煌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門外注引續漢書曰儺持火炬送疫出端門

騶騎傳炬出宮五營騎士傳火棄洛水中云出端門棄洛水

則亦儺之於道上矣與郊特牲之禓名義雖殊而歐强鬼與歐疫鬼則一也郊特牲但云存室神不云於寢於廟孔論語注則云立於廟之阼階蓋廟有寢室先祖之神在寢室中故

云存室神也室神猶云廟神也士入廟玄端大夫入廟朝服孔子爲少司寇故得以大夫之服入廟也歐厓考古錄曰此即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亦除磔出土牛以送寒氣也凡

難有三季春國難畢春氣諸侯以下不得難仲秋天子難達秋氣天子以下不得難惟季冬難貴賤皆得爲故謂之大周禮序官方相氏祇曰狂夫四人不名其職要亦胥徒之屬其

曰命有司者大難通于天下必有董其事者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此難亦其一事如今時出土牛各郡太

守必盛儀以隨其後謂之押春可見特古禮以大難出土牛爲一令今禮以出土牛迎春于東郊爲一令微有不同郊特牲字或从禓文異義同謂之存室神者方相氏索室毆疫比戶爲之至孔子家則孔子行朝服立阼階之禮故謂之存室神皇疏以爲季春之難失之維城案續漢書禮儀志云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注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一居江水是爲虎一居若水是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而迎新蓋惟季冬爲大儺故後世惟季冬行之而季春仲秋皆不儺任氏鍾氏說是也阼說文云主階也據釋文陸本阼下無階字經義雜記曰郊特牲孔子朝服立於阼知禮記文與古本論語同則或本有階字者非一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箋〕疏皇侃論語義疏云問聘問也他邦謂鄰國之君也羣經義證曰以物將誠曰問皇疏義曲又明言人亦非邦君之謂邢疏引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爲證故庄考古錄曰詩雜佩以問之曲禮所云苞苴盛魚肉簞笥盛飯食二者祇可施之同國若珩璜琚瑀及弓劍之屬皆可達及故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使問弦多以琴又二十六年衞出公使以弓問子貢一由齊至魯問人於他邦蓋指此維城案周禮庖人之鱐腊人之乾肉皆可及達又左傳哀二

十年吳王與楚隆一簞珠則苞苴簞笥亦有可通問他邦者但不得以曲禮所言概之耳再拜段玉裁經韵樓集釋拜云凡禮經言拜不言再者皆謂一拜也注卽引下文爲證下文康子饋藥拜而受之則一拜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釋〕文饋藥之一本或無而之二字〔箋〕說文饋餉也藥治病艸嘗口味之也周禮醫師掌毒藥以共醫事鄭注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疏謂藥中有毒者謂巴豆狼牙之類是也維城案藥病不得其當則不毒者亦能害人此得其當則毒者亦能療病非深於醫理達於藥性者不能知故夫子云丘未達不敢嘗也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鄭曰重人賤畜也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集解〕○釋文廐久又反夫子家廐也焚扶云反曰〔箋〕說文廐馬舍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賤畜許又反也从广殹聲李焙刊誤曰馬廐字皆書廐字廐字从殳既字从旡經史中無此廐字殳者攴戟之屬馬亦武事故曰廐庫若从旡即失武事之攴說不同禮記雜記云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已正義曰記曰論語云子退朝禮記云鄉人爲火來者則明是夫子家

廄矣故鄭云自君之朝來歸鹽鐵論刑德章云魯廄焚孔子
詣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此與鄭義不合而爲王弼
所本又家語曲禮子貢問云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
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
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
案此乃王肅據鹽鐵論竄改禮記以與鄭氏相難者既爲國
廄何獨孔子之鄉人來弔者豈諸大夫之鄉人獨無來弔者乎
抑雖有來弔者而孔子不拜之或諸大夫各自拜其鄉人乎
論語偶記曰詩云自公退食禮云朝廷曰退則退朝明是退
至於家果屬公廄被焚去朝不遠
宜從救火何待朝罷委蛇而出且路馬亦非可輕記者安得
大書曰不問王說非是錢坫陳鱣並從鄭說經讀考異曰楊
雄太僕箴廄焚問人仲尼深醜箴言問人爲醜則不徒問人
矣漢時近古授讀必有所自是不字宜作一讀問馬又作一
讀依文推義尤於聖人仁民愛物義得兩盡从古讀爲正是
從釋文後一讀益讀不爲否也李氏列誤則謂先問人後問
馬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紀述本以不問馬惟問人弟子慕聖
人推心足以垂範且傷人乎即是問之之辭四書考異亦據

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注鄭曰魯讀生
爲牲今從古釋文賜腥音星說文字林並作〈䐵〉說文腥星見
小息肉也非此義不熟也賜生魯讀云云〈䐵〉食豕令肉生
本雞大膏借書腥字蜆胜皆作腥維城案胜說文云从肉生聲丹即肉也是合生肉
二字爲文不熟之義顯然自經典借腥爲胜後世遂不知腥
爲借字其誤甚矣熟說文作𩙿云食飪也薦爾雅釋詁云進
也那疏薦者進獻也月令曰先薦寢廟蓋薦諸祖考也畜詩
我行其野傳云養也論語釋故曰天宮內饗凡王之好賜肉
則饗人共之此賜食謂好賜也賜腥賜生皆不見于經又聘
禮致饔飪一牢腥二牢饔餼一牢腥一牢歸饔餼二牢飪熟
肉餼生牲也記曰賜饔惟羹飪筵一尸如饋食之禮假器于
大夫胉肉及廋車注云腥餼不祭與此異蓋彼爲大禮三者
一時俱致則薦飪此尋常小賜禮熟食非牢故不祭腥或牲
故祭不同也禮經釋例亦主聘禮言之云君賜食即禮所謂
飪也君賜生即禮所謂餼也維城案
聘禮注牲殺曰饔生曰餼未亨凡已殺者統謂之
食賜腥而注以羹飪爲飪一牢又云腥餼不祭餼爲生牲則
不祭或如夫子之必畜之飪之熟而後薦也士介不祭以
相反疑羹飪指腥者言之羹飪爲生牲則
初行不釋幣于禰非謂無飪也方與此文相合釋例意當如

此否則淩氏深於禮經豈其忘卻聘禮記賜饔一節鄭義與此文相反乎當不然矣牲說文云牛完全是牲之本義爲牛完全而君賜不必爲牛故鄭從古作生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也集解○釋文先飯扶晚反注同若爲君嘗食然一本作若爲君嘗食然偽反饋食禮士相見禮曰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饋食然後食注君祭先飯食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禮記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注雖見食也君將食先嘗之忠孝也二義相成鄉黨圖考云此侍食於君是君以客禮待之者故代宰夫嘗食客之則已當祭此不言者或是記者略之耶疏謂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非也若非客之則有宰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蓋玉藻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而俟注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故江氏云然論語釋故取其說論語後錄云此侍食是君以客禮待之者依玉藻以客禮待之者君命之祭臣當祭此反言君祭或君不命之歟玉藻止言命此言君自祭禮以互通矣羣經識小云此言君祭是不以客禮待臣於禮不必先飯而夫子亦先飯之敬謹之至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釋故又云凡君與臣正禮食公食大夫禮是也公退于館不共食其小小禮食則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其或君不客之則非禮食二者皆謂之侍食則此節宜兼此二義矣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注包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集解○釋文東首手又反注同拖本或作拖徒我反又勅佐反紳音申南牖由久反不衣於既反

【箋】禮記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雜記卽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疏以喪大記三問謂君自行此無算謂遣使則大夫士疾君固有親視之禮矣東首加朝服拖紳者玉藻云君子寢恆東首注首生氣也鄉黨圖考云曲禮曰請衽何趾蓋亦有意所便安之時至君來視疾則必正東首之禮維城案喪大記云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撤褻衣加新衣注謂君來視之時也則江氏以東首主疾病說是矣注又云病者恆居北牖下撤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論語後錄云鄭意未了言恆居北牖下則其移南牖下可知矣漢書龔勝傳莽遣使者奉璽書安車駟馬迎勝勝稱疾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語是其證拖陸本作拖說文作衹云裾也龔勝傳作拖說文云曳也是拖當爲衹正字衹疑通借字拖拖皆俗字也紳說文云大帶也君命

召不俟駕行矣注鄭曰急趨君命也出行而車既駕隨之解集箋說文駕馬在軛中禮記玉藻曰凡君召在官不俟屨在外者車也言駕是在外官猶九室在路門之表言外則不在官所矣入大廟每事問注鄭曰爲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集解○釋文大廟音太箋此注今從皇本朋友無所歸也注同劉德云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箋鄭志田瓊答劉德云朋友之言朋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於我乎殯之言賓也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故謂之殯論語後錄云此合論語檀弓爲一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箋禮記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注車馬家物之重者祭肉少儀云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祫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云云覩土曙儛不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鄉黨圖考曰饋祭肉古人重其禮如此孔子所以必拜古人重其禮如此孔子所以必拜受言再拜稽首者饋尊者之辭乎敵當再拜不稽首維城案受之之禮當亦如饋朋友爲乎敵夫子之拜當亦再拜不稽首例以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之文則當云非祭肉不再拜而此不云不再拜者蓋恐疑朋友車馬之饋之拜故但云不拜也寢不尸注包曰不偃臥四體布展手足如死人也解箋尸說文云陳也象臥之形許云象臥而經云寢不尸義似相反故包以尸爲死人通作屍也說文屍終主從尸從死經義雜記曰尸當作弟爲尸之尸與下文客字相對丈夫坐如尸既寢則不必執是禮包注非是山陽汪廷珍亦云居不容釋文居不客苦百反箋容陸本作容經義雜記曰居不容本或作容羊凶反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集解載孔注云爲室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邢疏云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因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客開成石經亦作客讀書叢錄曰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在貧如客說文窓敬也皆謂客爲敬則作客本是論語補疏曰後漢書周燮傳注引謝承書云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此正所謂客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注鄭曰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釋文周生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禮貌也集解○釋文齊衰音咨下文齊衰同雷反雖狎戶甲反見冕同下篇狎說文云習也段注引伸爲凡相習之鄭本作弁謂數色角反箋犬可習也

俾鄭曲禮注云習也近也此葢謂素所近習者冕四書釋地云孤卿大夫之冠也或希或玄惟朝聘天子及助祭於公始服豈孔子所得燕見哉此不必眞見但當服此者耶昺以見大夫疏見冕者得之江都汪中經義知新錄亦云冕者無無故行於道路之時此謂位爲大夫得服玄冕者式之式負冕者也猶所謂食肉之祿伐冰之家耳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注鄭曰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世說文學篇注箋式曲禮尸必式疏謂俯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於時立乘若平常則馮較故詩云猗重較兮也又若應爲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俛故後云式視馬尾也式之象如此版謂周禮司民注今戶籍也曲禮負劒注負謂置之於背經傳攷證曰負版當讀如雖負販者必有尊也之販葢承凶服者式之而言方與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文勢一貫有盛饌必變色而作箋饌具食也說文簒或从巽迅雷風烈必變注鄭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爲烈也集解○釋文迅說文云疾也雷音信又音峻箋此與禮記玉藻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文異義同故彼注亦云敬天之怒論語補疏曰風雷之來既疾急而至於猛烈迅雷風烈屬雷互明之也維城案爾雅釋天云疾雷爲霆霓即迅雷也尚書大傳天無別風淮雨別爲列之誤烈古或省作列即風烈也義亦通升車必正立執綏注周生曰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解集箋綏說文云車中把也論語釋故曰一曰散綏亦曰貳綏僕者右帶劒負良綏中之面拖諸髀以散綏升執轡車則坐僕者右帶劒負良綏中之面拖諸髀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曲禮君車已駕僕人執轡策立於馬後君升所用升車則僕人授少儀僕右升所用皆繫於車少儀執君之乘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是則正立執綏葢謂僕人方授時耳升車正履乘石觀儼濯尸乘以几禮曲注謂尊者愼也而大夫士所履以乘者不見於經鄉黨圖考謂孔子升車必正立執綏則是履地而升車必正蓋不敢同於尊者也車中不內顧注包曰興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轊轂也集解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釋文車中不內顧音故魯讀云輿中音餘一本作車箋張衡東京賦夫君人者蒞纏塞耳車中不內顧薛綜注內顧謂不外視臣下之私也李善注魯論語曰車中不內顧崔駰車左

銘曰正位授綏車中不顧盧文弨鍾山札記曰魯論作內顧無不字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本而不知魯論本也賦之車中內顧與薤纘充耳皆四字爲句加一字則參差不齊矣崔駰銘今載古文苑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勅車後銘今載古文苑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闕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爲內顧矣崔銘中之正位即正立古位立通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即包注是包依魯論爲說也四書考異札樸論語古訓過庭錄並謂張賦用魯論與盧說同鄭所以不從魯論者曲禮云立視五嚮式視馬尾顧還視也故知當有不字漢書成帝紀贊注不內顧者謂儼然端嚴不迴眄是也然即曲禮所云并包注觀之皆是不外視則內顧亦通不疾言不親指〈箋〉曲禮云車上不廣欬注爲若自矜廣猶弘也又云不妄指注爲惑眾疾言與廣欬類親指與妄指類故夫子不然也漢書成帝紀贊注不疾言者謂輕肆也不親指者爲惑下也

色斯舉矣〈注〉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集解〉翔而後集〈箋〉經義述聞曰斯猶然也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與翔而後集意正相反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氏春秋審應篇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哀六年公羊傳曰諸大夫皆色然而駭何注色然驚駭貌義與此相近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讀論衡定賢篇曰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議郎元寶碑曰翻翥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曰君常懷色斯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曰色斯輕翔翻然高絜費鳳別碑曰功成事就色斯高舉皆與馬義異曰山梁雌翔說文云回飛也集羣鳥在木上也集羣或省

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注〉鄭曰孔子山行見一雉食粱粟也釋文山梁音良鄭云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共之本又作供供九用反又音恭三息暫反又如字嗅許又〈箋〉文選七發注引鄭注一下有雌字食下有其字粟下反又〈箋〉無也字粱說文云水橋也論語後錄曰依義當作粱三蒼曰好粟曰粱字从米不从木與浮粱之粱異雌說文云鳥母也雉有十四種盧諸雉喬雉鳩雉鷮雉秩秩海雉翟山雉翰雉卓雉伊洛而南曰翬江淮而南曰搖南方曰鷸東方曰谷蠡北方曰稀西方曰蹲爾雅名同而字旁多加鳥雌雉而在山梁則意者其翟歟時哉字陸本不重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同共與拱同經學卮言論語後錄故匡考古錄並據呂氏春秋季春紀子路揜雉而復釋之謂爲執取說文口部無嗅字鼻部有齅字云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

論語古注集箋十一　吳縣維城朗如著

先進第十一　釋文凡二十三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包曰先進後進謂學也

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

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集解〕鄭曰先進後進謂學也

釋文先進包云謂仕也鄭云謂學也輩也必內反之中丁仲反野人粗略也喪服〈傳疏〉陳鱣曰進鄭訓學之先後輩合釋文引作仕似非包義然子張篇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古人仕學不分義亦可通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注〕包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集解〕○釋文猶〈箋〉那疏先進當襄昭之近〈附近之近〉箋世後進當定哀之世論語補疏譏其於注禮樂因世損益之意不合謂先輩五帝以上後輩三王以還羣經補義謂殷以前爲野人周以後爲

臭亦聲疑嗅爲齅之訛故玉篇引論語作齅也荀子榮辱篇云三臭之不食也楊注臭謂歆其氣則又省作臭爾雅云鳥曰臭郭注張兩翅湛園札記論語嫉貧論語後錄據此並云嗅當作臭釋文古闃反是臭與臭聲義俱別維城案五經文字云說文齅字經典相承作嗅論語借臭字爲之是唐本固有作臭者臭臭以形近而訛唐石經作戛恐亦爲形近之訛嫉貧謂子路以夫子歎雉之得時肅然改容嫉手上艸雌雉見之疑將篡已遂三振翐而起是也鼓匡考古錄謂子路從而執之雌雉方食遂三嗅其粱粟而作也亦勝何晏謂子路供具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之說然以爲執之不如埃質但云埃手上艸尤合上文色斯舉矣意也論語述何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也鄉黨篇記夫子言行皆中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爲大也

君子從先進謂當用文者從周當用質者從殷殷輅周冕及已戚已慤之類惜抱軒經說亦謂樂從先進即樂則韶舞維城案禮記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質不勝其文殷周之文不勝其質雍也篇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則以野人爲指虞夏是矣第以殷爲文亦未盡然八佾篇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是文之至者惟周殷不與焉故傳記亦多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也此葢記禮者之失江氏謂先進爲統指殷以前實足彌縫其闕然其以周以後爲君子尚有可議者葢周至春秋時諸侯大夫僭禮越樂非復周初此君子當指周初文質彬彬之君子大夫之從先進直欲矯其弊而救其失是猶國奢示儉之意春秋之禮樂有文無質類於府史之文書是掌祝史之矯舉以祭故曰文勝質則史也今不謂之史而謂之君子是直指周初言之夫子以流弊已久非文質彬彬之君子所能救止故用之必從先進也不然夫子固從周者豈有舍周而從先進之時哉合雍也篇觀之可以知夫子之意矣論語述何曰此章類記弟子之言行夫子所裁正者先進謂先及門如子路諸人志於撥亂世者後進謂子游公西華諸人志於致太平者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注鄭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集解○釋文從我才用反注同

從我陳蔡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六年孔子自蔡如葉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鄉黨圖考云孟子云君子之阨於陳蔡之間言問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卽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甯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甯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蔡之間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間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於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數百里中間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時當在自陳遷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案哀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葢故蔡邑葉公兼治之耳與蔡國無涉也葢以爲哀四年事故年譜云哀公四年孔子六十二歲自陳遷蔡絕糧於陳蔡之間維城案陳素服楚葉公又素善孔子昭王欲用決無發徒圍之理此史公之誤江氏考證陳蔡極爲確鑿惟繫於哀四年則苟非被兵不得爲阨孔子既未被圍而陳與故蔡又無被兵之事則不如史記敘於此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之後猶見左傳但非陳蔡大夫發徒圍之耳從陳蔡史記惟記子路子貢顏回問答語未備舉四科諸賢也門鄭以爲仕進之門者書闕四門正義曰爲仕進之門引賢人也論語從我於陳蔡

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然則子謂不及門猶言不登仕路耳論語補疏以及門爲仕於卿大夫之私朝恐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釋文德行下孟反鄭云〈論語筆解〉以合前章皇別爲一章〈箋〉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德行周禮師氏注在心曰德施之爲行史記弟子傳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子騫云云次政事於言語前據弟子傳謂此記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德行顏淵閔此時伯牛閔騫輩雖不可放即冉求一人明明於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十一年尚爲季氏帥師戰清見於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故康成以爲此節與前節不連爲一章今據釋文則別者乃皇本非鄭本也論語竣質亦云聖門弟子多矣分爲四科而惟記此十人者各就其所長之尤專目之爾釋文云鄭以合前章則以十人爲從陳蔡案太史公書孔子阨於陳蔡惟子路子貢顏子三人從餘皆不在則此與前章不宜合也論語後錄亦從皇說四書釋地云孔子厄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既以文學名此合前章爲說者史記伯牛傳孔子語宰我子貢亦以爲孔子言是皆不謂記者所記矣疑亦合

前章讀但皆字而不名與全書之例不合恐是誤憶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釋文不說音悅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注陳曰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也集解○釋文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注同〈箋〉孝哉閔子騫湛園未定稿謂夫子作春秋賢之書字僅十二人弟子無有以字例者稱閔子騫當是直述時人之稱蓋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矣而時人亦因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此所謂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若其他則無是倆矣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漢書杜鄴傳謂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潛研堂答問謂卽陳義所本後漢書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注引此云閒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卽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論語古義論語後錄並依此解後錄謂卽舜之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也論語稽求篇又據韓詩外傳稱閔子後母曾虐視閔子父欲出母而閔子留之其於父母昆弟閒不無可議故舊解如此

論語補疏云杜鄴傳云范升傳注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皆引爲從令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不義則人必有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惟不苟從令務使親所行皆合於義人乃無非閒其親之言乃得爲孝孟子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母曰吾乃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三引師覺授孝子傳云閔損字子騫以德行稱早失母後母遇之甚酷損事之彌謹損衣絮其子則綿纊甚厚父使損御冬寒失轡後母子御則不然父怒詰之損默然而已後視二子衣乃知其故將欲遣妻損諫曰大人有一寒子猶上垂心若遣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不遣依此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遣是其上事父母及兩弟亦感之而兩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父母昆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諫一家孝友克全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兼言昆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動靜盡善也後母之酷可謂二子獨綿纊可謂父不能察後妻可謂一諫而全家感化父母不失其慈二子不失其悌使可謂化爲無閒不字作無字解白明人無非閒之言不是無非閒閔子之言乃無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也經義述聞亦云言閔子

騫諭父母於道納昆弟於義故人於其父母昆弟無非閒之言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釋文三復息暫反又〈箋〉如字妻之七細反〈箋〉

周禮司儀注引鄭曰衛將軍文子曰閨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謂妻之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釋文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呼報反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釋文顏路淵父也名由字季路之車音居無椁古廓反

〈箋〉子之車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家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後漢書東平王蒼傳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論語後錄曰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夫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據此則車焚於獻帝時也又永壽二年韓明府修禮器碑曰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於沙邱君於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據此則車亡於秦始皇時也椁說文作槨云葬有木槨也禮記

檀弓殷人棺椁注椁大也以木爲之言椁大於棺也論衡問
孔篇引作槨釋文此處椁字無音音在無椁下竊疑無字爲
之字之訛今仍
其文而次于此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
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箋〉

才不才史記弟子傳作材不材鯉也死禮記曲禮正義引許
慎云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以云有棺無椁是
實死未葬已前也故鄭駁許慎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
況聖賢乎四書考異曰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
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耳
旁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
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識之曰有以麟告者孔子反袂拭面涕
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公羊氏
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眞顏子實後伯魚死二年時當四
十一而孔子言其短命者仁
年譜云哀公十二年孔子七十歲子鯉卒十三年孔子七十
一歲顏子卒皆在獲麟以前與考異說不同三餘續筆云史
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年七十三以魯哀公
十六年四月己丑卒仲尼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
十九髮盡白早死是顏子卒時孔子年五十九也世家又云
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按孔子以二十歲生伯魚卒時

孔子年六十九觀此夫子所言則是顏子之卒在伯魚後邢
疏亦無能爲之說而引王肅家語注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或
以爲假設之辭則非情也今詳考孔子世家於孔子去魯十
四歲反魯後述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云云繼云魯哀公
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
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
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哀公十四年孔
子年七十二顏子卒年列傳謂二十九非是當從家語作三
十一世家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敘及顏子之卒則是顏
子少夫子四十歲列傳三字是四字之訛又考世家哀公十
一年孔子年六十九魯以幣召孔子孔子歸魯是年鯉卒若
以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顏子卒時孔子年六十二正當哀
公之四年孔子方與顏子同厄於陳蔡之閒顏路何緣於道
途中請子之車以爲椁以此推之則顏子之卒必在哀十一
年孔子因是有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之語世家繫顏子之卒於西狩獲麟之歲是顏子之卒
後伯魚之卒三年故夫子云鯉亦有椁無椁不然夫子何以
出此不倫之語哉又按白虎通曰臣七十懸車致仕臣以執
事趨走爲職七十退去避賢者所以長廉恥也懸車示不用
也顏子卒時孔子七十二正在懸車致仕之年故顏路請子
之車以爲椁而夫子曉之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是年夏
詩討陳恆曾沐浴而朝告於哀公亦以從大夫之後故耳以

此推論當日情事則顏路之請不爲無因而夫子第示以義之所不可而亦非有所靳也此皆可以意揣而得之者也論語後錄亦以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字爲訛謂哀公六年子貢使楚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子西猶稱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若作三十字則顏淵已死久子西安得及之維城案顏子卒年經無明文史記繫烝卒於年二十九髮盡白之後則不以二十九爲卒年矣三十一之說出自王肅家語不足信而三餘續筆又引作三十二未知何本論語後錄必以少孔子三十歲爲三隅文十之訛恐亦未確葢既未確知卒年則安知其必非三十邪考異謂在哀公十四年年譜謂在十三年悉屬臆斷雍也篇短命條下可互參總之在伯魚後不必定其爲何年也顏路請車續筆謂當夫子懸車致仕之時夫子故答以以吾從大夫之後云云於情事爲合潛夫論浮侈篇引此文作鯉死有棺而無槨不可徒行也論衡問孔篇引可下有以字

顏淵死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也集解○釋文曰噫公於其反痛傷之聲箋噫公十四年傳注咄嗟貌段氏說文注謂與鄭氏毛詩噫此皇父噫厥哲婦皆爲有所痛傷之聲　**天喪予天喪予**釋文天喪如字亡也舊息浪反下同箋喪說文云亡也公羊哀十四年傳注子我天生顏淵爲夫子輔佐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是則天喪者猶云天亡我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注馬曰慟哀過也集解鄭曰慟變動容貌釋文慟徒送反下引說文無慟字漢北海相景君碑驚慟傷裹執金馬鄭云箋吾丞武榮碑感哀悲慟北軍中候郭仲奇碑悲慟剝裂李翔夫人碑慟切剝兮幸不榮知古皆作慟論語竣質曰說文慟本訓遲古通借爲悲慟字陳纘曰慟從心重聲鄭云變動容貌動亦從重聲下從者曰子慟矣亦是見夫子容貌變動而言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釋文從者論衡問孔才用反箋篇引作門人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釋文夫人音符下音夫箋論衡問孔篇引作吾人同之爲于僞反箋非斯人之慟而誰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注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能制止也非其厚葬故云爾也集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
知死〈注〉馬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世說簡傲篇注陳曰鬼神
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集解○釋文焉能上〈箋〉鬼
禮記樂記云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注聖人之精氣謂之鬼焉
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焉於虔反語之魚據反〈箋〉神
神字或問皇邢本唐石經
並有曰字匡謬正俗引同
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注〉鄭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集解○釋文閒閒
反剛貌或戶郎反侃〈箋〉子路行行如也說文侃剛直也下引
侃苦旦反子樂音洛〈箋〉作子路侃侃如也過庭錄曰侃當爲
嘉賓式燕以衎之衎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
語曰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
文衎衎而誤盖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衎衎維
城案冉有子貢氣象皆非侃侃者則侃侃或爲衎衎之通借
必謂古文論語作衎衎究無確證而謂行行涉下文衎衎而
誤尤不可信盖鄭注已作行行當非誤字不可以不見他經

傳而疑之也羣經識小曰行字古讀平聲入陽韻
去聲便當入漾韻其轉入庚敬韻者後世之音也若由也不
得其死然〈箋〉漢書敘傳注引若上有曰字文選幽通賦崔子
諸弟子帖字而不名在夫子門中皆名而不字此倘由也自
是孔子之言今挩去曰字非也讀書叢錄曰此句本別爲一
章曰上脫子字文選注引皆作子曰或謂樂即曰字之譌非
也淮南子精神訓注季路仕于衛衛君父子爭國季路死孔
子曰若由不得其死然言
不得以壽命終也故曰然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注〉鄭曰長府
藏名也藏貨財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
改作也集解魯讀仍爲仍今從古釋文仍舊魯讀云云貫古〈箋〉
長府左昭二十五年傳公亂反事也藏才浪反藏名〈箋〉
云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
在意其與季氏家近公居
微弱將政權臣必先據藏
反覆尋究始得之盖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
鄭道元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爲周公

臺周公臺南四里許爲孔廟即夫子故宅也然則今知孔廟所在即可知季氏宮由季氏宮又可想像而得長府地府說文云文書藏也仍因釋詁揚雄將作大匠箴曰魯作長府用魯論拜經文集云魯讀仁宇爲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陳鱣謂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宇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論語後錄據左傳公居長府謂非藏貨財之府貫讀閟之者貫之貫漢書元帝詔曰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應劭曰舊貫者常居也元帝自言不足充入先帝宮室耳長府亦宮室引此兒漢師傳授之說四書考異曰魯人改作長府因季氏惡昭公也左傳公居長府伐季氏入之孟氏叔孫氏其逐公徒公孫于齊長府蓋魯君別館猶有畜積扞禦可備騷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己故於己事後幸魯人卑其閒閟俾後之爲魯君者不復有所憑恃其居心甯可問乎閔子無諫諍之責能爲婉言諷之則自與聖人強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注王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作也集解○釋文有中丁仲反注同箋注夫人經傳釋詞云夫猶此也禮記檀弓夫夫也鄭後錄云中者得也夫夫猶言此人也論語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注馬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集解箋經傳釋詞曰爲猶以也奚何以也論語後錄曰言門解箋者外之也故門人不解之古者堂上有室門在堂室之外堂者猶明堂室者猶重屋門者猶路寢門也路寢門是外朝故言外之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注馬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爲賤子路故復解之也集解○釋文不解箋未入也儀禮鄉射禮疏孝經序疏引並無也字經傳釋詞云也猶耳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釋文師愈以注反與音餘箋訓注賢愈猶勝也子曰過猶不及箋過猶不及禮記仲尼燕居注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釋文爲之于僞反又如字箋季氏富於周公論語崔適云左傳桓十八年有周公黑肩當周莊王時莊十六年有周公忌父當周莊王時出奔虢惠王立而

復之又僖九年有宰周公孔皆周文公之子孫世食采于周者此周公又其後也諸侯之卿不得侔於天子之卿乃季氏四分魯國有其二采地多於王朝卿士故曰富於周公稱天子之卿相形明其踰侈無度爾非封於魯之周公也求爲之聚斂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三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十三年春卽書用田賦卽孟子離婁篇所謂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也四書考異曰說文云富備也一曰厚也此富祇合訓厚以與薄稅斂之薄反對季氏之用賦厚於周公與籍故云富於周公也魯自宣公稅畝而田賦倍已富厚於周公矣及此而冉有復爲季氏訪問田賦卽所謂爲之聚斂而附益也夫子既以正告冉有仍不勸救季氏卒用田賦夫子所以欲絕之也此事又詳魯語證此最協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鄭曰小子門人也

鳴鼓聲其罪以責也集解○箋論衡順鼓篇引此章作小子鳴鼓攻之云攻者責也責讓之也

柴也愚釋文柴仕皆反箋人論語後錄曰柴姓高齊衞皆有高氏

字或作子羔禮記作子皐參也魯箋魯說文云鈍詞也下引此禮記檀弓容居魯人也注亦云魯鈍也師也辟注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也集解○釋文也辟匹亦反在邪似嗟反箋辟史記引作僻羣經義證以爲便僻云墨子再拜便僻者榮辟雅拜注服虔曰行連容拜也儒林傳注蘇林曰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盤亦便之轉由也喭注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粗喭也集解○釋文也喭五旦反之行下孟反粗音麄本今作毗

說文無喭字書無逸正義引作諺那疏云舊注作呴喭字箋書呴喭失容也吳氏遵若云喭說文失收益諺之異文古从口从言相出入喭當兼出言鄙倍說卽率爾迂也兩對可證爾雅釋訓美士爲喭釋文喭本今作彥匡名曰說文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从彡厂聲以其有人所言之義故又從而加口也則彥古或與喭通維城案爾雅說文並以彥爲美士例以上文愚魯辟等字似爲不倫故鄭注不用而以爲粗喭也廣韻弔喭失容於失容上增弔字義稍不同粗畔聲近呴俗字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釋文子曰回也

其庶乎或分爲別章今所不用屢空力縱反〈箋〉其庶乎論語殖焉市力反億則於力反度也屢中丁仲反〈箋〉後錄曰讀與易其殆庶幾乎同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虞翻注幾神妙也翻說幾以上庶爲冀然則庶幾猶云冀近於知幾也知幾者唯聖人顏子亞聖但近之然與億則屢中者又相去遠矣屢空史記伯夷傳同也屢空糟糠不厭即用此文漢書賈逵傳帝謂馬防曰逵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焦氏易林云衡門屢空讀書叢錄以此爲空乏之空又引漢書鮑宣傳唐尊衣敝屢空北堂書鈔三十八會稽典錄徐宏爲右扶風都尉衣敝屢空空穿也履屢古字通用維城案說文無屢字古祇作婁說文云婁空也則與下空字同義然下文云億則屢中空中殊不成義當以新附屢字訓數之說爲得履屢字古雖通用而空又異訓會稽典錄所云當別有所出非必本此文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論衡幸性篇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利也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引億作意隸續漢陳度碑同論語後錄曰左傳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夫子懼其多言故每抑之論語補疏曰此章宜以不受命三字爲樞皇疏引殷仲堪云不受矯君命江熙云賜不榮獨世之祿亦庶幾道者也雖然有貨殖之業恬愉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兩說於受命爲合揆論語此文謂顏子不受祿命則貨而至於屢空子貢不受祿命則貨殖而屢中空中貨殖上用一而字明從屢空作轉同一不受祿命回不貨殖故屢空賜貨殖而屢中故不屢空兩屢字相應不善貨殖者損折亦能屢空賜則能屢中謂如其所億度而得贏餘也回非不能貨殖屢中其至於屢空本不貨殖以得贏餘故空乏也先提起其庶乎二字下文倒裝互發周秦之文往往如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釋文踐迹本亦作跡于亦反〈箋〉踐說文云履也迹步處也从足亦聲蹟或从足責魏志司馬朗傳注文選辨亡論注引並作跡與釋文別本合俗字也論語後錄曰踐迹者循道也詩念彼不蹟傳云不循道然則此言不踐迹猶云不蹟矣是也惟以踐爲即說文之履則說文云履迹也迹步處也如其說則踐迹爲迹迹矣殊爲不辭恐非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箋〉釋文是與音餘俱是答善故其在一章也維城案節首別著者疑當別爲一章

子路問聞斯行諸注包曰賑窮救乏之事也集解〈箋〉潛研堂答問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禮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

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與之不聽卽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說本此吳志全綜以父命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綜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綜輒散父財誠非子道卽用包說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注）鄭曰言冉有性謙退于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集解）雍也篇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此求也退之證也公冶長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此由也兼人之證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注）包曰言夫子在己無所敢死也（集解）論語補疏曰呂氏春秋勸學篇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何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兩事相比然則回何敢死正是回何敢畏高誘注訓畏爲死謂由畏而死卽檀弓死而不弔之畏矣以畏爲死則子必不死故知子在以畏而死則不可死故顏子不敢卽曾子安敢畏以曾證顏義本明白何從來未見及此也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注畏字云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鄭引子畏於匡顏淵而不弔爲輕身忘孝豈孔顏而輕身忘而不死之畏且以死而孝以畏而死乎是回所以不敢死鄭已明之惜鄭氏論語此注何氏不採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則恐其厭厭而死猶畏而死俱可非命而死乃爲知命孟子此文與子子在者聖人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回何敢死大賢知命之學在回何敢死相發明子在者聖人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回何於非命也論語此文明聖賢知命之學其所以能不死者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使從者爲寗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檀弓正義引世家云陽虎嘗侵暴于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爲陽虎御車後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卑辭遜禮論語注云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鬬以媚悅之也此所引與今史記不同而微服爲遭宋桓司馬事見孟子此時以貌

似陽虎被圍但明其非虎則圍可解不必微服不必使從者
爲甯氏臣也琴操云匡人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
率眾圍孔子數曰不解子路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
鐘鼓孔子曰由來今女欲鬬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
感之汝皆和我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
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互解而去蓋微服所以脫
桓魋之怒匡人魋惡其習禮故微服自廢於禮以柔
聖人解難之妙用若鬬必死于畏矣故琴操解子路之欲鬬
而禮疏侮其不敢與匡人鬬不鬬所以不死不死所以爲知
命皇疏引李充言輕死以明節是也邢疏云孔子謂顏淵曰
吾以女爲以死與匡人鬬也謂鬬則致死然則回不敢死正
回之不敢鬬也史記集解引包注謂已無所致死邢疏一
則云回必致死再則云言不敢致死包注敢死宜作致死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釋文悉古文臣字本史記
今作臣與音餘下同箋弟子
傳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不言冉求又
以季子然爲季孫與此微異臣陸本作悉論語古義戰國策
宋使曰曰悉檜錢請受
邊城是臣古有作悉者**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
問箋史記弟子傳文選從軍詩
注引子曰作孔子對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箋具臣猶魯語
所謂備官也**曰然則從之**
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釋文弒
父音試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注包曰子羔學未熟習
而使爲政所以賊害人也集解○釋文費宰
弟子傳作使子羔爲費
宰孔子以爲不可一以
不同讀書叢錄曰左氏
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
費或郈擇一使之故史
記並書之子羔見上
書然後爲學箋有民人
倒人論語後録云讀如女得人焉之人謂賢
才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釋文惡夫上烏
路反下音符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史記弟子傳會蔵字晳論語竣
晳箋史記云會蔵字
也从黑蔵聲古人名蠿
之點皆誤也當作蠿音
如緘漢書證疑曰史記弟子傳會蔵

字子晳古人名字相配說文晳人色黑也蠽雖晳而黑也古人名蠽字晳是藏乃藏之省今會藏作點說文點小黑也義與蠽同周禮夏官射鳥氏注鍼箭具釋文沈氏云鍼或作鉆故蠽亦或作點而字又變爲藏　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釋文侍坐才卧反又如字長乎丁丈反毋音無吾以鄭本作已箋用也二字義同不得以注以與已字同是以已古字通用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　率爾論語後錄曰率先也依字當作衛古文字少通用率又借用帥楊雄甘泉賦帥爾陰閉帥爾即率爾四書考異以義疏本率作率謂即孟子梁襄王之卒然作率形近致訛然陸氏釋文不載恐不足據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注包曰攝迫乎大國之閒也　集解○釋文千乘繩證反饑音機鄭本作飢同饉其靳反箋攝乎大國之閒論語補疏曰荀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攝傷生楊倞注隘窮也攝猶戚也此戚即蹙字窮蹙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蹙故不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晉書食貨志云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文選潘岳關中詩師旅既加饑饉是因饑饉鄭本作飢說文飢穀不孰爲飢從食幾聲飢餓也从食几聲錢坫陳鱣並云當作饑饑爾雅詩傳爲作曰穀孰爲饉爾雅詩傳爲作曰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又云五穀不升爲大饑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饑說雖不同皆以穀收蔬與此異　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注鄭曰方禮法也　釋文比及必利反方禮記經解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下同知方鄭云箋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故鄭以禮法訓方也漢書禮樂志亦云教以禮謂之謂也　夫子哂之注馬曰哂笑也　集解○釋文哂式忍反箋皇疏齒本曰哂大笑見齒之詩本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說文哂笑不壞顏曰弥从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弥爲正矧是段借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至矧曾晳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論語後錄亦据曲禮注謂此借弥爲斷字應兩異然大笑見齒則不見斷者爲莞笑矣弥笑不壞顏而壞顏者爲大笑矣義實通耳古人義通率多借字維城案曲禮釋文矧本又作哂則哂矧字通說文以弥爲笑不壞顏从欠引省聲其欠字下云欠張口气悟也弥有開口之象故弥爲正字矧借字哂俗字也　求爾何

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箋〉求爾何如元曰涎濕淵靜語子呼其名而問求赤皆當讀斷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孟子萬章篇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則六七十里五六十里者伯子男之國也如經義述聞云廣雅與如也與如可訓如如亦可訓與下如會同之如同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箋〉說文竢待也俟大也據經文竢字段注竢俟古今字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注〉鄭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集解○釋文非曰音越小相息亮反注及下同時章古亂反視〈箋〉端章甫論語後錄云禮服襟三裙四幅皆正朝直遥反〈箋〉謂之端鄭康成周禮注曰端者取其正也章甫玄冠也云端章甫猶言端要接者曰端是袂口圜四尺四寸也然則所謂侈袂者是矣

儀禮士冠禮注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為父小相論語釋故曰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相之者大夫士說者或以為天子之宗廟會同相之者諸侯非也諸侯宗廟之事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三年而祫祭及追享朝享是也春官大宗伯職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又大行人職大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殷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者皆見於王之事其諸侯相會則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郊地曰會及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注云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皆所以習禮致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是也言會同皆其大者則其他該之矣宗廟之相在天子則周禮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詔相祭祀之小禮肆師相治小禮則小相者小宗伯肆師之屬諸侯無大宗伯司馬兼之小宗伯為士則大相宜司馬小宗伯以下為小相也會同之相即擯介邢疏云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大夫士耳宗廟之事諸侯及卿大夫助祭者皆玄冕士爵弁會同之事朝于王則裨冕相者亦冕弁以宗廟一事也會同二事也端章甫為視朝三事也故皮弁其服乎鄭以諸侯相朝則皮弁相依周禮大宰贊聽治是大相小司寇擯外朝司士擯治朝

大僕正朝位皆小相諸侯略同禮經釋例亦云士冠禮陳服玄端玄裳黃裳雜裳鄭注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玄端者士之正服論語公西華曰非曰云云端卽玄端也小相猶末擯也皆指士而言蓋思以其所學仕於列邦而又不敢當卿大夫之任但願服士之服爲諸侯之末擯以相禮而已此謙辭也乃或者誤會下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遂謂公西氏欲得國爲諸侯不知會同之禮諸侯當服裨冕豈有玄端章甫以見天子者乎點爾何如鼓瑟希〈箋〉禮記少儀侍坐弗使不鼓琴瑟方觀旭據此謂點之鼓瑟必夫子使之也說文無希字禾部稀疏也从禾希聲則希當與疏義近蓋謂其聲之疏也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注鄭曰撰讀曰詮詮之言善也釋文鏗爾苦耕反投琴聲本亦作瑟聲舍瑟音捨之撰士免反具也鄭作僎讀曰詮云云〈箋〉鏗爾說文無鏗字而注凡三見鏗鏘之鏗手部撰擇也讀若鏗爾舍瑟而作吳氏遵著據此謂許書原本當有鏗字轉寫脫壽頭也讀若鏗爾舍瑟而作車部輾車輾斛也讀若論語語鏗爾舍瑟而作吳氏遵著據此謂許書原本當有鏗字轉寫脫之論語後錄曰古無鏗鏘字當用鋰說文斛字車部有輾字云車輾斛聲也从車眞聲讀若論語鏗爾云云一曰讀若擊又周禮典同高聲磬硜注杜子春讀鏗鏘之鏗鄭大夫讀爲衮晁之衮依然磬硜卽是鋰名擊並从殳爲聲義相近

鏗又从堅堅亦从臤制字之原一而已矣硜爲磬者誤與銀字之爲金昆配物同說文擊口莖切玉篇掙口耕切下引此文作掙爾類篇集韻同云或作摼王褒鱗漢藝文志攷證又謂集韻引作懭懭與鏗轉假無因恐是誤也集韻鏗下今無引懭爾之言伯厚引之必別見一本陳鱣曰鏗字掙字說文俱無疑當作擊維城案禮記樂記云童聲鏗周禮典同高聲磬硜注杜子春云高謂鐘形容高也玄謂高鐘形大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衮然旋如裹蓋皆指鐘聲言之以鏗雖不見說文而注中三引皆从金从堅似非所以狀惡聲者竊疑此鏗字亦當讀爲衮以象舍瑟聲之旋如裹也僎鄭作撰字故鄭本作僎論語後錄云說文解字僎具也詮者說文無撰字僎具也詮亦具也是僎詮同義詮字从全古全與僎通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全與僎通亦詮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全全與僎通亦詮與僎通矣陳鱣亦據鄉飲酒禮爲說臧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誘之言也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釋文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注〉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集解鄭曰沂水出沂山水經沂水注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禮記郊特牲正義

昔暮本亦作暮冠者古亂反注同浴乎音欲沂水魚依反水名也舞雩音于而歸如字鄭本作饋饋酒食也云衣單於既反下音丹簽論衡明雩篇曰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袷古洽反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者歌也拔爲讀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安得浴而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商寒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又曰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論語發微曰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

以雩在正歲二月則非蒼龍昏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雩祭故左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爲建巳若啟蟄則夏正郊天而非雩論語暮春春盡爲暮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既成言時已暖也然建巳之月亦不可浴水而後行雩祭蓋三子者之撰禮節民心也點之志由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樂出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以爲僞故曾皙託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以言何以爲治若以魯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特異三子並與孔子問意反矣公羊桓五年經秋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以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也凡脩雩者皆爲旱甚而作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云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常地謂在魯城南沂水上周禮司巫疏云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按論語曾皙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事禮記月令仲夏大雩帝祈皇地祇帝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韎鞠至祝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注又曰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則非唯歌舞並有餘樂故論語云以下雩上公正義曰正雩舞雩詠而歸是也按以上三事皆明論語舞雩詠饋爲雩祭

故具錄之莫春後漢書郊祀志注文選何敬祖荅張華詩注徐堅初學記引莫並作暮冠者五六人論語後錄謂男子滿廿而冠陽成于陰之義也自十五以上冉之曰童浴乎沂風乎舞雩說文浴洒也宋翔鳳曰與被濯同義被濯卽是澡身廣雅釋詁澡沐浴滌洗洒也義皆轉注無別也沂四書釋地云有徐州之沂有青州之沂論語浴沂指徐州言以魯事蓋出魯縣尼邱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于泗水與出泰山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杜預所謂大沂水者別天台齊召南水道提綱曰雩河卽浴沂之沂水源出曲阜縣東南之尼山下北流數十里折而西北六十里又西流經曲阜南又西南至兗州府城東南注泗水其大沂水出沂州府城東南又西南入江南沂水縣西北之東鎮沂山經沂州府城東南又西南入運河舞雩方輿紀要云舞雩壇在邳州界經邳州城南西入運曲阜城東南二里引龜山水爲池至壇西曰雩水水經泗水注沂水北對稷門稷門亦曰雩門左傳莊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竊從雩門蒙皋比而出者也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魯點所欲風舞處也嘒嘒嘒

張晏以爲農祥晨見而祭王充以爲二月祭並非禮正要之
靈星之祭卽左傳龍見而雩確然無疑雩祭有壇蔡邕獨斷
壇謂築土起壇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
曰壇故絲衣云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
觩旨酒斯柔皆饋酒食之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注周生曰善點之獨知時也釋文喟起愧反又苦惟反〈箋〉論語補疏曰三
之具具猶器也聖人以道運器則時行焉故與點也邢疏以
知時生值亂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失之羣經識小謂
三子承知爾之問兵農禮樂言志之正也點之志別調夫子
獨許之者亦以見眼前眞樂在己者可憑事業功名在人者
難必喟然一歎正不勝身世之感也亦與邢疏義近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注包曰爲國以禮禮道貴讓
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集解○釋文〈禮記曲禮曰侍於君
夫三音符〈箋〉子不顧望而對非禮
也注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釋文也與音餘焉於虔反本今無此字宗廟會同本或作
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之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赤
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箋〉皇疏孔子證我非笑子路之志若
云豈曰非邦我何不笑乎經傳考證謂此皆孔子之言所以
中明子路見哂之故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與宗廟會同莫非
爲邦之事特詞意謙異使人不覺耳非曾晳
問而夫子答也邢疏辨不別白皇疏得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十九終

海甯蔣廷錫
善化劉鉅校

論語古注集箋十二　吳潘維城朗如著

顏淵第十二　釋文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注馬曰克己約身也集解箋顏淵問仁

孟子萬章篇章句引作問爲仁克已復禮爲仁左氏傳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皇疏克猶約也復猶反也言若能自約儉己身而反於禮中則爲仁也於時爲奢泰過禮故云禮也范甯云克責也復禮謂責己失禮也非仁者則不能責己復禮故能自責己復禮則爲仁矣左傳正義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有嗜慾當以禮義濟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拜經文集曰劉光伯嗜慾與禮義交戰之說此以釋左氏而非以釋論語也馬以克已爲約身者能修己自勝約儉其身卽下文非禮勿動四者是范武子訓克爲責己失禮而復之與下文四勿義通馬氏約身之訓卽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約身則非禮勿視聽言動故克己復禮連文論語左傳馬杜范劉等說義本互通惟劉光伯嗜慾之言意主楚靈王而邢叔明襲之以釋論語不合論語嵇質述其師惠棟云說文解字

曰克肩也詩佛時仔肩毛傳云仔肩克也鄭箋云仔肩任也
蓋肩所以儋何重任克訓肩則亦訓任矣克己復禮以己身
肩任禮也言復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周易所
謂不遠復也克己復禮仁以爲己任矣故爲仁也孟子曰湯
武身之也克己之謂也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注
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集解箋後漢書郎顗薦李固云爲
顏子十八天下歸仁顏子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注包曰知其必有條
目故請問之也集解鄭曰欲知其要人疏箋論語後錄曰鄭
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欲知其要也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注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也集解箋禮記曲禮
正義引作孔子謂顏回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經義述聞云動與視聽言並列則動當爲動容貌疏
訓動爲行事以爲身無擇行則文義不倫矣維城案洪範五
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論語季氏篇君子九思視
思明聽思聰貌思恭言思忠皆以視聽言與貌並列而
此獨言動不言貌者以言貌則文不成義述聞說是也顏淵

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注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集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箋仲弓問仁史
記弟子傳引作問政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左僖三十三年傳曰
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但使民易爲承事賓祭
不言大耳鞏經室集曰孔子惟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爲邦之
道此章大賓大祭專指天子而言周禮凡言大賓客皆諸侯
朝覲之禮爾雅曰禘大祭也可見非朝覲禘
祫不得稱大賓大祭此與夏時殷輅之例同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注包曰在邦爲諸侯也在家爲卿
大夫也集解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小問篇以爲古語論
語解箋語補疏曰克己復禮古志之言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克己復禮之目也出門如賓承事
如祭晉曰季之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目也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矣在家無怨仁及乎一家矣在邦無怨仁及乎一國矣天
下歸仁仁及乎天下矣仁於人故爲仁由己而不由人由己而有所欲而不欲勿施
於人故爲仁由己而不由人由己而有所欲而推之則能好天
下之所好由己所不欲而推之則能惡天下之所惡人以非
禮加己己所不欲也卽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勿施於人也勿

施於人卽是克己克己而不以非禮施人卽復禮也克己復禮未詳其目故顏淵請問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先已詳其目故後反復明之不煩更問此兩章問仁互相發明後漢臧洪傳云使主人少垂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以克己爲忠恕是克己復禮者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

〈箋〉論語後錄曰顏淵仲弓皆言請事斯語語者古語也是非夫子之言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注〉鄭曰訒不忍言也 釋文也訒音刃

鄭云云字〈箋〉訒說文云頓也从言刃聲論語曰其言也訒論或作仞 語後錄曰刃頓爲頓言頓爲訒其言也訒言之頓矣故夫子曰君子欲訥於言陳鱣曰人有所不忍言者其詞必頓忍亦从刃聲義相反而成也維城按據此頓當讀爲利鈍之鈍頓鈍古字通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箋〉斯謂之仁乎 子曰爲之難公羊宣六年傳何休注引作孔子曰其爲之也難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注〉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無兄弟也 集解

惡無所可憂懼也 集解○釋文不疚又反夫何音符〈箋〉斯謂之君子矣乎史記弟子傳作斯可謂之君子乎內省不疚說文無疚字广部次貧病也詩煢煢在疚論語後錄曰疚常作灾記中庸篇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注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世亦無損害於己志卽何憂何懼之意也

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注〉包曰疚病也內省無罪

解〈箋〉牛兄弟左哀十四年傳宋景公將討桓魋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師不可魋弟又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注車亦魋弟又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注牛桓魋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因過魯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憂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論語偶記亦云牛獨亡兄弟之憂想當其時故死生富貴子夏以解其意不以之爲兄弟無隱憂雖深何能舉以告人卽子夏慰解之辭也因悟夫子卒於向魋作亂之後二年商聞之矣之言亦

是夫子歿後語如檀弓曾子曰聞之矣之類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注〉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 集解〈箋〉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以性爲主無象在天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又祿命篇辨崇篇引此皆作孔子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也鹽鐵論和親章引作皆爲兄弟也下接以內省不疚二語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注〉

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也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 集解○釋文浸潤于鴆反之譖側鴆反膚受方于反之愬蘇路反

鄭曰膚受之愬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後漢書載憲傳注〈箋〉謂說文云愬也臚皮也籀文作膚是皮膚同義說文訴告也或作謏愬膚受之愬漢書五行志引作訴師古曰膚受謂初人皮膚以至骨髓也文選東京賦末學膚受謂皮膚之不經於心匈皆與注合可謂明也已矣漢書五行志王尊傳引作可謂明矣周書謚法解譖訴不行曰明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注〉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也 集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箋〉漢書藝文志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用此日知錄曰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踴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

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書而五經無此語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釋文而去起呂反下同於去於斯爲絕句〈箋〉沒民無信不立北周書于謹傳異義同論語述何曰春秋者有王者起當興之以獎忠信無信不立如梁亡沈潰然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注〈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也〉集解○釋文〈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蜀志秦宓傳作革子成論語後錄羣經義證拜經日記並據詩匪棘其欲禮記引作匪革其猶謂棘革古通拜經日記又謂古論語作棘今論語作革即毛詩爲古文禮記爲今文可證史記索隱高祖功臣侯者棘朱漢表作革朱革音棘棘姓蓋子成之後也太史公親見孔氏古文是棘子成故年表定从棘字至孟堅時魯論盛行故隨之作革所據各異也漢人蓋讀棘如革又鄭名世姓氏辨證書云春秋齊楚皆在棘齊邑在西安縣東戟里亭楚邑在譙縣東北棘亭然則子成之先必齊或楚人仕衛者過庭錄曰鹽鐵論相制篇云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世家三甗六翼墨子耕柱篇作三棘六異蓋膠鬲棘子外膠鬲棘子按棘與鬲通史記楚故其後以棘子爲氏膠鬲仕殷衛是殷都故子孫在衛也維城案方輿紀要棘亭在歸德府永城縣西南故鄲縣東北或是子成采邑何以文爲經詞云爲語助也言何用文也駟不及舌注〈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集解○釋文〈駟音四〉論語述何曰君子救文以質貴中也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則三王之道相循環非廢文也棘子成欲去文則秦楚滅三代之禮法賊民興喪無日矣駟不及舌鄧析子轉辭篇一聲而非駟馬難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維城按左定九年傳鄭人刑則鄧析在子貢之前今子貢之言辭意略同疑古有此語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注〈鄭曰鞟革也釋文鞟苦郭反鄭云去毛皮也論語古注集箋十二〉箋〈虎豹之鞟易革九五象辭云大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是虎豹之皮本皆有文者也鞟說文作鞹云去毛皮也論語曰虎豹之鞹從革鞹聲陳鱣曰今作鞟

俗省詩載驅正義引說文云鞹革也與今本說文不同鄭此注正合疑唐時說文有此異本然按說文革訓云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則文不同而義同也四書考異曰法言修身篇犁牛之鞹與元駽之鞹有以異乎小變論語之文亦不省邑作鞹惟韓詩外傳四南苗異獸之鞹猶犬羊也作鞹論語後錄曰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貢之言蓋出于此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注鄭曰盍者何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鄭居其反鄭本作飢盍胡臘反徹乎直列反而稅舒銳反 **箋**徹說文云通也鄭許同義論語釋故曰周禮不言徹故鄭云諸侯謂之徹又鄭釋徹義以為通貢助之法通內外之地故曰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又曰為天下之通法其說足以彌縫遂人匠人之異又以傳合孟子叩謂善於持論張南軒袁明善本其說謂兼貢助為徹竊意既剔法為徹當自有制度假仍用貢助何取空立徹名又周禮雖有井授不聞公田乃知鄭所謂通是通貢稅兩法之意非通人職曰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所異貢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此則通豐凶計

之助分公私此則通君民計之也論語述何亦曰徹無公田近於貢法公劉所著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與貢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者異也宣公稅畝於公田之外復加用徹法春秋譏之後乃復古書大有年見天人相與之際今哀公因年饑而欲用田賦是厭民而歸也故有若以公劉之法開之 **也注**鄭曰二謂十二而稅也 考工記匠人疏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

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箋爾雅孰誰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古之君子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又曰仁人不過乎物以孔子所謂推之哀公者多欲奢縱而不節民之君也故曰今之君子求實無厭夫人君之德必恭儉愛人而況其于飢歲乎公曰年飢用不足有若曰盡其在人主之職求足民而已足民必薄征薄征必先儉己苟第欲足己而已則求實無厭二猶不足雖過二終無足時也苟欲足民而已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夫何不足之有故曰百姓足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引與鐵論未通章引不足下有乎字君孰與不足與猶謂也鹽作予後漢書楊震傳引孰作誰舊唐書韋思謙諫太子文選藉田賦注引此四句並以為孔子語

子張問崇德辨惑注包曰辨別也集解○釋文辨惑本亦作或辨別彼列反〈箋〉說文辨判也段注小宰傳別故書作傳辨讀爲別古辨判別三字義同也馬融虞翻鄭君周易注並云別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注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從之也集解〈箋〉易乾文言忠信所以進德也繫辭并德之地也又曰并以辨義徙說文云迻也迻遷徙也是遷徙同義故主忠信徙義所以崇德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注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集解○釋文惡烏路反注同〈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論語駢枝謂猶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皆形容譬況之辭蓋言愛惡反覆無常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迫笮其辭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凡言惑者謂其顛倒眷亂若人有惑疾者然故不直曰愛惡無常而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不直曰忽慢無節而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皆爲惑字造端置辭聖人之言所以爲曲而中也人性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子張之爲人高遠濶疏知人聽言蓋其所短故夫子以是箴之觀於譬喻之答可以見矣公乘興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閒而殺之郝原曰孝廉國之俊選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漢人引此言皆不失夫子本意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注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以是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也集解○釋文亦祇誠詩作祇音支此行下孟反〈箋〉誠詩作成祇適也陳奐疏伯兮傳適主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富猶貧也貧貧言此行不以致富亦適以貧耳論語引此以證愛惡之惑與詩義略同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箋〉君君臣臣國語晉勃鞮曰君君臣臣是謂明訓父父子子易家人彖辭論語後錄曰夫子以昭公二十五年至齊當景公之三十年是時陳僖子乞專政行陰德於民景公不能禁是不能君君臣臣也又論語述何曰時景公寵少子舍而逐陽生後陽生因陳

乞弒舍而立大亂數世國移陳氏是不能父父子子以致臣得篡國也夫子早見及此故其對深切如此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釋文吾焉得而食諸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諸〈箋〉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四書考異曰玩信如二字知景公所稱自屬成語景公齊君也知管仲之說而已吾得而食諸史記齊世家漢書武五子傳引作吾豈得而食諸維城案陸本得上有焉字史漢所引本得上有豈字則今作吾得而食諸者俗本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注

鄭曰片半也魯讀折爲制

釋文片言如字鄭云以折之古反魯讀云云也與音餘〈箋〉片言說文片判木也故鄭訓半也折獄說文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折篆文斷从手則折非篆文段注謂後人所增是也獄說文云确也韓詩宜犴宜獄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獄字从犬者取相爭之意維城案犴與獄對文則異散文則獄可以賅犴故經傳皆言折獄無有言折犴者也論語蒯質曰向書甫刑曰明清于單辭片言所謂單辭也片言以折獄惟子路可繇其明清故也孔子蓋嘗試之而稱之也魯讀折爲制今从古者過庭錄云書折民惟刑音義折馬曰折聲重文悊哲或从心又書大傳引哀矜哲獄折亦作哲知獄情也鄭不從魯讀折爲制者以折可通哲必知之而後能斷故從古也陳鱣曰呂刑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墨于尚同中篇引作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折制本通故古魯異也臧庸曰鄭以折訓爲斷義益明是以從古

子路無宿諾釋文子路無或分此爲別章〈箋〉文選江淹雜詩注引此上題子曰字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注包曰言與人等也集解必也使無訟乎注王曰化之在前也集解〈箋〉潛夫論德化篇上聖不務治民事而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云云此即禮記大學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之意又鹽鐵論大論篇引此云無訟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之意又鹽務爲其難不以明決爲能也訟說文云爭也無訟者難訟而聽之易據此知聖人蓋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注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集解○釋文無倦其卷反〈箋〉倦當作券論語古義曰說文券勞也鄭氏攷工記注云券今倦字也疑釋文亦作卷者券之譌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集解○釋文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矣夫音符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箋〕穀梁隱元年傳不成人之惡論語述何曰春秋成隱之讓以著立子之法穀梁氏反以爲成父之惡而春秋戒之知不達斯義矣說苑君道篇哀公曰善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得聞斯言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注〕鄭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集解○之帥所類反又所律反字从巾同訓並與率同〔箋〕禮記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夫子之對康子亦此意也政者正也又見管子法篇說文亦曰政正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注〕汲冢瑣語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何以盜對曰子大夫爲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四書考異曰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盡詰盜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汲冢所云似以論語及左氏傳文綜織不知襄公時季孫乃武子非康子也維城案說文盜私利物也則凡行私利物之心者皆得謂之盜故左氏定八年傳陽虎取寶玉大弓春秋書之曰盜竊寶玉大弓說文盜自中出曰竊蓋竊人之財猶謂之盜而竊邑者可推也定公時家臣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邸叛夫子爲政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惟成宰公斂處父不肯墮康子此問其猶有大都耦國之憂乎夫子以不欲對之蓋隱以強公室弱私家諷之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箋〕就爾雅釋詁云成也

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釋文焉用於虔反草〔箋〕君子之德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尚加也本或作上風詩關雎序風之始也箋此風謂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是此義上陸本作尚偃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伏也說苑君道篇曰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愼也靡卽必偃之意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也集箋閻詩卷阿令聞釋文云音問本亦作解箋問箋以聞爲聲譽聲譽卽名譽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注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也集解○釋文夫達音符下同而好呼報反以下遐嫁反注同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箋史記引作在國及家必達蓋約舉之辭謙尊而光卑而不損也小也先之言廣也大也尊而光者小而大卑而不可踰者卑而高也劉書新論誠盈篇未有謙尊而不光驕盈而不覺者也以謙尊對驕盈則讓尊爲撙可知蓋當時易說有如是解者故劉氏用之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注馬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者也集解○釋文夫達音符下同而好呼報反以下遐嫁反注同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箋史記引作在國及家必達蓋約舉之辭謙尊而光卑而不損也小也先之言廣也大也尊而光者小而大卑而不可踰者卑而高也劉書新論誠盈篇未有謙尊而不光驕盈而不覺者也以謙尊對驕盈則讓尊爲撙可知蓋當時易說有如是解者故劉氏用之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卽禮記王制所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注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其下可遊也集解○釋文從遊才用反墠音善箋論衡明雩篇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釋文德音餘箋無攻人之惡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作不攻人之惡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論語古義曰荀子不苟篇曰鬬者忘其身者也忘

其親者也行其少頃之志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楊倞曰蓋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鬬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改之也論語述何曰此章蓋在孫齊之年春秋書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樊遲欲究昭公喪亂之由而言不迫切故夫子特善之先盡君道而臣道自正昭之失民失政久矣驟欲得之可乎子家駒言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公曰吾何僭是知人之惡而不知己之惡也至不忍一朝之忿而身不容於齊晉辱及宗廟則惑之甚矣夫子將適齊而樊遲從遊特誌舞雩之下聖賢之傷國是而不正言如此宋翔鳳四書纂言曰此當是孔子自衛反魯由後追前之言時哀公亦欲去季氏故舉昭公前事以危之考孔子世家孔子三十五歲昭公孫齊弟子傳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則劉氏謂在是年又謂孔子將適齊而遲從遊並誤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釋文問知〈大戴禮主言篇〉音智下同〈箋〉孔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荀子子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 **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注**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也集解○釋文錯諸或作措同七故反下同枉紆往反邪似嗟反〈箋〉論述何曰此因上章而類記之如魯昭公能用夫子及子家駒何憂季氏之僭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 釋文鄉也許亮反又〈箋〉鄉也論語後錄解字鄉不久也士相見禮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注鄉曩也許鄭二義並通蓋古文字少假借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釋文選於息戀反又息轉反下同皐陶音遙遠矣如字又于萬反下同〈注〉鄭曰皐陶爲士師號曰庭堅左文十八年傳正義〈箋〉皐陶漢人作咎繇說文引書曰之不仁者遠書皐陶謨云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孫星衍疏言能聖且仁則不仁者遠爲孔子論引舜舉咎繇不仁者遠爲士師書堯典帝曰皐陶汝作士馬正義曰遠舊唐書王志愼著應正孔壬孫星衍疏言能聖且仁則不仁者遠爲孔子論引舜舉咎繇不仁者遠爲士師書堯典帝曰皐陶汝作士馬語當是記憶之誤孟子盡心篇皐陶爲士趙注皐陶爲士官即融注獄官之長孟子盡心篇皐陶爲士官即鄭堯典注亦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皆不云爲士師今云

爲士師者鄭周禮甸師注云師猶長也則猶馬注云獄官之長耳非周禮小司寇屬之士師也號曰庭堅者據左文十八年傳庭堅之一班氏古今人表以咎繇代庭堅故鄭以爲號庭堅也伊尹書君奭疏引鄭注云名摯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天下故曰伊尹又說文伊殷聖人阿衡也段注謂殷聖人之上當有伊尹二字傳寫奪之伊與阿尹與衡皆雙聲論語蓧質曰至大甲改曰保衡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羣經義證曰漢書王吉傳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用皐陶伊尹選於衆也皐伊皆非出自世胄舜之揚仄陋湯之立賢無方率是選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注〉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道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也

集解○釋文忠告古毒〈後漢書朱穆傳論注引蔡邕正交反善道導也毋自音無〈論曰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論曰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論曰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